科幻名著選讀

隱身人魔

The Secret of Wilhelm Storitz

儒勒・凡爾納著

林宗達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

隱身人魔

The Secret of Wilhelm Storitz

儒勒・凡爾納著

林宗達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⑧

隱身人魔

福將



隱身人魔

愛情的力量大到極點，可使人性發出最美的光輝，但同時也可以使一個人走入喪心病狂的地步。

書中的「人魔」，喝了一種可以改變光折射率的藥水，擁有使自己能隨時隱身與現身的超能力，他的這項超能力和羅家的一樁婚事牽扯在一塊兒，弄得整個小鎮滿城風雨，人人自危。這是一本當事人追述的回憶，相信您必會沈迷在書中的情節，但是可得提醒您喔，這可是本科幻小說呢！

新書推介

海底金城

自從理想物質薄膜發明後，在海底建造城市已不再是「海市蜃樓」，海洋眞的成了人類在地球上的第二個家，可是萬一這層薄膜破裂了呢？海底文明將毀之一旦！

地震便是這項發明的最大敵人，一場是以使海底金城在轉瞬間灰飛煙滅的十二級地震，就要暴發了，除了疏散，還有更好的對策嗎？

當這些人在與地震搏鬥的同時，也顯現出了人性的各個層面。讀者在緊張刺激之餘，或許還會撩起一些感觸吧！

前言

法國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被世人譽爲「科學幻想小說之父」，他一生寫了近百本小說，其中如「海底二萬里」、「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神秘島」、「機器島」、「地心探險記」、「環遊世界八十天」……等等，都已有中文譯本，外國也多次搬上銀幕，讀者是相當熟悉的了。

我們在這套「科幻名著選讀」中，特別選譯了他這本關於隱身人的科學幻想小說。這本小說並不像上述作品那麼爲人熟知，是有特別原因的，因爲凡爾納本人曾再三囑咐不要在他生前出版這本書，要等他百年之後才讓它同讀者見面。

爲什麼凡爾納不願在生前出版這本小說呢？這裡面有一段故事：當他寫好了這本小說時，英國作家H.G.威爾斯已發表了他的「隱身人」，而且大獲成功；凡爾納同威爾斯在報紙上是曾打過筆仗的，他認爲威爾斯是敵手，故此不願別人認爲他步威爾斯後塵，就把這本寫好的書壓了下來，不肯出版。

其實，「隱身人」和這本「隱身人魔」無論在情節、寓意以至科學構想方面，都

是完全不同的。

威爾斯的隱身人在隱身之後，是不能再變回原形的，但凡爾納的隱身人却更高一籌，他吃一種藥可以隱身，吃另一種藥可以回復原形，這就更使情節複雜化了。

另外，凡爾納這本小說中描寫了韋韓利和韋馬克之間的兄弟之情，這是帶有自傳成份的，凡爾納對他的弟弟保羅也是感情甚深，保羅不幸在一八九七年心臟病去世，這對凡爾納打擊很大，他在不少小說中都寫了兄弟之情，將對弟弟的懷念貫注在小說中，除了這本小說外，像「雪地的獅身人面像」、「金色火山」等，都以弟弟作書中的主要人物的。

這本書由於是凡爾納死後才出版，故在全集中往往沒有收入，另出單行本，曾經一度在法國也不易找到這本小說。英國翻譯家I.O.伊雲斯（I.O. EVANS）好不容易才在馬賽的一個舊書租賃店找到它，可是因爲他是外國人，租書的老太婆不肯租給他，後來費了好多唇舌，才高價買到這本舊書，帶回英國去，結果在一九六三年才有英譯本面世。直到法國隆重紀念凡爾納一百五十周年誕辰，這本書的新版法文原著才得以重新出版。本書的一些插圖，就是採用法國新版本的扉圖插繪。

熱愛凡爾納作品的讀者，在這本小說中一定能獲得滿足，因爲它既有離奇錯綜的故事情節，又有生動有趣的描寫，我們盡量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將它譯出來，以保留原著的可讀性。

謹以此書的中譯本，作爲對這位「科學幻想小說之父」的一種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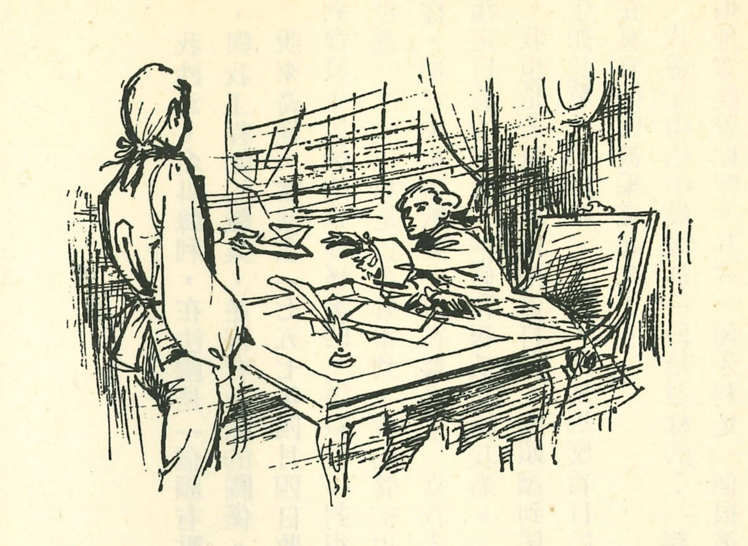
1

我姓韋，名叫韓利，在法國是一個頗有點名氣的工程師，不過，我這段奇怪的經歷，與我工程師的職業，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說來奇怪，當我在一七五七年四月四日收到我弟弟馬克寄來的家信時，是完全料不到會發生以後的種種怪事的。這只是一封很平凡的家信，信封上也沒有註明要「迅速投遞」，所以只是以平郵寄到，我的管家也沒看出這封信有什麼重要性，就像往常一樣，把它夾在報紙裏，放在餐桌上。當我走進飯廳進早餐時，他面上露出一貫來那種鎮定自若的神情，把信和報紙交給我看。

我也是若無其事地把信打開，由頭讀到尾，根本料不到這封信對我日後的生活會發生如此驚人的影響。人啊，就是那麼盲目的，其實命運中那些極具戲劇性的事件，早在冥冥中就被編織起來了。

我還記得信中最後那一段是這樣的：「親愛的哥哥，你盡快趕來吧，我正在很不耐煩地等候着你呢。其次，匈牙利是一個很美的國家，而南匈牙利這個省份可以說正



是一個工程師最感興趣的地方，就以這一點，你也不會後悔來此一行的。」

我的弟弟講的是實話，雖然這次匈牙利之行帶來了驚險的遭遇，我並不後悔作此一行。可是，我有權利把這一切寫出來嗎？也許保守緘默更好些吧？誰會相信這樣一個連最有幻想力的詩人也寫不出來的奇怪故事呢？可是管得人家相信不相信，我還是寧願冒冒險，把一切寫下來，傳諸後世，讓後人知道世間會有如此這般離奇的怪事。我放任自己的感情，讓它再次重溫那不可思議的事件。

我的弟弟韋馬克，那年剛好二十八歲，他準備結婚，雖然他年紀還輕，但

已經是一個成名的肖像畫家，在社會上頗有點名聲了。我們兩兄弟的感情很深，我比他大上八歲，因爲自幼就失去父母，所以馬克是我這稍爲年長的哥哥一手拉扯大的。

馬克也是我親手教育成長的，我發現他有繪畫的天資，就鼓勵他向這方面發展，結果他獲得了成功。

現在馬克快要結婚了，我這作兄長的自然深感欣慰。他在匈牙利的拉格茲鎮呆了一些日子，那是南匈牙利的重鎮。

他這次到匈國舉行畫展，曾在首都布達佩斯呆了好幾個禮拜，他在那兒畫了幾幅很成功的人像，不只獲得豐厚的報酬，在匈牙利竟大受歡迎。在離開首都後，他就從布達佩斯沿着多瑙河南下到拉格茲鎮。

拉格茲鎮的名流中，有一位羅德烈醫生，他是全匈牙利最著名的醫生之一。他出身富有家庭，家底甚厚，再加上行醫多年，家財萬貫。現在年紀老了，他每年都去旅行，生活相當適意。雖然他很有錢，但絕不吝嗇，在不行醫時，就將錢財周濟窮人。他醫德很好，即使是窮苦人家，他從不會拒絕醫治，所以他在國內外，都有極高聲譽。

醫生一家的成員包括羅醫生、他的太太、他的兒子羅夏林上尉、他的女兒梅娜。

我相信馬克如果不是因爲被梅娜小姐的端莊美麗所吸引，是不會那麼頻繁到羅醫生家

去作客的，也正是爲了這個原因，他一再延長在拉格兹鎭的逗留。

據馬克來信說，他同梅娜小姐已熱戀得難捨難分，這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像馬克這樣一個英俊的小伙子，是準能把漂亮的姑娘吸引住。他確實是一個頂迷人的青年，中等身材，有一雙很有生氣的藍眼睛，棕色頭髮，天堂飽滿，由於境遇順利，心情愉快，時時都帶着笑容，再加上他那種藝術家般的氣質，平易近人，所以自然會惹人好感的。

至於梅娜，我對她的認識僅只是來自馬克那些信中的熱情描寫，我倒是十分渴望能一睹芳容，馬克也急於要介紹我認識她。他說他的未婚妻也在焦急地等着我去呢。

馬克來信說一等我到達，就確定婚期，而梅娜却要求首先見見我，因爲她要看看馬克是否言過其實，馬克在她面前一定是把我這哥哥捧上了天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姑娘要嫁到另一家庭，看看那家人的成員，方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嘛。她表示，沒有認識我以前，不作出最後決定，看來她倒是個嚴肅謹愼的姑娘呢。從弟弟的信中，我不難看出，他確實爲了這漂亮的匈牙利姑娘神魂顚倒了。

我已講過，我只是從馬克的熱情詞句中知道梅娜，不過這也不確切，因爲馬克是個畫家，他畫了好幾張她的肖像給我，有油畫也有鉛筆速寫，畫中的姑娘確實美若天

仙，難怪馬克會愛上她的。

我只好把工程師的業務暫且擱下，到匈牙利去促成這項婚事。我也久已嚮往到匈牙利一遊，馬扎兒人的國家在歷史上有不少英雄的事迹令人仰慕，他們拒絕與日爾曼人合併，堅持民族獨立，至今還在中歐的歷史上扮演着領導的角色。

我決定這次到拉格兹的路程，部份乘搭郵驛馬車，部份乘搭船隻沿多瑙河而下，但回程則全部坐馬車。我早就想乘船暢遊多瑙河，從維也納順流而下，不過既然不可能全程遊覽那七百里的大河，至少也能見識一下最美的部份，越過奧地利和匈牙利，直到接近塞爾維亞邊界的拉格兹。我是不能再通過鐵門，直入黑海了，時間是不許可的。我計劃全程用三個月，其中從巴黎到拉格兹花一個月，相信羅小姐是不會怪我的。我打算在拉格兹住一個月，然後再花一個月返回巴黎。

我把一些急需處理的事務辦妥，同時爲馬克弄到了必要的文件，就準備動身了。由於我常常旅行，懂得德語，相信在語言上不會有問題，馬扎兒語很快學得懂，事實上在匈牙利是相當流行講法語的。

有一個匈牙利貴族曾對我的一個同行說過這麼一句話：「你是法國人，那你在匈牙利就有公民權。」當然沒有法國人要求這種權利的，不過這足以說明馬扎兒人民對



法國的感情了。

在出發前，我給馬克回了一封信，要他告訴羅梅娜小姐，我也是同樣焦急想早日見到未來弟婦的，不過我無法肯定會在哪一天到達拉格茲，這要看旅途是否一切順利了。我向馬克保證絕不會在旅途躭誤，不過要是羅家希望的話，大可不必再拖延，現在就可以決定在五月底擇吉成親。

我在四月十三號晚，也就是離開巴黎的前夕，到警察局長的辦公室去，局長是我的好朋友，我一方面是去辭別，另一方面是領取通行證件。他把證件交給我時，對我的弟弟推崇備至，他不只認識他，而且還聽說了他那項婚事呢。

他說：「我不只知道馬克在匈牙利大獲成功，而且還知道他要入贅的那個家庭的情況，羅德烈醫生在拉格茲是很有名譽地位的。」

「有人向你提起過這事嗎？」我問。

「是啊，還是昨天在一個宴會上奧國大使告訴我的！」

「那是他供給你這些情報了？」

「有一個官員剛從布達佩斯來，他在匈國首都是跟你弟弟馬克很要好的，他對馬克十分讚揚，馬克不只在布達佩斯受到歡迎，在拉格茲也很受歡迎。至於羅醫生，他在奧匈都很出名，你弟弟這項親事再好不過了。看來那位羅梅娜小姐一定十分美麗。」

我答道：「馬克是畫家，他的審美眼光是錯不了的。」

「那當然啦，老韋，我希望你爲我祝賀一下馬克，他的幸福眞使人艷羨，不過看來你弟弟沒有把他到達拉格茲前幾個月發生的事告訴你吧？」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問道。

「在馬克還未到拉格茲鎮之前，羅梅娜小姐她……唉，老韋，也可能馬克根本不知道那回事呢。」

「請你解釋清楚吧，別讓我聽得莫名其妙。」

「嗯，這也不奇怪，羅梅娜早已有人向她求婚了，而且求婚者是一個不好惹的傢伙。我那朋友告訴我，這事是發生在馬克求婚大約五個月以前，當時我那朋友在布達佩斯，所以略有所聞。」

「那個人物又是誰？」

「那沒關係，我先告訴你，羅醫生把他趕出了大門。」

「哦，那就用不着爲他擔心了，不過卽使馬克知道有這麼個情敵，他也不會在信中提及他的，他沒提及，所以看來根本無關重要。」

「老韋，你可不要掉以輕心，這個求婚者早已在拉格兹搞得滿城風雨，他可能比你想像的要難纏得多呢。」

「毫無疑問，你這忠告是好意的，不過至今也並沒有聽到什麼流言蜚語啊！」

「不，我這情報是相當嚴肅，不是開玩笑的。」

「喂，你還沒有囘答我的問題，你那朋友有提及這個情敵姓甚名誰嗎？」

「有的，他叫威廉·史托雷兹。」

「史威廉？就是那個化學家，或者說是煉丹術士奥托·史托雷兹的兒子吧？」

「完全正確，正是他。」

「哦，那倒眞是個著名人物了，史奥托曾以他的發明名震一時。他不是已經去世了？」

「是的，但他兒子還活着，而且根據我獲得的情報，他是個聲名狼籍的人，總之一句話，他很不安份，而且與衆不同。」

「難道他有三頭六臂不成？」

「我也不清楚，所謂不同大概不是指肉體，而是指精神和道德觀念方面十分怪誕吧。」

警察局長誠懇地說：「總之我是盡了朋友的責任，提醒你要當心這個史威廉，你明白我的心意嗎？」

「朋友，我們會留神的，至少直到羅梅娜小姐成爲韋馬克夫人這一天，我們都會小心提防就是了。」

於是，我沒有談下去，就同局長握別，囘家收拾行李，動身往匈牙利去。

2

我乘搭郵驛馬車在四月十四日早上七點離開巴黎，十日內將到達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一路上並無意外，所經過的地方都是曾旅行過的，沒什麼可記。

我眞正的第一個歇脚點是史特拉斯堡。好幾晚連夜趕路，在馬車車輪和馬蹄聲中，昏昏欲睡，一路上經過好多市鎭，在接近奧地利邊境時，我在沙爾茲堡稍作逗留。最後，在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六點三十五分，馬車匆匆駛入了維也納最好的旅店的院子。我在維也納一共呆了三十六小時，包括兩個晚上，我打算在回程時再暢遊這一名城。

維也納並不是在多瑙河畔，我得轉乘別的車子，走上一段路，才到達河邊。我早一晚已查清，有一艘名叫「陶洛賽」號的駁船，是載客沿多瑙河而下的。

駁船上各式人等俱備，有德國人、俄國人、匈牙利人、奧地利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乘客都佔坐在船尾，船舷堆滿了貨物，簡直沒有立足之地。最初我想把皮箱放進艙去，但這根本辦不到，只好把它露天放着，幸好找到了一張小櫈，準備就坐在那兒，自己看管行李。



有風，再加上水流湍急，船行駛得很快，一路上多瑙河泥黃色的河水，看去並不如傳說中所講的那麼美，而是有着帶藍色的褐黃色澤。我們越過了很多艘帆船，它們的帆吃風飽滿，河岸兩旁堆放了不少農產品，等待運送。我們還碰見過巨型的木排，它運送那麼多木頭，相信整個森林都給伐下來了。

木排上建有一些臨時性的小屋，是供管木排的人休息的，這些浮動的房子，在木排到達後就拆掉。接着我們經過一個又一個小島，有些僅僅露出水面，有些則相當大，兩岸百花盛開，林木青葱，景色相當優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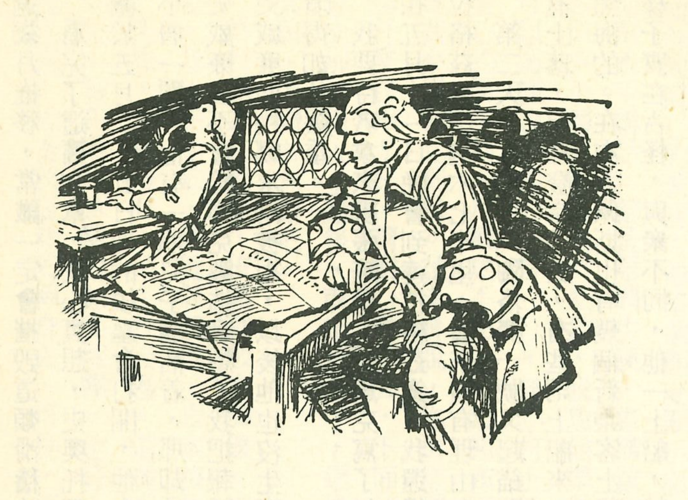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在布達佩斯靠岸，我在這

匈牙利首都觀光了幾天，在離開布達佩斯的前夜，我走進一間最大的旅館休息，當我在餐廳喝着匈牙利白酒的時候，偶然望見一份打開的報紙，就隨便檢起來一看，幾個用特種字體排印的標題字立卽引起了我的注意：「史托雷茲周年祭」。史托雷茲這姓氏，不正是我的警察局長朋友曾提到過的嗎？它是那著名的德國煉丹術士的姓氏，也是那個曾向羅梅娜求婚的人的姓氏，這是沒有疑問的，於是我趕快看看那篇文章。

「距今三周，在五月廿五日史奧托周年祭將於斯彼林堡舉行，可以預料屆時將會有很多人聚集在這位著名學者的出生地的墳場舉行每年的祭禮。」

「正如衆所周知，這位不平凡的人曾以他奇妙的著作，使人驚愕的發現，和對醫學科學進步具有貢獻的發明，爲德國增光。」這篇文章的作者講得不錯，史奧托在科學界是個受到人們紀念的人物，但引起我深思的是下面一段文字：「誰也不會否認，史奧托生前被一些傾向於相信超自然的人目爲男巫術士，若再早上一兩世紀，不把他抓起來加以審判，在市集中活活燒死才怪呢。我們還補充一句，自從他逝世後，那些迷信他的人還認爲他是男巫而不把他當作科學家，認爲史奧托將永遠只是個魔術師、神秘主義者，甚至是個人魔。」

看了這段話，我不由自主想到史奧托的兒子史威廉，一個被目爲「人魔」的人的



兒子，被羅醫生趕出大門，拒絕求婚，他會就此罷休嗎？我不禁不寒而慄了。

文章最後是這樣結束的：「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那天一定會像往年祭禮一樣，十分擁擠，更不用提那些仍然忠心懷念他的眞正朋友了。我們甚至可以推想出，斯彼林堡的人甚至希望出現奇迹。該鎭人士已有傳言，這次祭禮將會出現最不尋常的事變，如果在人們驚惶之中，墓碑會升起，神奇的學者會復活，人們也不會覺得出奇。據某些人的意見認爲，史奧托是不會死的，他的葬禮只不過是假的罷了。我們不必浪費時間來討論諸如此類的無稽之談。但是誰都知道，迷信與科學是完全不同的，相信

經過歲月推移，常識一定會摧毀這類滑稽的傳說的。」

看完了這篇文章，我心裏想，史奧托死掉並且已經埋葬掉，這是肯定無疑的，那種關於五月二十五日他的墳墓會打開，他會像耶穌復活那樣從墓中走出來的講法，根本不屑一顧。他有一個兒子還活着，那却是不能不考慮的事，由於羅醫生的拒婚，這個史威廉會不會給馬克製造麻煩？我把報紙扔開，對自己說：「我眞有點想入非非了，史威廉向梅娜求婚被拒，以後他也沒生事，馬克連提也沒提到過他，我沒理由把這事看得如此嚴重。」

我要侍者拿來紙張筆墨，給馬克寫了封信，告訴他我第二天就離開布達佩斯，估計在五月十一日晚會到達拉格茲鎭，我還提及一路上旅途順利，沒有出過意外，現在離拉格茲只不過六七十里，看來沒有理由會有什麼延誤的了。

第二天，八點，「陶洛賽」號又起錨開行了。自從維也納一路來，乘客幾乎每站都有上落，有些登岸而去，有些則上船來。只有五六個英國人是從維也納上船，準備出黑海的。在布達佩斯也有幾個新乘客上船，其中有一個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因爲他的樣子實在古怪，與衆不同，他一上船，就給船上帶來了一種無形的、壓迫人的不安氣氛。

這個新上船的男子，年約三十五歲左右，個子高大，膚色十分蒼白，面帶一種粗野而無同情心的表情，他整個態度顯示出一種高傲自大、看不起任何人的樣子，有幾次他對水手講話，都是語調生硬，專橫跋扈，聲音刺耳，使人聽了很不愉快的。這個乘客似乎不屑同任何人打交道，我想他準是個日爾曼人，而且極可能是從普魯士來的。可以這樣說，他的一言一行，無不打上德國的烙印，誰也看得出他同那些勇敢而有同情心的匈牙利人是截然不同的。離開布達佩斯後，駁船行駛得很慢，所以我才能有機會觀察得如此細緻。讀者會說，你這樣囉囉嗦嗦談旅途情況，一點也不緊張驚險，這算什麼怪招？好，請耐心看下去，下面的事就會是奇怪得叫你拍案叫絕的啦。的確，自從那怪男人上船後，就出意外了，這事是這樣微不足道，稱之爲「意外」是否誇大其詞，由讀者判斷吧。

當時我站在船尾，皮箱就放在腳邊。皮箱上貼有一張寫有我姓名、地址、身份的標簽。我伏在船舷，瀏覽着景色，根本沒想什麼事。

突然，我覺得有人站在我後邊。這種感覺是誰都會有的，爲什麼我會覺得有人站在身後，實在難以解釋也無從解釋。也許，這是相當神秘，但當時我覺得眞的有人站在我後邊，於是我猛然回轉身去，可是，周圍根本就沒有人。這種感受却是那樣淸楚

，爲什麼却看不見有人呢？我一個人站在那兒，楞住了。不過，最後我只得承認事實，的確不見有人，最近我的乘客離我也有幾丈遠，難道我神經衰弱嗎？我吃驚之餘，回復先前的姿態，再伏身到船舷去，不再去想它。

第二天，又平安無事了。約莫九點，我走進船艙，竟同那德國人碰了個滿懷，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這一眼不僅充滿蔑視，而且充滿仇恨。爲什麼他這樣恨我？因爲我是法國人嗎？

我皮箱上的標簽寫明了我的姓名和身份，誰都可以看出我是法國人，一個德國人仇恨我那就不足爲奇了，雖然我個人和他無仇無怨，不知他爲何如此仇視我，但我又何必計較呢？這種仇視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再說我對這德國人實在毫無興趣。

五月十日，那個德國人在我身邊走過好幾次，他仍然用憎恨的目光盯着我，這使我頗不自在，我根本不想跟任何人吵架，若是他有話要同我講，那又爲什麼不開口呢？完全沒有必要用仇恨的目光來表示嘛，同坐一條船，在這種環境下，不必用眼睛說話的。如果他不會講法語，我可會講德國話呢。我打算直接了當問問他，我到底有什麼得罪了他，不過還是先向船長了解一下情況再跟他談吧，我走去找船長，問船長認不認得那個德國人。船長說：「我還是第一次見他呢。」

「他是個德國人。」我說。

「韋先生，那是毫無疑義的，我想他不只是個德國人，而且是個普魯士人呢！」

「怪不得了，所以他才會這樣令人厭惡。」我這句話是說實話，船長聽了很高興，他是個匈牙利人，對德國人是很討厭的。

第二天，「陶洛賽」號駁船繞過了很多道河灣，在武科伐爾鎮泊岸，在離開武科伐爾鎮後，我就再沒見到那德國人了，毫無疑問，他準是在武科伐爾鎮下了船。他不再在船上，我也省得花唇舌去問他爲什麼如此仇恨我了。

還有幾個鐘頭，「陶洛賽」號就到達我的目的地拉格茲鎮，同自己弟弟重逢，該是件多快活的事啊，見面後一定要跟他聊一個痛快，談談我們共同感興趣的事，同時也熟悉一下羅醫生一家。

大約是在下午五點左右，在左岸的樹叢後開始看得出遠近有不少教堂，有些有着圓尖的洋葱頭屋頂，有些則尖削地直插入雲，一座大市鎮的輪廓開始可以看得出來，那就是拉格茲鎮。

船拐過最後一道河灣，拉格茲鎮就完整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了。這座城市是在高聳的羣山脚下，其中一座山上，有着封建貴族的古堡，拉格茲鎮有着匈牙利傳統的特色。

駁船在輕風之中，緩緩向前，泊近碼頭，就在這當兒，又出現了第二次「意外」。如果上次的意外我只是一種感覺，那麼這次就大不相同了。該不該稱之爲意外，確實得由讀者自己作出判斷啦。

我站在舷梯附近，正向碼頭張望，大部份乘客已在匆匆忙忙上岸了。在碼頭那邊有幾堆人，我深信馬克一定是在其中一堆人羣裏。

正當我舉目尋找弟弟的當兒，突然，我聽見就在我旁邊，離我很近，有人用德國話講出下面幾句意想不到的話：

「如果韋馬克胆敢娶羅梅娜爲妻，定遭天譴！咒死她！咒死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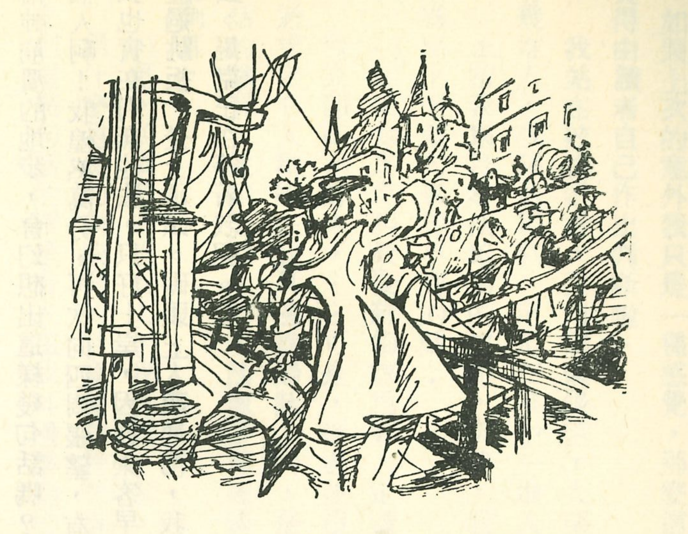
我立即回過身來，……可是，後邊並沒有人，只有我一個人孤零零站在舷梯旁。不過肯定有人剛剛在我耳邊講過話！對，是有人對我講過話，而且詛咒馬克！而且這講話的聲音，並非是陌生的，活像是那德國佬講話時的聲音一樣乾巴巴，像釘子一樣的刺耳。

可是，四周的確沒有人，我再說一次，的確沒有任何一個人！

爲什麼這幾句帶威脅的話竟會在我耳邊響？難道又是我神經錯亂，胡思亂想出來的？但這幾句話的確是有人在我耳邊講過的，語氣中充滿仇恨，……難道我真的到了

精神崩潰的地步，會幻想出這樣幾句話嗎？不！絕不可能！但我前後左右，並沒有一個人啊！我惶惑萬分，再次向四周張望，有什麼辦法？只好聳聳肩頭上岸去。當時，我也實在別無他法，只好上岸，因爲乘客早已上岸了，我提起皮箱，從舷梯走下去，經過跳板，登上碼頭。碼頭上人頭湧湧，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擁擠的人羣擠過去。馬克正在等着我呢。

3



馬克一見我，就迎上來握住我的手。

「哥哥，你眞的來啦！」他帶着激動的感情反覆地說着，他的雙眼濕潤了，但他整個面孔却煥發着幸福的光芒。

我說：「馬克，能見到你眞是高興，走，我們離開碼頭吧！」

「我帶你到旅館去，它離這兒只有十分鐘路程，不過，先讓我給你介紹一下我的未來連襟吧。」

這時我才注意，在馬克後邊站着一個軍官，他是個上尉，穿着一身陸軍軍裝。年紀最多也只有二十八歲，比中等身材稍高一點，樣貌十分英俊，長着栗色的翹鬍子，有着馬扎兒人的尊貴自豪的氣派，一種習慣發號施令的神態，但在他的眼中有着好客的神色，嘴角流露出微笑。

「這位是羅夏林上尉，」馬克爲我介紹道。

我伸手握住他伸過來的手。他說：「韋先生，我們非常歡迎你，能見到你眞是高興，你想像不出，你的到來會帶給我們一家人多大的快樂，要知道我們都在很焦急地等着你呢。」

「也包括令妹梅娜小姐吧？」我問道。

馬克叫道：「可不是嗎！這不能怪她，不是她的錯，誰叫『陶洛賽』號在你離開維也納後，每小時才走十里呢！」

我很快就注意到，羅夏林上尉法語講得十分流利，事實他一家人曾到過法國，都會講法語。另一方面，馬克和我對德語十分精通，而且對匈牙利語也稍有涉獵，我們完全可以用這些語言中的任何一種進行交談，事實上我們講起話來把三種語言加以綜合運用。

一輛馬車把我們載到旅館去，我同馬克和羅夏林上尉商量好，明天才去拜訪羅家。我住的房間很舒適，就在馬克居住的房間隔壁，他在拉格茲一直就住在這間豪華旅

館裏。

羅夏林上尉先告辭回家去報信。我同馬克就暢談到吃晚飯的時間。

我對弟弟說：「馬克，現在我們又在一起了，要知道我們分手也有一年多了。」

「可不是嗎？哥哥，時間好像很漫長，不過有梅娜在這兒，最近這幾個月一眨眼間就過去啦。現在你來了，雖然你前幾個月不在，但我並沒有忘記你是我的大哥，沒有你來主婚，我是結不了婚的，我得先要你批准嘛。」

「要我批准？你別開玩笑！」

「眞的，如果爸爸還活着，我當然要徵得他的同意，不過，我相信你若見過她，你也不會不批准的！」

「我在你的信中早已對她很熟悉啦，我知道你跟她在一起會很幸福的。」

「那還用說嗎？還是等你見過她，你自己作判斷吧，你會喜歡她的，我十分自信！我相信她會是你最好的弟婦。」

「我相信你的選擇不會有錯，爲什麼我們不在今晚就拜訪羅醫生呢？」

「不，還是明天去吧，我們想不到船會到得那麼早，我們還以爲你今晚才會到達呢，我們完全是碰巧到碼頭去看看，誰知却發現船提早到達，我和夏林本是去打聽打

聽船什麼時候才到的，如果我那梅娜知道的話，她會多後悔沒有跟我們一塊出來了。不過，正如我說的，大家都以爲你今晚才到，明天才會去造訪，羅夫人和梅娜今晚另有節目，她們明天會向你道歉的。」

「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馬克，」我答道，「這樣也好，我們兩個可以相聚幾個小時，訴訴離情，商量一下未來的事嘛。」

馬克把他離開巴黎後的旅程，詳細地講給我聽，他在各大城市都受到熱烈歡迎，大獲成功，他在維也納和彼利斯堡逗留時，奧地利的富豪和馬扎兒人的財主一樣熱衷於購買他的肖像油畫。

「哥哥，我沒有辦法滿足他們，幾乎到處都來請求和訂單，我眞應接不暇呢。」

馬克不無自豪地對我說：「你還會期望什麼呢？彼利斯堡的富豪竟然說：『韋馬克所畫的畫比眞實還要眞，比自然本身更像呢！』看來，他們要我把整個維也納朝廷都畫下來也不足爲奇呢！」

我搖搖頭說：「馬克，小心，你可要小心！如果你現在離開拉格茲城去畫維也納朝廷，會造成很難爲情的局面的。」

「不用擔心，我已把所有最重要的請柬都推辭掉了，在目前，我根本沒興緻給人

畫油畫像，雖然我最近剛畫完了一幅。」

「當然，那是幅梅娜的畫像吧？」

「那還用說？不過毫無疑問，它是我所畫的畫中最差的一幅。」

「這大概是因爲畫家對那模特兒想念得比對畫中人更甚之故吧。」

「嗯，說實在話，我畫這幅畫時，眼睛無法從梅娜身上挪開，……我的畫筆在油畫布上飛舞，帶着無限的熱情，可是畫出來的總比不上梅娜眞人美。」

「弟弟，你是怎樣結識羅醫生這家人的？」

「我不是寫信告訴過你嗎？」

「這不錯，但我仍想你親口對我講個明白。」

「我一到達拉格茲，就有不少知名人士邀我去酬酢，我逐家去拜訪，在其中一家人的宴會中，我又再碰到了羅夏林上尉。」

「你以前就認識羅夏林嗎？」

「是啊，我在布達佩斯時曾見過他好多次，他是個有軍功的軍官，將來前途遠大，不可限量，而且他是個平易近人的年輕人，所以我們相識之後，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希望介紹他的家人跟我認識，我自然接受了，我因爲早已認識梅娜，當然十分

樂意接受這邀請了。……」

我插進去打斷他的話：「你早已認識梅娜？這又是怎麼回事？你還未被介紹進羅醫生家庭就認識梅娜了？」

馬克笑笑道：「其實也算不了什麼，我在一次畫展中，發現了一個美人，一打聽才知道她是羅醫生的千金。所以羅夏林介紹我認識她時，我早就見過她了。」

「就因爲這個美人兒，你就開始窮追猛打了？」

「是的，三個月來我每天都去羅醫生家作客，哥哥，你認爲我把梅娜形容得太過份了？」

「不，不，你並沒有言過其實，她確實是個美人兒，雖然我只見過她的速寫畫像，我認爲你的選擇是十分正確的，若要問我的意見，我非但不認爲你言之過份，相反，你太保守啦。」

「唉，哥哥，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愛她啊！」

「那還用說嗎，反正啊，我對你跟這家人談婚論嫁，是十分滿意的。」

馬克說：「羅醫生是一個很受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一個老好人，羅夫人也是一個很賢淑的人，所有朋友都稱讚她的。」

「當然，在巴黎你是找不到這樣的丈母娘了，對不對？」

「別開玩笑，哥哥，不過要記住我們現在不是在法國的巴黎，而是在匈牙利，在馬扎兒人的國家，他們還保留着古老的習俗，家庭裏還是實行着家長制，羅醫生是一家之主……」

「是你的一家之主，因爲你要入贅進這家庭了。」

「這也沒什麼不好的。」

「好吧，你的戀愛故事實在很平凡，你千謝萬謝羅夏林上尉把你介紹給他的家人，他們歡迎你，他們喜歡你那是沒有疑問的，我對你十分了解，你這個人啊，迷戀上了羅家的小姐了。」

「哥哥，你說得一點不錯。」

「於是韋馬克不見羅小姐，就茶飯不思，而羅小姐也爲韋馬克害了相思病……」

「我可沒這樣說啊！」

「不是你說的，是我說的，當羅醫生和羅夫人見你們這樣，並沒表示反對，於是馬克正式提出求婚，這類的戀愛史我早聽過好多啦。」

馬克說道：「我們都在等着你來確定婚期呢。」

我打趣地應道：「嗯，你想什麼日子結婚？擇個黃道吉日嗎？在六個禮拜內……在六個月裏，還是在六年內呢？」

馬克笑笑答道：「哥哥，我知道對於一個工程師來說，時間是十分珍貴的，如果你留在拉格茲像你說的那樣久，那整個太陽系就會因爲沒有你的計算而失調，將會出軌呢。」

「那麼說，我得對世界上諸如地震、洪水、海嘯以及其它各種天災負責了？」

「可不是嗎？所以我們得盡快舉行婚禮，不要再拖延下去了。」

「那麼，後天怎樣？或者，今晚吧？……馬克啊馬克，看你急得那個樣，我可以保證，你放心好了，我已把一切你需要的證件帶齊，雖然我很重視我的工作，但它還不至於重要到關係整個宇宙的秩序，我看，在一個月內，我是能參加你們的婚禮的。」

「那眞太好了！」

「不過，馬克，你有什麼計劃呢？你結婚後打算立即離開拉格茲鎭嗎？」

馬克答道：「現在還未決定呢，我們有的是時間，慢慢考慮。我所想的一切就是現在，至於未來，對於我來說，未來的界限只到達我的婚禮，以後就全沒想及了。」

我於是引經據典地背出某個名著中的辭句來：「過去已成過去，未來尚未到來，

現在就是一切！」

我們這樣談到吃晚飯，晚飯後我和馬克點着雪茄煙，到多瑙河左岸去散步。一路上我們談話的題目，自然還是談梅娜。

我這時想起了警察局長在我離開巴黎時對我講過的話，但在我弟弟的談話中，完全沒有提及他同梅娜戀愛的過程曾受到過干擾，甚至一次也沒有，不過話說回來，馬克不可能眞的沒有情敵，而這情敵一定是存在的，因爲史奧托的兒子史威廉曾向梅娜求過婚，毫無疑問，他是不會就此收手罷休的。

我心中很自然地想起了在上岸前聽到的那幾句毒咒，雖然我一直以爲這只是一種幻覺，因爲當時我四周確實並沒有別人，但這幾句話我却是聽得清清楚楚的，我不知道講話的是誰，而那個古怪的德國人早在武科瓦爾上了岸，我又怎能歸罪於他呢？所以我一直不敢把這「意外」告訴我的弟弟，不過，我却不能不打聽一下有關史威廉這個人物。馬克聽了我的問題，臉上立卽顯出倒胃口的表情，他說：「不錯，羅夏林曾對我提及這個人物，他似乎是大學者史奧托的獨生子，史奧托在德國被當成是個魔術師的，這無疑是很不公正的看法，因爲他在自然科學上有傑出成就，地位很高，在化學和物理方面有很多重大的發明。不過，他兒子的求婚已被羅家拒絕掉了。」

「那是你的求婚被接納之前的事吧？」

「可能是四五個月前，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大概是我還在布達佩斯時的事了。」

「梅娜知道嗎？」

「我估計大概不知道，馬扎兒人是家長作主的。」

「那以後沒出過什麼事嗎？」

「沒有，他一定知道沒有希望，知難而退了。」

「爲什麼拒婚？是他聲譽不佳嗎？」

「不，史威廉是個怪人，他的存在本身是個神秘之謎，因爲他一直隱居，與世隔絕。」

「他住在拉格茲鎭嗎？」

「不錯，是住在狄基利大街一間孤零零的古老大屋裏，那兒是沒人敢走近的，人們都把他當作一個怪人，就拿他是個德國人來說吧，就足夠理由令羅醫生拒婚了，因爲匈牙利人對德國人是素來憎恨的。」

這時，我好像聽見身後傳來一聲很低微的怒叫聲，我回頭一看，却看不見有人，但我感覺到身後有人在跟踪我們。

我問弟弟道：「馬克，你見過這個人沒有？」

「偶然碰見過他，有一天在畫廊，羅夏林偷偷指給我看，他根本不知道我們注意他。」

「他現在還在拉格茲鎮嗎？」

「我無法肯定，不過聽說他已有兩三個禮拜沒有露過面了。」

「如果他離開了這城鎮就更好些。」

「算啦，管他是怎樣一個人，反正梅娜不會嫁給他的，因爲……」

我接口說：「因爲梅娜很快就成爲韋馬克夫人了，對嗎？」

我們沿着河岸的長堤往前走，我故意把步伐拖慢，因爲我總是懷疑有人在跟踪着我們。我有時覺得有人就緊跟在我們背後，想偷聽我們哥倆的談話，我想搞清楚是怎麼回事。當我們走上橋頭時，我故意停住脚步，猛然回頭望望我們走過的路，但身後却沒有人，只是在很遠的地方有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從他的動作的緩慢，可以斷定他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人。

我沒發現身後有人跟踪，就把這事放開，又跟馬克談下去，當然我們的話題仍舊是梅娜，就像磁針老指向北極一樣。

我們向旅館走回去，當我們走進旅館門口時，我又再回頭看看，只見後邊的大街空蕩無人，甚至連上次見過的老人也看不到了。那跟踪我們的人，也許根本就不存在，就算是存在，現在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十點半，我和馬克各自回房睡覺，我一上床就熟睡過去。

突然，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我是在做夢嗎？這只是夢魘吧？還是着了魔呢？

那幾句我認爲自己在「陶洛賽」號上曾聽到過的話，現在又在我耳邊響起來，我在迷矇中清清楚楚聽見有人在我耳邊大聲咒駡，威脅馬克和梅娜！

我跳起來，把燈擰亮，可是房間裏除了我並沒有別的人。

4

第二天，我正式去拜訪羅醫生一家。

醫生的家，有一座巨大的花園，房子是一間現代化的建築物，傢俱擺設是以一種高尚的藝術口味佈置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有一個配有立地玻璃窗門的長廊，長廊上有很多道門，都裝飾着古董掛氈，這些門通進醫生的書房，再通進客廳，客廳對過才是飯廳。我一走進玻璃長廊，就看見了一個仙女，我不由得驚嘆，這是一幅梅娜的畫像，確實是馬克的傑作。羅醫生年約五十，但看去並不像這麼老，還是精力充沛，他個子高大，腰桿硬朗，有着一頭開始灰白的濃髮，他看去不只身體很好，而且富有活力，好像從來也不生病似的。他是個醫生嘛，自然懂得如何保持健康，我心想一定得找機會向他請教一下養生之道。當馬克把我介紹給羅醫生，我跟他握手時，立即感覺出他的手頗有力度，這表示他是個有力氣的男子漢。

羅夫人約四十五歲，仍然保持着美貌，雖然已徐娘半老，但却另有一種風韻，她態度雍容華貴，果然如馬克所講的一樣，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匈牙利婦人。她的一舉一

動，都流露出美德賢淑，她熱愛自己的丈夫，又疼愛兒女，確是一個聰明的妻子和慈祥的母親。她表示的那種親情，使我深深感動，她向我保證說，馬克的哥哥自然是自己一家人，希望我不必拘束。

關於羅梅娜，我還能說什麼呢？她走進來歡迎我時，張開雙臂，熱情地微笑着，使我立即認定這個年輕的姑娘是我的弟媳，她吻了吻我，我覺察出馬克在艷羨和妒嫉呢。馬克嘆息了一聲：「你眞是艷福不淺，我到現在還未能得到梅娜如此熱情的一吻呢！」話裏不無吃醋的味兒。

梅娜大方地笑笑答道：「因爲你不是我的大伯，所以你用不着吃醋！」

梅娜一如馬克所說的，美麗，充滿青春氣息，比油畫裏的她還要美上很多倍。

羅梅娜小姐有一頭金色的秀髮，她一對深藍色的眼睛閃爍着智慧的光芒，她的面容有着匈牙利人膚色的濃淡，玫瑰花般的嘴唇張合時露出潔白的牙齒。她中等身材，儀態很優雅。眞的，如果說馬克的畫像是比它的模特兒更眞，那麼梅娜小姐可以說比自然更自然，眞是天生麗質！

羅小姐跟她母親一樣，穿着馬扎兒族人的民族服裝，套衫在領處扣起，袖子在腕處有着刺繡，衣服有着金屬的鈕扣，腰間結着一條金帶，裙褶一直瀉過膝蓋，短皮靴

，一切都那樣和諧，就算是最愛挑剔的人，也找不出什麼岔子的。

羅夏林上尉也在家，還是穿着一身整齊的軍裝，我發現他樣子跟妹妹頗相似，只是羅小姐嬌媚動人，而上尉則英偉挺拔，頗有男子氣慨。雖然我們昨天才認識，他臨走時約我今天去他家，這時他已當我如親兄弟，好朋友了。他握着我的手說：「你這次旅途似乎走了好久，我們一家人都在望眼欲穿呢。」

梅娜小姐說：「韋先生，能看到你終於到達，我們是多麼高興啊，我們一直不知道你旅途的情況，直到接到你從布達佩斯寄來的信，才知道你眞的到來了。」

我答道：「梅娜小姐，我眞是罪過，在路上拖了那麼久確是不對的，我本應早就到達拉格茲，如果我坐驛車來，早已到達了，可是匈牙利人會因此永遠也不會原諒我的，因爲這樣一來我就錯過了美麗的多瑙河，匈牙利人爲它感到自豪，而多瑙河確實景色優美，我不願辜負了它。」

羅夫人說：「韋先生眞會說話，爲了多瑙河我們是不會怪責你的，你放心好了。反正現在你已到達，沒有什麼事情再延誤那兩個孩子的幸福了。」她這麼說着，深情地望着女兒和馬克，在她心中他們早已結合爲一，羅醫生也一樣，早已把他們稱爲「我們那兩個孩子」了。

我看到他們一家人那麼純眞和幸福，不由得深爲感動。當天的下午，我自然不便匆匆告辭，就由得羅夫人和梅娜小姐帶我參觀他們家中的藏書藏畫。

梅娜說：「你看見那塔堡嗎？我想韋先生初次過訪，如果沒登過我家族這塔堡，一定會認爲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的。」

「不，梅娜小姐，你怎麼這樣說？」我答道，「馬克的信中經常讚美這塔堡，說它俯覽全城，景色極美，說實話，我來拉格茲就是爲了要攀登它呢！」

羅夫人說：「那你們就上塔堡去玩玩吧，原諒我不能奉陪了，因爲它實在太高啦！」

「媽媽，它只不過一百六十級罷了。」

「在你那年紀，這當然不算什麼回事的。」羅夏林上尉說，「不過，媽媽，既然你不想上去，就留下來吧，等會兒我們在花園裏會你就是了。」

梅娜笑道：「我們登上天上去！」說着，她輕盈地向前跑去，我們要跟上她輕快的步伐還相當困難呢。幾分鐘後，我們登上了塔堡的頂端，在那兒我們看到的景色實在優美極了。我看着眼前的美景，不禁十分快樂。梅娜小姐爲我指點說：「韋先生，你看那邊，那是貴族區，有宮殿，有高樓，有廣場，還有雕像。在那邊再遠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商業區，街上擠滿了人，那兒是市場……還有，你看多瑙河，現在它多美啊，在河心有着綠色的小島，岸邊有着叢林、長滿了鮮花的原野！哥哥，你可別忘了帶韋先生去那地方玩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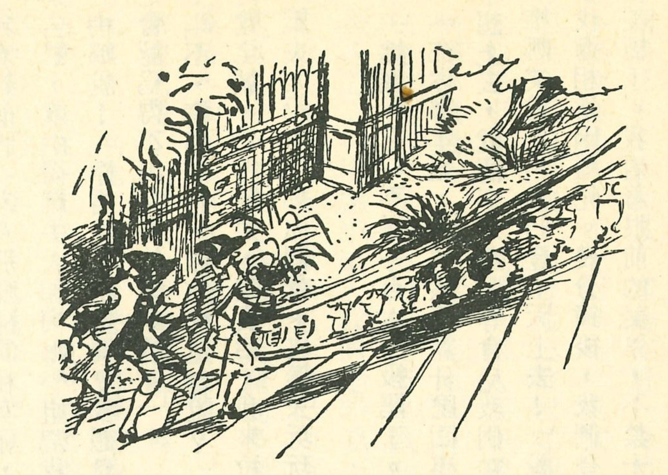
「你放心好了，」羅夏林答道，「我絕不會讓韋先生不遊覽拉格茲任何一個角落的。」

梅娜回過頭問馬克：「你在看什麼？」

馬克說：「我在看教堂，你看到那石階嗎？」

「石階有什麼好看的？」

「因爲我將會走上這石階，在教堂



中聽到從妳口中講出的最好的一句話，雖然它只是一個字，却是世界上最可愛、最甜蜜的字眼！」

我們從塔堡回到花園，羅夫人還在那兒等着我們，這一天的傍晚，我就留在羅醫生家吃晚飯，晚飯後羅小姐坐到鋼琴前，爲我們唱了一首又一首匈牙利歌曲，她唱得那麼甜蜜，誰聽了都會心弦震盪的。如果不是羅夏林上尉暗示，我們會一直聽下去，聽個通宵的。

我們告辭後回到旅館，馬克跟着我走進我的房間，問我道：「我沒有言過其實吧？你想在世界上還會有另一個這樣好的姑娘嗎？」

「另一個？」我答道，「我已經開始懷疑世間是否眞的有這樣美的女人了，甚至懷疑梅娜小姐到底是否眞實存在的呢！」

「哥哥，我多麼愛她啊！」

「嗯，這我一點也不奇怪，馬克，如果你不愛她，我可不再認你是我的弟弟了。」

我們當晚睡得很香甜。

5

第二天一早，羅夏林上尉就來接我，帶我遊覽拉格茲鎮，馬克則忙於辦他結婚的各種手續，婚期已訂於六月一日，也就是三個禮拜內的事了。羅夏林很興奮地把他家鄉的每個名勝古蹟講解給我聽，我想要再找一個更誠懇、更博學、更盡責的嚮導，怕是不可能的了。

雖然我心中還在固執地想着那些使我吃驚的事，但我一句也沒對史威廉這個人加以評論，也不便對羅上尉提及他，後來我終於再也忍不住，就旁敲側擊地問起這個人，上尉對這話題默不作聲，就像連想也不想一樣。

我們穿過城鎮，最後到達一座宮殿。羅上尉告訴我：「這是總督府，三個禮拜內，馬克和梅娜要到總督面前，請求他批准，才能到教堂去舉行婚禮的。」

我覺得奇怪：「結婚也要總督批准？」

「不錯，這是一個古老的風俗習慣，如果沒有得到城裏最高官員認可，是不准舉行婚禮的。而當局的批准對那對要結婚的男女，有着極大的約束力。」

我覺得莫名其妙，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到底有什麼約束力？」

「他們雖然還未正式結婚，但經總督批准後，他們已不僅僅是訂了婚那樣簡單的了。如果他們之間出現了未曾料到的障礙，反對他們的婚事，那他們也不可能再跟別人有婚約。」

當他爲我解釋這種古老的婚姻習俗時，羅夏林上尉帶我沿着一條大街走，大街的盡頭就是聖米高教堂。這座建築物很宏偉，羅上尉告訴我，它是建於十三世紀，是一座有幾百年歷史的建築物。

他說：「以後有機會我們再進去參觀教堂的內部吧。」

我說：「你說怎樣就怎樣好了，上尉，你帶路，我跟你走。」

「嗯，那麼我們到古堡去一遊如何？然後我們再穿過林蔭大道，繞城一圈，回家吃午飯正是時候呢。」

我們向古堡走去時，穿過一個市場，市場裏擠滿了買賣人，人聲嘈雜，但我們穿過市場時，前面却傳來一陣喧嘩，這喧嘩蓋住了叫賣聲。

有幾個做買賣的女人，離開自己的攤檔，圍住一個男人，那是一個農民，倒在地上，四脚朝天，爬不起來。他看去脾氣很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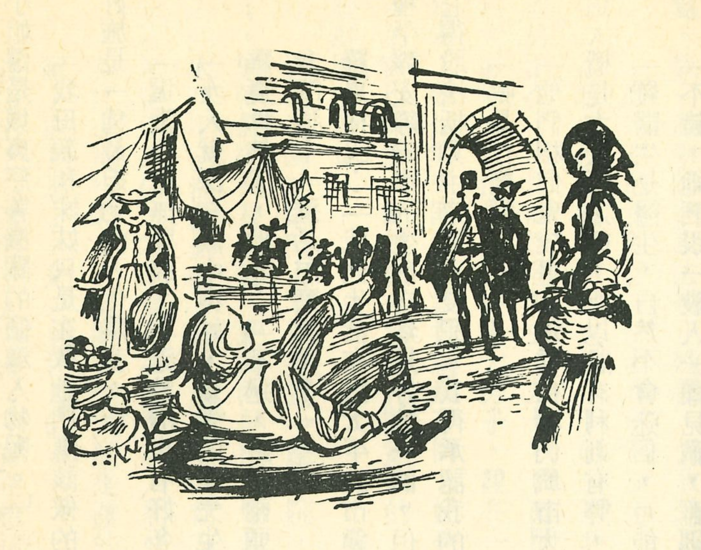
「我告訴你們，有人打了我……有人推了我一把，跌得我四脚朝天倒栽葱的！」

有一個女人問道：「但誰揍了你呢？那時你四周沒有一個人，你是孤零零一個人在走路，我在攤子看得一淸二楚，確實沒有別的人在周圍啊！」

「有的！是有人！」那漢子叫道：「他在我右胸口猛推一下，見鬼，我感覺出是有一個人在我前面碰過來，一掌把我推倒。」

上尉上前問淸原委，原來這個農民在路上靜靜走着，突然被猛撞了一下，像是一個頂強壯的粗漢跟他碰了個滿懷，跟着他被用力一掌推倒，將他推得倒在地上，但是誰也看不見這個行兇的人，他自己也看不見呢。

到底這農民講的是眞是假呢？他眞的被人猛力推倒嗎？如果沒有人推他，他又怎麼會跌了個倒栽葱呢？難道只是一陣風就可以把一個男子漢吹倒嗎？事實上當時天氣很好，根本就沒有刮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摔了一交，而且跌得莫名其妙。也許這漢子是神經錯亂，或者就是喝醉了，喝醉自然會跌倒，但那農民矢口否認自己神經錯亂，而且他根本沒有喝過一滴酒。儘管這事鬧了一場，最後也只好不了了之，那農民也找不出推倒他的人，只好悻悻地走掉。我們等人羣散後，又繼續走自己的路。這時道路往上斜，羅夏林領我向古堡走去，古堡建在山頂上，相當穩固。



羅上尉又再爲我解說這古堡的歷史。他只開聲講講，古堡就爲他敞開大門，歡迎我們去遊覽了。我們爬上了不少於兩百四十級石階，走上一道彎曲的樓梯，走上了古堡的堡頂。我們沿着城牆，俯覽市容，上尉又一路爲我解釋這城鎭的歷史和現狀。很自然地，我們談着談着，就談論起這城市的人民了。

上尉的結論是：「說句實話吧，在我們這城鎭裏，你是遇不上幾個窮人家的，一有窮困出現，我們就立卽設法對付它，把它解決掉。」

「這點我明白，上尉，因爲我知道令尊翁羅醫生樂善爲懷，從不吝嗇扶窮助貧的，而且我也知道，羅夫人和梅娜

小姐還是城裏慈善機關的領導人物呢。」

「我母親和妹妹只是在做她們應該做的事罷了，對於我來說，我心目中認爲樂善好施是一種最迫切的人生職責。」

「這當然毫無疑義，不過救濟也有好多方法的。」

「女人就深知其中奧妙，親愛的韋先生，這就是她們應盡之責嘛。」

羅夏林笑了，他說：「不過，針無兩頭利，凡事有利也有弊的。」

我問道：「這話怎麼講呢？」

羅夏林說：「我們生活在這太平的市鎮，甚至連政治方面也不會出什麼麻煩，這種平靜安靜安寧的生活自然是好的一面，但另一面它所擁有的特權却十分令人眼紅，它得設法抵禦中央政府侵犯。我得承認我的同鄉人是有缺點的，雖然只有一個過錯。」

「哪是什麼呢？」

「他們相信鬼故事，迷信在我們城市大行其道，迷信的人信神信鬼，實在糊塗，這大概是太安寧之故，所以說有利則有弊，迷信就是其弊了。」

「羅醫生是醫生，自然不會迷信，可能你母親和妹妹也會迷信罷？」

「不錯，她們跟一般人一樣見識，雖則只有這一點，但不能不承認這是她們的弱

點，我一直來都在設法糾正她們，但收效甚微，也許馬克能助我一臂之力的。」

「我可不敢擔保了，」我微笑起來，「如果梅娜小姐不牽着他鼻子走才怪呢！」

在我們從城牆上下來之前，上尉告訴我，該是回家的時候了，現時飯廳一定已準備好酒菜，不如回家吃飯去。於是我們離開古堡，步行穿過城鎮回家，路上經過狄奇利大街時，我留意到有一座大房子，建在一座花園的中心，但這房子的外表看去相當難看，確是與周圍的建築物迥然不同，好像是間被人荒棄不顧的舊屋，窗門關閉，連百葉窗也關攏，好像從來沒有打開過似的。牆壁上佈滿了青苔，同大街左鄰右里形成很鮮明的對比。

透過花園的鐵閘，可以通進一座小院，院裏種了兩株柳樹，可是柳樹早已枯死多年，樹幹裂開長長的縫，把樹內早已枯爛的樣子全暴露無遺。房子前有一扇大門，關上的木門早已油漆剝落，褪了顏色，門前有三級爛石級。二樓頂有一個小閣樓，窄窗全用厚窗簾遮住，看來像是一座沒有人居住的廢宅。

我好奇地打聽：「這座古老大屋是誰的？」

羅上尉答道：「是一個怪人的。」

我指出：「這房子太殘破了，實在給這條林蔭大街丟臉，城鎮早該把它買下來，

將它拆掉重建才對。」

「可不是嗎？這屋的主人早就該跟這房子一樣送進地獄去了。如果我們相信拉格茲的流言蜚語，那這屋主的近親準是魔鬼。」

「眞的？這人是誰？」

「一個德國佬。」

「德國佬？」

「是的，一個普魯士人。」

「那他叫什麼名字？」

羅夏林正要回答的當兒，只見那舊房子的門突然打開，從房子裏走出兩個人來。老的一個，樣子似有六十歲左右，他在石級等着，另一個則穿過院子，走向鐵門。

羅夏林喃喃自語道：「哦，原來他還在這兒，我還以爲他走掉了呢！」

那人轉過身來，看見了我們，他認出羅夏林來了，我一點也不懷疑，因爲他們互相投以憎惡的目光。我也立即認出他來了，不由得叫了起來：「原來眞的是他！」

羅夏林有點兒驚奇地問我：「你見過這傢伙嗎？」

我說：「正是，我從布達佩斯跟他同乘『陶洛賽』號，他在武科瓦爾上了岸，不

過，我眞料不到會在拉格茲見到他。」

上尉說：「他不在這兒才好呢！」

我故意問道：「看來似乎你跟他不大友好，爲什麼跟這德國佬交惡？」

他憤憤地答道：「誰會跟他友好？儘管他是個德國佬，我作爲馬扎兒人絕不會跟他交朋友，但我還有特殊的理由跟他交惡，因爲他竟斗胆向我家提出要求，要把我妹妹娶爲妻室，我跟我父親對這無理要求，斷然拒絕了。」

「眞的？那就是這傢伙了。」

「你認識他嗎？」

「對，我知道他就是史威廉。」

6

以後的兩天內，我承認，雖然我一直控制住自己，但總是不期而然地想到史威廉這個怪人。看來，他一直都是住在拉格茲那間陳舊古老的舊宅裏的。用不了多久，我就打聽出，他那房子裏只有他主僕兩人，他的僕人是個粗壯結實的大漢，名叫海爾曼。

海爾曼的性格也跟他的主人一樣古古怪怪，憤世嫉俗，拒人於千里之外。這主僕兩人是誰也不敢去接近的，也沒有人願意跟他們交往。我以爲最好還是不把我和羅上尉在舊宅前碰見史威廉的事告訴馬克，免得使他不安，要是他知道史威廉已回到拉格茲鎮，會不痛快的，何必讓這種擔憂的陰影使馬克的幸福失去光澤呢？可是我却擔心史威廉會一直留在城裏，至少在馬克和梅娜結婚之前他是不會走的，他會破壞這椿婚事嗎？

十六日的早晨，我正想出去散步，羅夏林上尉突然來了，這使我頓覺驚奇，因爲他原定這一天另外有事，不來陪我遊覽的。

「你來了？」我說，「這眞出乎我意料之外，你不是今天有別的事嗎？」

也許我看走了眼，但我覺得上尉的神色相當焦急。他只講了幾句話：「韋先生，家父有話要跟你說，他正在家裏等候你。」

「那我就跟你去吧。」我應道，但心中很吃驚，也因不知就裏，心中頗感不安。到底出了什麼事？羅醫生要跟我談什麼？是跟馬克的婚事有關的？還是……我們一路上却各自保持沉默，沒有交換過一句話。

羅醫生一個人在書房內，坐在書桌旁，當我走進書房時，他抬起頭來，我發現他比上尉更顯得憂心忡忡。我心裏想：「準是出了什麼事啦，我今早見到馬克時，他一定還什麼事都不知道呢。」我坐到羅醫生面前的扶手椅上，羅上尉則倚着壁爐台站着。我心情不無一點緊張，等羅醫生開口說話。羅醫生不安地望了望他兒子，面色相當緊張。

羅醫生清了清嗓子，說道：「韋先生，首先我要感激你來見我。」

我答道：「羅醫生，不用客氣，我時刻都願候教的。」

「我希望跟你談談，而且要夏林在場。」

「是談關於婚事嗎？」

「是的，正是那回事。」

「你要講的事，的確是很嚴重的嗎？」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醫生答道，「我要談的一切，不論是你的弟弟，或是我內人和小女，都全不知悉的。我希望由你來判斷一下，到底我做對了還是做錯了。」我不知爲什麼立即就想起了史威廉，想起那天在舊宅相遇時他的那副嘴臉。

醫生說：「昨天下午，內子和小女不在家，剛好是我要參加一次會診的時候，佣人來報告，說有一位客人求見，在這種時刻我是一般不見客的……那個客人就是史威廉，也許你也知道有這麼個德國佬吧？……」

「我見過他了。」我答道。

「你知道，大約是六個月前，當然是在馬克提出求婚受到我們歡迎以前的事啦，這個史威廉竟向我提出要娶梅娜。我跟內子和小兒商量之後，我們大家都不喜歡這椿婚事，於是我告訴史威廉，我不能考慮他的要求，拒絕了他的求婚。他非但不因爲我拒絕了就罷手，反而再次正式來求婚，我也十分正式地拒絕了他，根本毫無商量的餘地，他本該死心的了。」當羅醫生講話時，羅夏林上尉在房間裏來回踱着步，有好幾次他停在窗前，對着史威廉那間古老大屋的方向張望。

我說：「羅醫生，我對這些事已略有所聞。」

「這事是三個月前發生的。」

「你拒絕史威廉並非因爲接納了馬克，那麼兩事並無關係，原只是因爲你不喜歡他所以拒婚的。」

「那當然啦！我們馬扎兒人根本不願同德國佬通婚，誰受得了日爾曼人的頤指氣使？」

「僅僅是由於民族的歧見嗎？」

「反正對於這樣的結合，我們是不能答應的。就是我答應，梅娜也不肯答應的。」

「那是因爲史威廉的社會地位呢？還是他個人的人品呢？」

羅醫生答道：「談到他的社會地位，那是夠好的啦，我們深信他父親留下一大筆財產給他，那是史奧托這著名科學家多年的研究成果。不過說到他的人品……」

「羅醫生，我也領教過他的了。」

「你認識他嗎？」

於是我把在「陶洛賽」號上碰見他的情況，講給他們聽，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史威廉，三四天的共處，簡直使人受不了，若不是他在武科瓦爾上了岸，說不定會跟他發生衝突呢。直到那天我和羅夏林上尉經過他的舊宅門前，碰見了他，我才知道

原來船上那討人厭的德國人就是史威廉。

羅醫生說：「可是人們都說他已離開這兒好幾個禮拜了呢。」

羅夏林插嘴道：「他們這樣講也許不錯，他肯定是離開過拉格茲的，韋先生在布達佩斯跟他同乘『陶洛賽』號回來，足見他是離開過這兒的。不過，毫無疑義，他已經回來了。」上尉的語調不無一點激怒。

羅醫生接着說：「韋先生，講到他的生活，誰敢吹牛說知道他的爲人呢？他是完全高深莫測，撲朔迷離的。他的父親史奧托是很古怪的傳奇性人物。」

「我在布達佩斯曾在報章上看過關於史奧托周年祭的事，按報章來判斷，歲月並沒有減少人們對他的迷信，他們說他是個男巫，每年周祭都等着他從墳墓中走出來呢。」

醫生說：「韋先生，你看過報紙，那大概可以理解史威廉是個怎樣古怪的人物了……這個人，昨天竟然又來重複提出求婚的要求，還大要無賴，鬧得很兇呢。」

「昨天？」我不禁大吃一驚。

「昨天，就是昨天，他又來過這兒。」醫生皺着眉頭說。

羅夏林上尉這時大聲說：「韋先生，就算史威廉不是個古怪的人，不是史奧托的

獨生子，什麼東西也不是，但他仍是一個普魯士人，我們馬扎兒人就這點已足夠理由拒絕他的無理要求啦！」羅夏林這番話，把馬扎兒人對普魯士人那種民族的憎恨流露無遺，馬扎兒人長期受普魯士人侵略壓迫，所以這種民族情緒我是可以理解的。

羅醫生接着說下去：「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佣人來傳報史威廉求見時，我有點猶豫，我該接見他呢？還是乾脆拒絕見他呢？」

羅夏林說：「爸爸，也許拒絕見他更爲上策，因爲他自上兩次失敗後，這傢伙理應理會到，他是被禁止再踏入這屋子的了。」

「是的，也許你說得對吧，」醫生說，「不過我怕走極端，物極必反，可能弄出醜聞來呢。」

「如果這樣，爸爸，我就一了百了，跟他決鬥！」

「正因爲我了解你，知子莫若父，我知道你的火烈性子會這樣的，」醫生拉住兒子的手，誠懇地說，「我就怕你一時衝動，把事鬧大，不管出了什麼事，我請求你爲了你母親，爲了我，也爲了你的妹子，如果把她的名字牽連到這事情上，你妹子會很痛苦的。我就擔心史威廉鬧事。」

雖然我認識羅夏林上尉才不過幾天，我發現他是個性格剛烈的男子漢，很重視家

族的名譽。

醫生把當時的詳情細節告訴我們，就是在我們現在的這間書房裏，史威廉極端固執地重新提出求婚，最初使用極不尋常的甜言蜜語，企圖說服羅醫生。但當羅醫生正式拒絕了他的要求時，史威廉不但不知難而退，反而惡聲惡氣，高聲大罵起來。他宣稱他愛梅娜，是他先提出求婚的，如果梅娜不嫁給他，就誰都不許嫁。

羅夏林聽了這話，跳起來罵道：「豈有此理！這混蛋竟敢如此無禮！我若在場，不一脚把他踢出街去才怪呢！」

我心裏想：「我敢肯定，羅夏林若和史威廉一衝突，要加以制止就很困難了，難怪醫生這樣擔心。」

羅醫生繼續說：「我當時聽了他這樣叫罵，立即站起來，提出我再不願聽他講話，並且告訴他，婚期早已確定，幾天內就舉行婚禮。」

「他當時怎樣回答？」我問。

「史威廉答道：『幾天後嗎？不！永遠也舉行不了這婚禮的！』

「我指着大門對他說：『先生，請你自重些，目前的情況，任何人都會明白，我們是談不攏的。』」

「嗯，他賴着不走，放軟聲氣，又想用甜言蜜語獲得通過暴力得不到的東西，至少也要求我答應梅娜與馬克的婚約取消掉。於是，我走到門邊，按鈴叫佣人來，他撲過來一把握住我的手臂，又再暴跳如雷，大聲叫罵，聲音直達門外，幸好內子和小女還未回家，否則一定嚇壞了。」

「最後史威廉不得不走了，但他走以前還發狂地喊叫，說出種種威脅的話，什麼梅娜不准嫁給馬克啦，什麼這婚姻是非法的無效的啦，還說一定會有事發生，使這婚禮不能實現啦，最後還說史家有的是人類力量無法抵禦的方法，他將毫不猶豫使用出一切本事來對付胆敢拒絕他求婚的家庭，定要弄得梅娜家破人亡……說完這番狂亂的話後，他打開書房門，怒沖沖地跑出去了。」

醫生一再提醒我們：這番話，一句也不能讓羅夫人和梅娜小姐知道，也不能告訴馬克，還是不讓他們擔憂的好。我深知馬克的性格，他也會跟羅夏林上尉一樣，把這事來個快刀斬亂蔴的，我最怕的就是這樣。羅醫生擔心的是兒子會同史威廉決鬥，他一再懇求兒子，最後說好說歹，羅夏林答應了父親的要求。

夏林最後拗不過父親，只好說：「我不去懲罰這個無賴就是了，可是如果他來向我挑釁呢？如果他襲擊馬克呢？他向我們挑釁，難道我們還要忍讓下去嗎？」

羅醫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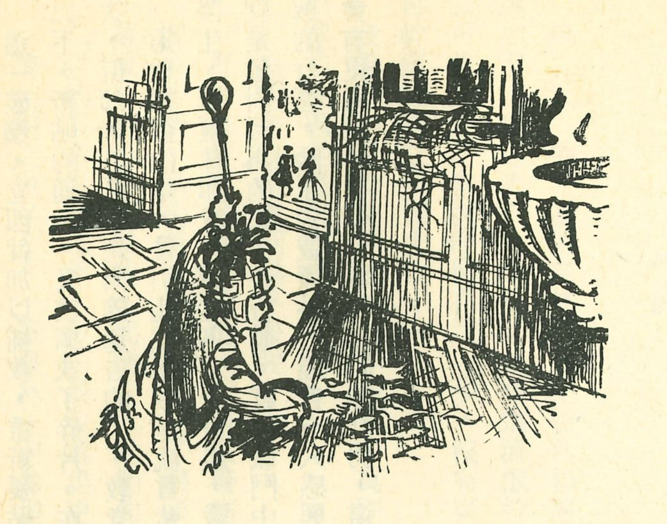
我們這次談話，就談到這兒結束了，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們只好等待。如果這事就此了結，當然外人是不會知道的，可是誰敢逆料史威廉會不會說到做到呢？

但他又能怎麼樣？他怎麼能制止這項婚事？會不會他公開汚辱馬克，迫他同他決鬥？他可能會對羅梅娜施暴吧？但他既是不受歡迎，又怎能走進屋裏來呢？我想，是無能爲力的，也不可能破門而入！再者，如果他胆敢如此，羅醫生肯定會向官府告他，當局會有辦法使這德國佬恢復理智的。

在我們分手前，醫生再次要求兒子不要對這瘋狂的德國佬採取行動，羅夏林勉強答應了，看得出他是十分不甘願的。那天下午，我與馬克陪羅夫人和羅小姐去散步，我心不在焉，馬克看出我心中有事，對我提出，我只好支吾以對。

我是怕半路上碰到史威廉這傢伙嗎？不！我在考慮的是他曾對羅醫生講過的那番話。難道史家眞的有那麼大的威力，會採取人類無法防禦的方法來破壞婚禮嗎？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呢？是否應該對它嚴肅看待？我決定找機會同羅醫生單獨商量一下。

那天平安無事過去了，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心中又有了信心，史威廉並沒有採取



任何行動，雖然他仍呆在城內，並沒有離去，他那間古老大屋仍有人居住，當我經過時，曾見他的佣人海爾曼從屋裏走出來。有一次，我還看見史威廉從閣樓的窗口探頭出來張望，他的目光總是停留在羅醫生家那個方向。我見他沒有行動，也就放心了，誰知道在五月十七日的晚上，拉格茲鎭發生了一件怪事，又使我提心吊胆起來。

拉格茲鎭的教堂晚上是把大門鎖起來的，晚上要是有人進出教堂，不可能不被人發現。可是，張貼在教堂裏的一張關於韋馬克和羅梅娜結婚的通告，却被人扯下來撕成碎片。早晨閽者打開教堂的門，就發現了這件怪事了。

這一破壞，立即就加以補救，重新張貼一張，但一個鐘頭之後，這次是在光天化日以下，新貼的通告，又被撕成了碎片。在十八日那天，這樣一貼一撕，重復出現了三次，但却始終抓不到撕碎通告的人。教堂沒辦法，最後決定用鐵欄柵把通告圍起來。

這種搗蛋的事，曾引起城裏一些流言蜚語，不過很快人們就不再去理它了。只是羅醫生、羅夏林和我，對這事十分重視，嚴肅對待，不敢等閑視之。我們毫不懷疑，這就是敵對行爲的第一步行動，就像戰鬥中下戰書一樣，史威廉向我們宣戰了。這種費解的行徑，除了史威廉外，還會有人感興趣做出這種怪事嗎？跟着這最初的進攻之後會有更嚴重的事嗎？我們都心知肚明，這僅僅是史威廉針對羅家的報復行動的開始。

7

第二天一早，當羅夏林和我把這件怪事告訴羅醫生時，羅夏林再也忍不住了，他暴跳如雷地叫起來：「那是史威廉這流氓幹的好事，至於他是怎樣撕通告，我不知道。我可肯定他不會就停留在這一步，沒有疑問的，他還會有更古怪的行動，我必須在他再幹這種事之前制止他！」

我說：「我的好夏林，冷靜些，千萬別魯莽，這會把事情搞得更複雜化的。夏林，我認爲你還是最好不要去理他。」

「但要是他繼續胡鬧下去呢？」

「那還有時間商量對策的，可以請警察來干涉，你得爲你母親和妹妹着想啊。」

羅夏林聽了我最後一句話，皺起了眉頭。

羅夏林擔心地望着我，問道：「她們知道出了這怪事嗎？」

「我們不必告訴她們，也不要告訴馬克，等結了婚後，再看看該怎麼辦吧。」

「等結婚之後？……」羅夏林上尉答道，「也許已經太遲了吧？」

當天，儘管羅醫生內心非常緊張，但他的太太和女兒却一心只想着當晚婚約簽字的宴會。羅醫生派了很多請帖，請的都是當地馬扎兒貴族，除了親戚朋友外，還有軍隊、政府和公共事務的官員。他家的房子足可以容得下一百五十個賓客，至於晚宴，就在那宏偉的玻璃長廊上擺設。毫無疑問，羅梅娜花了不少時間梳頭化妝，馬克是個藝術家，人人都相信他對梅娜的梳妝，是花了不少功夫的，誰都艷羨這畫眉之樂。

在下午，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女仕們都稍作休息，我當時正站在一個窗門旁，偶爾向窗外望去，忽然發現史威廉正在河邊踱着步，垂着頭，走得很慢，像在想着心思。但當他走到羅醫生房子對面時，他突然挺直了腰，深仇大恨地盯着這邊，目光是多麼兇狠啊！

他來回走了好幾趟，羅夫人也注意到了他，她招呼羅醫生過來看，羅醫生則強作鎮定安慰她，說不會有什麼事的，史威廉是個古怪的人，只是偶然在河邊散步罷了。他沒有把最近史威廉的行徑講出來，我知道羅醫生不希望他太太擔心。我還要補充一句，當我同馬克回旅館去的路上，在一個廣場上，又碰見了史威廉。當他一看見我弟弟，就突然站住，像是想要走上前來跟我們講話似的，但却猶豫不決，臉色蒼白，雙臂僵硬得像發羊吊的病人似的，眼看就要倒下去的樣子。但他的兩隻眼睛却閃閃發亮，向馬克投過刻骨仇恨的目光，而馬克則假裝沒有看見他，我們就在他面前走過，他仍舊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像成了化石似的。

我們經過史威廉站立的地方之後，走了幾步，馬克低聲問我：「哥哥，你有留意到剛才那傢伙嗎？」

「有的，馬克。」

「他就是我曾跟你談及的那個史威廉。」

「我知道。」

「那麼，你早就認得他了？」

「羅夏林曾將他指給我看過。」

「我一直以爲他已經離開了拉格茲呢。」馬克說道。

「似乎並不是那樣，至少他已經回來了。」

「不過，就是回來也無傷大雅！」

「當然，他回來就由他回來好了。」我話雖這樣說，但心裏却認爲，要是史威廉離去就更安全些。

晚上九點左右，第一輛客人的馬車來到羅醫生的家門前，不久，房間裏客人就越

來越多了，女仕們穿着打扮得花枝招展，色彩艷麗，雜處在官服和軍裝之間，賓客們在房間和畫廊上走動，讚美着陳設在羅醫生書房裏的結婚禮物。在大客廳的一張桌上，擺着婚約，這婚約是要在今晚簽署的。在另一張桌上，擺着玫瑰和橙色的花球，按照馬扎兒人的風俗，在花球旁，擺着一個天鵝絨的墊子，上面是一頂鳳冠，那是結婚那天梅娜要戴着上教堂去的。晚上的節目分成三個部份，晚宴後將先是一個音樂會，跟着是簽署婚約的儀式，最後是舞會。音樂由一隊著名樂隊演奏，十多個音樂師正在樂隊指揮下奏樂。馬扎兒人是音樂愛好者，他們十分欣賞這音樂會，不過我懷疑馬克會欣賞他們，他總是在望着梅娜。等掌聲結束之後，音樂師都站起來，羅醫生和羅上尉以恰如其份的話，對他們表示感謝。

跟着就是簽約儀式，這儀式在極其莊重的氣氛下完成了，在這以後是一段間歇，在舞會未開始前，人們分成一堆堆在交談，有些走進花園，美酒開始供應。

婚約儀式進行得很順利，沒有出現任何麻煩干擾，看來沒有理由認為這個宴會會不像開始時那樣快活地結束的。我一直在擔心，現在看來完全是多餘的，我很快就把一直籠罩着心頭的陰影消除，根本不再去想那個史威廉了。

樂隊現在準備等羅夏林一打招呼，就開始奏舞曲了。突然從玻璃長廊開向花園的

門口，傳來了一種聲響，這聲響離舞廳還有一段距離，但却十分刺耳，又響又難聽，那是有人在唱一首古怪的歌，歌聲走音脫調。

一對對男女正準備跳第一首華爾茲，這時都愕然站住……他們都在傾聽，難道這是今晚宴會的一種出人意外的餘興嗎？

羅夏林上尉走到我身旁來。

我問：「這是怎麼回事？」

他答道：「我也不知道呢，」他的聲調有點擔憂。

「這歌聲是從哪兒來的？是從大街上傳來的嗎？」

「不，我想不是的。」

事實上，這古怪刺耳的歌聲並非由大街傳進來，大街離房子很遠，歌聲是來自花園裏，而且越來越接近玻璃長廊，也許唱歌的人正在準備從花園走進來呢。

羅夏林上尉一把握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通向花園的門口去。當他走出門時，我跟着他，我們向四處張望，從台階上可以看到整個花園，而且可以看清各個角落，但却沒看見有任何人。

羅醫生和羅夫人也跟了出來，羅醫生對兒子低聲講了幾句什麼，上尉却只是搖頭。

可是，歌聲却越來越迫近……馬克挽着梅娜也走了出來，羅夫人連忙返回大廳，立卽被那些驚訝的女仕圍住探問她是什麼囘事，可她只搖頭無法囘答。

「我要去搞清楚是怎麼囘事！」羅夏林上尉走下台階，羅醫生也跟着他，我和幾個僕人立卽匆匆跟着跑下花園去。

那唱歌的人就像在離玻璃長廊只有幾步遠，突然，歌聲停止了。

我們在花園裏，到處仔細檢查了一番，可是毫無所獲，根本連個影子都找不着。

這刺耳的歌聲會是從狄奇利大街傳來的嗎？看來不像，我們可以望見那條大街完全空空蕩蕩，沒有一個人。

在那大街上，只有一點燈光，那燈光離我們這兒足有五百碼，光線僅能看得見，那正是從史威廉舊宅的閣樓上透出來的。

我們返回客廳，賓客紛紛打聽是怎麼囘事，我們又能怎樣解釋呢，只好招呼叫樂隊開始奏樂，準備跳華爾茲舞。羅夏林吩咐樂隊演奏，客廳裏的男男女女，都成雙成對，翩翩起舞，不再把這事放在心上。

梅娜笑着問我：「你有選中舞伴嗎？」我答道：「小姐，我的舞伴就是你，不過第一首華爾茲是馬克的，第二首才輪得到我。」

馬克笑笑道：「那麼，哥哥，我們不會讓你等多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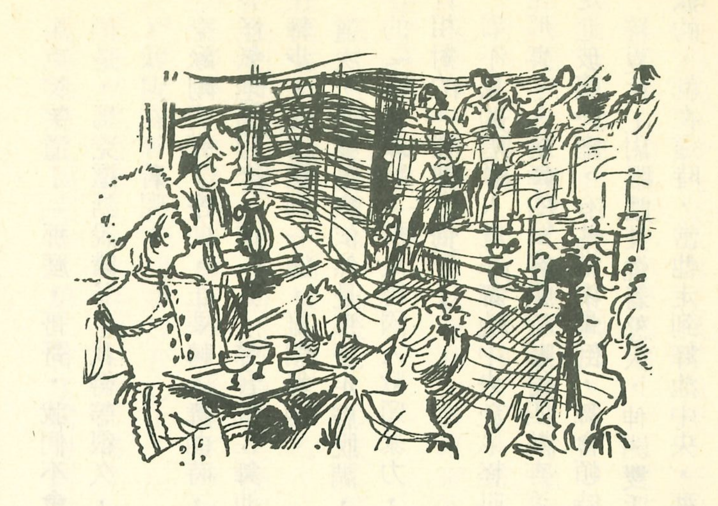
但是，馬克這話說錯了，我得等很久，才有機會跟梅娜跳舞呢，說實話吧，直到今天，我還在等着呢。

樂隊剛奏完了序曲，正要轉入舞曲時，突然，那個誰也看不見的唱歌人，又開始怪聲怪氣地唱起來，這一次，聲音就在舞池中央，而不是從園子傳進來。賓客們立卽停住舞步，紛紛退到一邊，離開舞池。

這次，歌聲雖然依然是那麼走腔脫調，但大家總算聽出，那是弗德利克．馬加拉廸作的『仇恨頌』，那是德國人歌頌暴力，窮兵黷武的歌曲，是和馬扎兒人愛國主義針鋒相對的一種肆意侮辱！

看不見的唱歌人就在舞池中央狂歌怪叫，但沒有人看得見他，只能從歌聲知道他是在那裏……跳舞的賓客頓時嚇得四散奔逃，特別是那些女仕們，有些逃出大廳，有些走進玻璃長廊，有些當場暈倒，舞會頓時大亂。

羅夏林上尉眼睛焚燒着怒火，伸開雙手，橫過舞池，就像要去抓那看不見的唱歌人似的，就在這時，當他走到舞池中央，那歌聲剛巧唱完最後一句，就驟然停止，『仇恨頌』的歌聲聽不見了。



接着，我看見，對，跟其他上百人一樣，親眼目睹了另一樁怪事。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別的人也嚇呆了，但我們却看到，放在桌上的花球，突然被撕碎，花兒扔向四方，有些花朵跌落在地上，花瓣像被人踩踏，散滿一地。

婚約也被撕成碎片，撒落在地上！

這時，人們眞的嚇壞了，一種莫名的恐怖，嚇得賓客狂奔大叫，他們親眼目睹這怪事，以爲是鬼怪作祟吧？我們眨巴着眼睛，問一聲自己是否瘋了，這一切簡直神秘詭異得使人無法置信啊。

羅夏林剛走到我身邊，他氣得臉都發白了，大聲叫道：「這是史威廉！是他搗的鬼！」

史威廉？……他瘋了嗎？……

如果他不是瘋了，那我肯定他很快也會發神經病了。我十分清醒，根本不是作夢，不錯，我親眼目睹這一切，我是醒着的。

就在這時，在衆目睽睽之下，放在天鵝絨墊子上的鳳冠，突然凌空升起，我們根本看不到那拿着它的手，它却飛過大廳，穿過舞池，經過玻璃長廊，在大家驚呼之中，消失進花園裏去了！

「這太過份啦！」羅夏林大叫道。

他突然推開周圍的人，奔出大廳，像閃電般衝出大門，向史威廉的家跑去。我趕緊追着他，人們也跟着追去。

我們一個跟着一個跑到史威廉的家去，他那舊宅閣樓的一個窗口，仍在閃爍着微弱的燈光。

羅夏林憤怒地抓住史家舊宅的門把，用力地搖着，我也不明白爲什麼不由自主也跟着他用力地擂響大門，不過那大門頂結實，我們根本推不動它。幾分鐘後，我們已精疲力竭，却敲不開史家舊宅的門，我們氣得幾乎失去了理智……

突然，門沉甸甸地打了開來。史威廉就在屋裏，他根本沒有離開過他的家呢，因爲是他親自爲我們開門的，這次很顯然羅夏林錯怪了他。……

8

第二天一早，這次怪事的消息就不脛而走，傳遍了全城。我也估計到，人們最初並不認爲這是眞的，但却不得不承認，他們又能認爲這是別的什麼呢？可我們要向他們解釋清楚這是怎麼囘事，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不用說，昨晚的宴會，就在出了這場怪事後，再也無法繼續下去，馬克和梅娜都很不安，他們的婚約被撕碎，花球被踏爛，連鳳冠也在衆目睽睽之下，當着他們的面被偸走，他們能不憤慨嗎？

在舉行婚禮的前夕出了這樣的事，是多麼壞的兆頭啊！

那天早上，他們發現在羅醫生家門前圍住好幾堆人，有些在指手劃脚，興奮地講着，另一些則對這房子投來不安的目光。羅夫人和梅娜小姐這天沒有上街，昨晚的事，使她們心力交瘁，需要好好休息一番。八點鐘，馬克打開了我房間的門，帶了羅醫生和夏林一塊來找我，準備商量一下，該採取什麼步驟來應變，這樣的事是不宜在羅家討論的。昨晚馬克整晚都跟我在一起，他根本睡不着，我們一塊談了一夜，今天他一早就去探問羅夫人和梅娜的情況，並把羅醫生和夏林帶來了。



醫生坐下後，一言不發，羅夏林則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我不知如何是好。

馬克對我說：「哥哥，我已命令僕役，不准放任何人進來打擾我們，在這兒不會有人聽得見我們商量的對策的，目前這房間裏只有我們四個人。」

我吃驚地發現，馬克的容顏昨天還煥發着幸福的光輝，今天已變得驚人地蒼白，情緒低落，十分憔悴。羅醫生極力地控制住自己，但他的兒子就控制不住了。他緊閉着雙唇，眼中充滿憂慮，流露出窘惑，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付這看不見的敵人。我決定要保持冷靜，首先問候羅夫人和梅娜小姐。

醫生囘答道：「昨晚的事，使她們

精神大受打擊，要恢復過來也需要幾天才行，不過，梅娜最初是十分心煩意亂的，但她看見母親這樣憂慮，倒反而打起精神，安慰她母親呢。我希望昨晚的事，很快就會從她心中忘掉，除非……除非這種可怕的事又再出現……」

「又再出現？」我說道，「醫生，我們不需要害怕的，看情況，這種現象不會再出現了。」

「有誰知道呢？」醫生答道，「有誰知道呢？我對進行婚禮眞是十分擔心，因爲我開始相信那些威脅了……」他沒有把話講完，一提到威脅兩字就連忙打住，「威脅」指的是什麼，我和羅夏林一聽即明，但馬克根本不知道史威廉最近的行動，所以不明白，看來他對這些事還未聽人講過呢。

羅夏林上尉有他自己的見解，不過他保持沉默，無疑想等我先發表意見。醫生繼續說：「韋先生，你對這一切是怎樣想呢？」

我想我最好裝作是個懷疑論者，不把這一切當眞，對我們目睹的怪現象不加嚴肅對待，這樣就扮成把這事看作不足爲怪，於是我說：「羅醫生，你說的『一切』都不必看得太嚴重，依我愚見，不值得大驚小怪加以重視的。」

羅醫生驚訝地問：「不值得重視嗎？」

我說：「說不定我們只不過是被人開了個玩笑而已，這個要把戲的人不正是爲宴會演出了一場使人吃驚的餘興節目嗎？那只不過是一種口技表演，你們都知道，有些人玩口技是很出色的，在今時今日這樣的把戲是出神入化，神乎其技的……」

羅夏林轉過身來對着我，望着我雙眼，想要看透我的心事，他的目光清楚表示：「我們到這兒來可不是聽你這類解釋的！」

醫生說：「韋先生，我不認爲這是一種把戲……」

我答道：「醫生，那我就想像不出會是什麼別的事了，除非那是一種超自然力量的干擾了，我是不承認有這類事的。」

羅夏林這時挿嘴道：「不是超自然力量，而是有人搗鬼，只不過我們還不知道這種方法的秘密罷了。」

我堅持道：「還不是一樣，我們昨晚聽到的那聲音，肯定是人的聲音，爲什麼不是一種口技的把戲呢？」

羅醫生搖搖頭，對這種解釋表示無法同意。我連忙說：「我還是要再說，那個要口技的人準是混在賓客中，他是故意以德國佬的『仇恨頌』來刺激你們馬扎兒人的愛國情緒罷了。」

這種假設誠然是強詞奪理的，但却足以說明我們所遇到的是人爲的事情了。就算羅醫生承認這種假設言之成理，但他的答覆却很簡單：「就算我同意你的話吧，韋先生，那是一個要口技的人，或者是個故意開玩笑要把戲的，混進我家來用口技嚇人，我根本不信這一套，那麼，請問，把花球和婚約撕碎，將鳳冠偷走，難道也是開玩笑嗎？」

羅夏林補充道：「韋先生，你說吧，你那要把戲的將花球一朵花一朵花踩爛踏碎，將婚約撕得粉碎，在衆目睽睽下把鳳冠偷走，難道同口技又有什麼關係嗎？」他們問得我無言以對了。

羅夏林的語氣帶着惱怒了：「你又想說我們只不過是幻覺吧？」

不，肯定不是幻覺，因爲那是在上百人面前發生的，不可能是幻覺，也不可能上百人同時都產生相同之幻覺。

沉默了一陣，我默不作聲，實在也無言以對。醫生說出自己的意見：

「我們還是按事實去分析吧，不要把我們自己越弄越糊塗了，事實勝於雄辯的，我們所面對的事實，看來是用自然規律無法解釋得通的，但我們却不能否認它，它是眞的，實際確實發生過，依我看，這並不是有人和我們開玩笑，而是一個敵人，要破壞昨晚的宴會，對我們進行報復。」醫生這話把底抖出來了，我也不用再在馬克面前裝模作樣詭辯了。

「一個敵人？」馬克叫起來，「羅醫生，你說的是你家庭的敵人，還是我的敵人？你知道是誰嗎？」

羅夏林說：「不錯，我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在你前頭向我妹子求婚的那傢伙。」

「你說的是史威廉嗎？」

「正是他！」於是，我們這才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告訴馬克，醫生講出史威廉前些日子又來求婚的經過，這種無理要求被拒絕後，他怎樣威脅要害羅家的事實，這種威脅自然使人推理出史威廉對昨晚的怪事，是揷上一手的。

「你們爲什麼一直瞞着我呢！」馬克聽完後大叫起來，「直到今天，當梅娜眞的受到威脅，你們才講出來，你們早該提醒我嘛！好吧，這個史威廉，我這就去找他算賬，我知道該怎樣去炮製他的！」

羅夏林告訴他：「馬克，這事你就交給我們處理好了，是他侵犯了我爸爸的家。」

「可是我的未婚妻受到他侮辱啊！」馬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憤怒了。

他們兩個很明顯已怒氣沖天，看不清事情的另一面了。史威廉要對羅家進行報復

，而且將威脅付諸行動，這點大家都同意。可是，要說他昨晚搗亂宴會，却無法去證明。我們不能光靠推斷，就能譴責他說：「你昨晚混在賓客中間，是你用『仇恨頌』侮辱我們，是你撕碎了婚約，踩爛了花球，是你偷走了鳳冠！」不，誰也不能這樣說，因爲沒有人看到他嘛。

除此之外，我們不是還發現他呆在家裏嗎？難道不是他親自來打開大門的？當然，他讓我們在門外等了好一陣，足夠他逃回家從後門進屋去的，不過當時我和羅夏林一直追去，却沒有看到他逃走的影子啊，我們又有什麼根據說他是從後門逃回家去的？

我把這一面反覆講明，堅持要馬克和羅夏林對我這意見加以注意，我這分析，羅醫生也不得不承認是符合邏輯的，不過馬克和羅夏林太氣了，他們不肯聽我講，想要立卽到史威廉家去找他算賬。

經過我和羅醫生反覆勸說，最後，經過一番長時間的爭論，我們得出一個解決辦法，也是最理智的辦法，我建議這樣做：

「我們到市政局去，把這事向警察局長報告，交他們去處理，如果他們不是早已着手調查，就要求他們擺到日程上去。把這德國佬對羅家所懷的敵意，他威脅要破壞馬克和梅娜的婚事，統統都告訴警察局長。還得講明，這傢伙之所以惹人懷疑，因他宣稱要使用所有人力無法抵禦的方法來對付我們，當然，無疑這是吹牛皮的，不過，講明了也好，讓警察局長看看用什麼辦法來對付這個德國佬罷。」

在目前情況，我們也只好這樣做，警方比我們個人更有力些，比方馬克和羅夏林要去找史威廉，他大可以不開門，不理睬，那怎麼辦？破門而入嗎？根據什麼權力破門而入呢？但警方就有這種權力了。

我們大家商量妥當，馬克先回羅醫生家，去陪伴羅夫人和梅娜小姐，我則同羅醫生和上尉去報警。

十點半鐘，整個拉格茲鎮已傳遍了關於昨晚在羅醫生家發生怪事的消息，當我們到市政大樓時，人們立卽猜到我們的意圖了。

當我們到達目的地，羅醫生遞上名片，要求警察局長接見，羅醫生是個很有名望的人，警察局長立卽接見我們，把我們帶進他的辦公室去。

施狄栢局長個子不高，但精力充沛，他頭腦很靈，以偵探案件出名，有不少次破了大案，證明他確有能耐，我們深信他一定有辦法解釋昨晚的怪事的。可是，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他肯插手干預嗎？他也跟別的人一樣，早已知道了昨晚事件的詳細情況

，只是還不知道事件的前因和內幕。他歡迎我們道：「羅醫生，我早估計到你們會來報警的，如果你不來，我也會去找你的了。我對於你家昨晚發生的怪事，已略有所聞，你的賓客受驚，那是自然的囉，我要補充一句，這嚇人的事已傳遍全城，現在眞是滿城風雨，拉格茲被弄得永無寧日了。首先，羅醫生，我得問你，你有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是不是這仇家故意破壞羅梅娜小姐和韋馬克先生這頭婚事的？」

「我認爲確是如此的。」羅醫生連忙答道。

「那這人是誰？」

「他是史威廉！」這話是羅夏林上尉講的，警察局長聽見這名字，並沒有感到驚訝。

羅醫生於是將史威廉求婚被拒，惡言恐嚇，發誓要以超越人類的力量來破壞這頭婚事，一五一十，都講給局長聽。局長說：「對，這就對了，看來他撕毀教堂的告示，就已經開始行動，但任何人都沒有目擊他在現場。」

我們心目中都明白，施局長這話的意思很明確，就是表明，警方辦案，要有眞憑實據，要有目擊證人，而且，他們對付有血有肉的人還易辦，但要對付妖魔鬼怪，那就力所不及了。不過，撕毀教堂告示、撕碎婚約、踩爛花球、偷走鳳冠，那却是人做

出來的，雖然沒有人看到作案的人，但只有人才會做得出這樣的事，問題是如何把他抓住就是了。施局長表示，他也同意我們發現的種種疑點和推理，而且事事都針對着史威廉，並非故意誇大其詞。他說：「史威廉這個人，我好久以來就懷疑他了，不過我從未接到任何人投訴告他的狀，他的生活神秘莫測，鬼鬼祟祟，誰也不知道他是怎樣過日子和靠什麼生活的。爲什麼他要離開他的出生地斯彼林堡搬到拉格茲來居住？爲什麼一個南普魯士的德國佬竟在馬扎兒人的國家定居？他的政治觀點是同馬扎兒人完全相反的，怎麼又在這兒住得下去？爲什麼他整日同一個男僕關在屋裏，却不准任何人進他的舊宅？我再說一次，他十分可疑，所有這一切都是極引人懷疑的！」

羅夏林上尉問道：「施局長，你打算怎樣處理這案子呢？」

施狄栢答道：「我打算對那間舊宅來一次突擊搜查，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文件，或什麼證物……」

羅醫生問：「不過要入屋搜查，可不是要總督批准才行嗎？」

「事關這件案同外國人有關，這外國人威嚇你一家，我懷疑他是否有政治目的，我相信總督會批准的，這點用不着擔心。」

我說：「總督昨晚也在場的。」

「我知道，韋先生，他已同我討論過昨晚目擊的怪事。」

醫生問：「那總督對這事有什麼高見呢？」

警察局長搖搖頭說：「他也找不出任何有充分理由的解釋。」

我說：「不過，總督大人也知道這件事情是同史威廉有關的……」

局長說：「不錯，正因此他更急於破案，好吧，請你們諸位就在我這辦公室稍候半小時，我立卽去見市長大人，相信半小時內，我能帶一份搜索史威廉住宅的入屋搜查許可證回來。」

「那太好了，局長，如果不介意，我願跟你一塊去搜索。」羅夏林上尉說道。

「上尉，適從尊意，韋先生，如果你也想去，不妨也一起走，如何？」局長同意地問。

羅醫生却說：「我不跟你們去了，這事就交由局長先生和他的手下辦吧，我急於回家去，調查完畢後，你們記得早點到我家來。」

「如果需要逮捕的話，我們在把人捕到後就拜訪府上。」局長答道，他是決心一了百了，把這宗案件了結掉。局長去見總督，醫生也同時回家去了，我和羅夏林留在局長辦公室裏等局長回來。

我們只交換了幾句話，就沉默起來了，可是我的心潮却在翻騰，這麼說來，我們可以有機會走進那間古怪的舊宅了？我們進去時會碰見史威廉嗎？如果那傢伙在場，羅夏林能控制得住自己不同他打起來嗎？

半個小時後，警察局長回來了，他帶回來了總督親自簽發的搜索令，准許他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一定要偵破這一奇案。

局長建議道：「先生們，現在請你們先走一步，我跟着就來，警員會在另一邊包圍那座房子，在二十分鐘內，我們就在那房子會齊，你們同意嗎？」

「同意！」羅夏林上尉說。

我跟羅夏林離開了市政大廈，向史威廉舊宅所在的狄奇利大街走去，我一路在想，這次搜索不知道會發現什麼呢？



我們同局長是分頭前去包圍史威廉的舊宅的，我和羅夏林上尉是沿着多瑙河前進，局長所走的方向，是穿過城北，而警員則是兩人爲伴，穿過市中心前去。

這時天氣轉陰，大團大團灰色的雲，正從東到西，在追逐着；微風中，黃色的多瑙河上，船隻在搖晃不定；一羣鶺鴒，迎着風在展翅飛翔，發出尖銳刺耳的叫聲。天並沒有下雨，但鬆軟的浮雲，正壓向大地，像要爆發出一場傾盆大雨來。城裏除了商業區，還有着大羣做生意的商人和農民在討價還價，其他街道，就極少行人了。如果局長跟我們一起走，定然會引人注目，所以我們先離開市政大廈，總之在二十分鐘內，我們就會完成包抄的任務。

羅夏林上尉一路上默不作聲，這使我很擔心，我仍在害怕如果他碰到史威廉時會控制不住自己，說不定會動起粗來的。正因此，我眞有點悔恨，其實不應該讓他參與這次搜索才對，我內心有點兒責怪警察局長，他怎麼可以讓羅夏林同史威廉兩個寃家碰頭呢。

十五分鐘後，我們到達羅醫生的住家，樓下的坐地大窗門全部緊閉，羅夫人和羅小姐住的房間，也是關着窗，這同昨晚開宴會時那種充滿生氣的情景，是多麼截然兩樣啊！羅夏林在家門前停住了脚步，他的目光掃視一下那些閉緊的百葉窗，停了好一陣，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長長地嘆息了一聲，但却不講一句話。

我們又往前走，拐了個彎，就轉入了狄奇利大街，史威廉的舊宅，就在眼前了。

在舊宅前的大門口，有一個人在漫不經心地來回踱步，他正是警察局長施狄栢，他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顯然悠然自得，我們立即迎上去同他會合，幾乎是同時，有六個便裝警探也來到了。

警察局長打了個手勢，那六個警探就在鐵閘前排成一列，他們還帶來了一個鎖匠，以防萬一不開門放我們進去時，把鎖弄開。

舊宅的窗門，也跟往常一樣關得嚴嚴的，閣樓上的窗帘也垂了下來，看去這房子像空無一人。

我對局長說：「屋裏沒有人呢。」

他冷笑一聲答道：「我們會弄清楚屋裏有沒有人的，不過如果發現屋裏沒有人，那我就奇怪了，你看左邊的那烟卤，不是在冒着烟嗎？」不錯，一縷炊烟正從屋頂上

升起。

局長說：「如果史威廉不在家，那他的僕人看來是會在家的，即使沒人，我們有入屋搜查令，就是闖進去也不成問題。」

我心中却在想，考慮到羅夏林上尉在場，我倒希望史威廉不在家，最好他離開了拉格茲，那就不致於會出什麼麻煩事了。

警察局長拉起鐵閘上的門扣，用力地敲響鐵門，然後等人從屋裏出來開門。

一分鐘過去了，沒有人出來。

他又再敲了一次門，依然沒有人應門，局長喃喃道：「屋裏的人全都聾了！」他回過身來對鎖匠說：「把鎖弄開！」

鎖匠從工具箱中挑選了一件工具，他把開鎖的小銼才一插進匙洞，閘門就毫無困難地被打開來了。

局長帶了羅夏林和我走進鐵閘，進入院子，有四個警探跟隨我們，另外有兩人留守在鐵閘門口。

走上三級石階，就是舊宅的大門，門也像鐵閘一樣，鎖得死死的。

局長用手杖敲了大門三下，屋內沒有人回答，也沒傳出任何聲響。他回過頭，向

鎖匠招手。鎖匠三脚兩步，走上前去，將一根百合匙插進鎖匙洞去，慢慢地轉動，鎖就應聲而開，這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順利。

最初，我還以爲大門會有雙重鎖，或者會有門扣，不容易打開的。如果史威廉在屋內，看見警察來，他一定擋住去路，不准他們入屋的。可是，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門一下子就推開來了。

警察局長說：「我們進去吧！」

門廊很暗，從門上的楣窗的窗花透進來的光線，把走廊照亮，另外從通向花園的另一道門的玻璃窗，也透進一點光線，但門廊仍舊幽暗，顯得陰森森的。

警察局長往走廊走了幾步大聲喝問：「有人在家嗎？」

沒有人回答，他又大聲喊了幾次，屋裏依舊沒有一點兒聲音。

不過，我們豎起耳朵，十分注意地傾聽，却聽到從一道旁門傳出了一點極輕微的聲響……可是，這也許只是我們的錯覺吧，根本沒有人回答。

局長走下走廊，我跟在他後面，羅夏林上尉跟在我身後。

一個警探留下來守着正門和石階。推開了第二道門，門外就是天井內院，從這道門我們可以看清整個內院。天井四周都是牆壁，內院裏是一片草地，只見野草叢生，

很久沒有人打理，長長的草，散亂地半枯萎地倒伏在地上。在草地四周有一道彎曲的小徑，小徑兩邊種着稠密的矮樹，在矮樹後可以看得見一些高大的樹木，它們是種在牆邊的，由於缺乏陽光，顯得死氣沉沉。

這一切都顯出，很久以來這裏就被人荒棄，根本沒有人去管理，所以院子十分荒涼。

警探搜索了整個院子，沒有發現什麼特別處，也沒看到有人，但是却發現在小徑上有新近才印上的脚印。是誰在這小徑上走過呢？四周却不見人影，爲什麼會有這些新鮮的脚印呢？這就無法解答了。

在天井四周的窗門，全都放下了百葉窗，顯示房子的主人根本不想多看這天井，只有二樓最後的一個窗子是開着的，它透進的光線是用以照亮上樓的樓梯。

警察局長評論道：「那些人進來不會很久，因爲門只是鎖上，並沒有扣上門扣，如果他們早知道我們來搜查，那他們絕不會這樣的，這次出其不意，他們可能會大吃一驚。」

「你認爲他們會知道我們來搜查嗎？」我問道，「我想不會吧？我認爲他們是上街去了，可能隨時會囘來呢。」

局長懷疑地搖搖頭，沒有囘答。

我又說：「不管怎麼說，烟卤有炊烟，那表明屋內某處地方是生了火的。」

警察局長下命令道：「立即找尋火是在哪兒！」警探立即分頭去搜索。

在肯定花園也跟天井一樣，既荒蕪又沒有人影後，我們眞找不出有人可能躲在花園裏，局長就叫我們一塊進屋去。

走廊除了通向天井的門外，還有四道門，通進四個房間，其中一個房間就在花園旁邊，有人在煮着吃的東西，那是廚房；另一道門是通向一道樓梯的，那樓梯通上二樓，然後通上閣樓。

首先搜查廚房，有一個警探把窗門打開，推開百葉窗，光線照亮了廚房。這廚房的傢具擺設簡單極了，有一個生鐵爐灶，它的烟卤通進一個入牆的壁灶，爐灶兩邊，擺着兩個碗櫃；在廚房中央，有一張飯桌、兩張椅子和兩張木頭板櫈，牆壁上掛着幾件炊具，在廚房的一角，有一個舊的掛鐘，還在「的的得得」地正常行走，鐘鉈顯示出昨晚才有人給它上過弦。在爐子裏還燒着煤塊，烟就是從這爐灶出來的。

我說：「這廚房怎麼沒有人？廚子哪兒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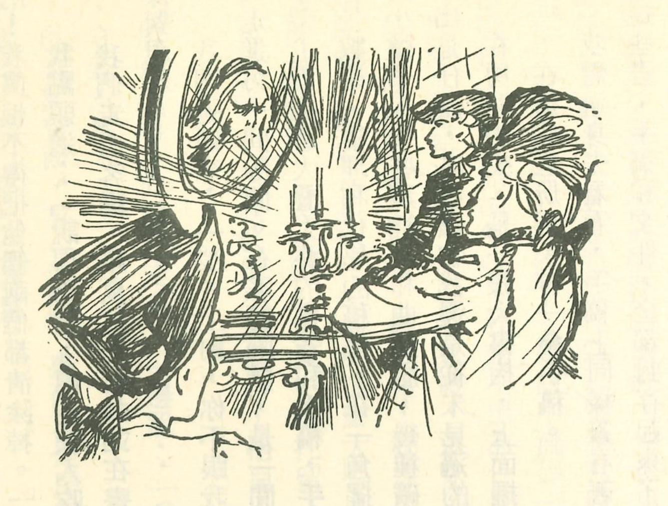
「找！」局長命令道，「房子裏準有人。」

羅夏林說：「還要搜出那厨子的主人呢。」

在樓下還有兩個房間，立即也被警探搜查過了。一間是客廳，裏面擺設的都是很舊的傢　，無疑是很古老的手工藝品，不過它們都是德國的產品，並且已經相當殘舊破損了。在火爐頭上，擺着一個裝飾性的大時辰鐘，樣子不好看，十分俗氣，它那兩支一動不動的指針和鐘面上積滿的灰塵，都表明很久沒有人去理它了。在客廳的一邊面向窗口的牆壁上，掛着一幅鑲着畫框的大油畫，畫框上鑲着一個銅牌，上面刻着：「史奧托」三個字。我們望着這幅油畫，上面有一個不知名的畫家簽名，它着色很自然，構圖很大胆，確是一幅眞正的藝術品。

羅夏林沒有把目光從那油畫挪開，我也同樣被史奧托的容貌深深吸引住，為什麼它給我這樣深的印象？是我當時的心情使然嗎？還是我不知不覺受到周圍環境氣氛的影響，所以才會這樣吃驚呢？

不管怎樣，在這間空空蕩蕩的客廳裏，那幅學者的畫像是那麼栩栩如生，簡直是像幻想出來的人物，他那巨大的頭部，頭髮蓬亂，高聳的前額，烱烱有神的雙眼，嘴唇像在哆嗦，口像要張開來說話，這使我感到這畫中的人會活過來，從畫框一躍而出，用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在大喊：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誰這麼大胆打擾我的安寧？」

雖然百葉窗關閉，但漏進一點微弱的光線，是的，根本不需要把窗門打開，在這種幽暗之中，那畫像顯得更動人，也更古怪。

局長發現史奧托同史威廉實在相像，也不禁吃了一驚。他對我說：「這幅畫像，除了年齡有所區別外，與其說是史奧托的像，倒不如說更像是他兒子的畫像呢，他們有着一樣的眼睛，一樣的額頭，在寬肩膀上，同樣都有着巨大的頭顱！」

局長嘆息一聲又說：「你看，連他們那副邪惡兇狠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樣

的！我眞恨不得把他們兩個都淸除掉。」

我點頭道：「說得不錯，眞是使人吃驚地相像。」

我們走出客廳，羅夏林上尉却站在畫像前一動不動，就像跟那畫中人面面相對一樣對視着。

我回過頭來：「喂，上尉，你不跟我們來嗎？」他才跟着走出客廳。我們從走廊又走進另一間房間。在客廳隔壁，是一間工作室，房內亂七八糟，十分凌亂。白木的書架上面擺着大叠大叠的書卷和手稿，手稿都散亂放着，並沒捆紮起來，其中大部份都是數學、物理和化學的稿件。在一角擺滿了儀器、工具、玻璃瓶和試管，一個輕便的小爐子，一些蒸餾器和曲頸瓶，幾種礦物標本，雖然我是個工程師，却有好多都認不出是什麼，有些礦物我還是從未見過的呢。

在房間中央，是一張大書枱，上面擺滿了紙張和寫字的用具，三四卷『史奧托全集』，在這些巨册旁，有一叠手稿。

我彎過身去看看，手稿上同樣簽有著名科學家的名字，那是一篇光學的論文。所有這些書、手稿和文件，全都封存起來了。

在這間房間的搜索，仍是一無所獲，我們正打算離開這間工作室，警察局長突然

看見在壁爐頭上，擺有一個形狀很古怪，裝着藍顏色東西的管狀瓶，不知道他是出於一種好奇心，還是由於偵探的敏感，他很自然地伸出手去要拿它下來看看，以便更仔細檢查它。可是，當他的手伸向那管狀瓶時，他還沒有抓到它，它就從火爐頭上跌了下來，立即在地板上打碎了。從瓶中流出一些淺黃色的液體，這液體揮發得極迅速，立卽揚起一股奇怪的氣味，我想不出有什麼東西是這樣怪味的。

房間裏立卽溢滿了嗆鼻的氣體，這味道實在難聞，我立卽掩住鼻子。

局長搖搖頭說：「嗯，眞古怪，我還未碰它，它就跌落，房間裏窗門緊閉，又沒有一絲風，難道我動作時的袖風這麼大嗎？不可能的。」

我議論道：「這無疑一定是史奧托留下的藥液，不知道又是什麼發明了。」

局長說：「這我們倒不用擔心，他兒子會有這藥液的配方的，他可以再製造更多。」

於是他轉身向房門走去，一邊說：「我們到二樓去搜查吧。」他吩咐警探留一個人，守着走廊。

在厨房對面，有一道門，裏面不是房間，而是一道有木扶手的樓梯，樓梯木板在我們脚下，發出格格的響聲。

二樓的樓梯口，有兩間房間，兩道房門並排着，門却沒有上鎖，我們只是擰擰黃銅門把，門就打開來了。

我們首先進去的那間房間，顯然是史威廉的臥室，這間睡房裏的陳設，令人覺得不像是臥室，而像一間監房，傢俱簡單極了：一張鐵床、一個床頭櫃、一個橡木衣櫥、一個銅脚的面盆架、一張短櫈、兩張椅子、一張厚天鵝絨的靠背椅；沒有床單和窗帘，所有傢具都極破舊，而且少到僅僅是必要的才有，沒一樣多餘的東西。在房間裏，沒有書籍文件，空空如也，只是床上的被亂成一團，沒有摺疊床鋪，顯而易見昨晚是有人睡過的。

局長走到洗臉盆前，仔細檢查，他留意到臉盆裏還裝着水，水面上還浮着肥皀泡沫。他對我們指出道：「一般來說嘛，洗臉水在用過之後二十四小時，肥皀泡沫就會溶解進水中，不會浮在水面，據此我認爲，他今天早上還在這兒，洗過臉，大概是洗完臉才離去的。」

我問道：「既然你認爲他今早在這兒，那他可能會回來嗎？」

「當然可能啦。」局長答道。

「如果他回來看見你的人守着門，他不會逃走嗎？」

局長說：「如果他看到我的人，那我的人也就看到他，他們已有命令在身，一發現他就將他帶進來見我，不過，我不認爲他會這樣容易肯讓人把他抓住的。」

就在這時候，我們聽到破舊的樓板發出格格的響聲，就像有人走動一樣，這奇怪的脚步聲好像是從隔壁的房間傳出來的。

從史威廉這間睡房，有一道門通向隔壁房間，我們不需要走出房門到樓梯口去打開隔壁房間的門。羅夏林比警察局長更快，兩步跳到那門邊，一掌將它推開。

可是，我們全都弄錯了，隔壁房間裏根本沒有人。

那麼脚步聲又是從哪兒傳來的呢？會不會是從三樓傳下來的？三樓實際是只有一間小閣樓，難道有人躲在小閣樓裏嗎？

我們從史威廉的睡房走進隔壁房間，那房間裏的擺設更加簡單，一個大床架，上面的床墊已經被壓平了，床上有幾張厚毛毯，一張毛織的床罩，一幅又粗又厚的帆布，一個石臉盆放在壁爐旁，幾件粗布衣服，在一個橡木櫃裏，局長發現有大量家庭用的布料。

這房間顯然是那老傭人海爾曼睡的，局長指出，史威廉房間的窗口，有時會打開來通通風，但海爾曼房間的窗則顯然是常年關閉，這點很容易就可以證實，我們只要

檢查一下那個窗門的門，就可以證明了，因爲它緊得很，而那百葉窗的鐵架子，已經生了銹，根本就不能打開。

現在，只有閣樓未曾搜查了，如果閣樓上也沒有人，那麼可以肯定史威廉和他的傭人，都已逃走，不會回來了。

我擔心地問警察局長道：「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史威廉會聽到風聲，知道要調查他呢？」

局長搖搖頭說：「不，韋先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除非他是躲在我的辦公室裏，或者是當我同市長大人商量時他在場，否則他又怎麼能知道市長簽署搜查令呢？」

「那麼，很可能是我們走進這條大街時，他看到了我們，就設法逃走掉。」

「這也可能吧，不過，他們怎樣逃呢？」

「那還不簡單嗎？從後門走出去，後邊就是一片開闊的田野了。」

「不，我還是不同意你這種分析。」局長沉思了一會說，「他們不可能有時間越過花園的圍牆，你看，那圍牆不是很高的嗎？他們如果在屋裏發現我們來搜查，才開始逃走，他們是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越過高大的圍牆的。再說，圍牆後邊並不是開闊的原野，而是城牆的護城河溝，沒有人能越過它的。」這麼說來，我的推斷完全錯了，依施狄栢局長的理論，史威廉和他的佣人是在我們到達之前，就已經離開了這間舊宅。

我們走出房間，正想從平台走上通往閣樓上去的樓梯，突然聽見下面的樓梯有人衝上來或是衝下去的聲音，幾乎是同時，聽到有人跌倒，跟着有人大聲叫痛。

我們從扶手俯身往樓梯下面望去，只見一個留守在樓梯口的警探，正跌得四脚朝天，他慢慢爬起來，揉着跌痛的腰部，還在那裏咻咻叫痛呢。

「路德維希，這……這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局長問道。那漢子回答說，他當時正站在樓梯的第二級，突然聽到有人在樓梯上奔跑的聲音，立卽急忙轉過身來，看到底是誰跑下樓來，就在這一刹那，他覺得被人打了一拳，失去平衡，就從樓梯上直跌下來了，背脊落地，跌得很痛，還把腰也扭傷了呢。

我想，大概也是踩錯了脚，一脚踏空，才跌下來的。但那警探却堅持說是有人推倒他，打了他一拳，他毫無防備會受到突襲，才會這樣跌了個倒栽葱的。

他無法解釋自己爲什麼滾下樓梯去，因爲四周只有他一個人站在那樓梯口，並沒有別的人在樓梯上衝下來打他。站在不遠的走廊上那個警探作證，根本沒看到有人從樓上走下來，只看見他在樓梯聲響了之後，才直跌下來的。

「嗯！」施局長沉思着應了一聲，就不講話了，我也覺得這事太離奇，簡直無法解釋。局長搖了搖頭，拉了我一把說：「走，別理他！」

我們就從樓梯走上閣樓去。其實閣樓只是屋頂下的那層樓，在金字形屋頂上有兩個天窗，光線就是從天窗透進來。我們一眼就可以望通全層閣樓，裏面連人影也沒有一個。

在這層樓中間有一道小扶手梯，通向房頂的一個很小的閣仔，大概是用來作觀察天文用的。這閣仔有一道小門，我們只輕輕一推，它就打開來了。

局長說：「很可能我們聽見的聲音，只是風吹動這道小門的聲響罷了，今天的風相當大，風信鷄在屋頂上轉得咯咯作響呢。」

我指出道：「但我們聽見的是人走動的脚步聲，並不是風吹動的響聲。」

「那誰在這兒走動？這兒根本連人影都沒有一個啊。」

「局長，除非他是躲在屋頂那閣仔上了。」

羅夏林一直在聽我們講話，他自己却一聲不響，這時三脚兩步跳上扶手梯，一邊喊道：「走，衝上去，抓活的！」可是當我們走上了那間小得只能容得下我們的小閣仔，却發現裏面空空如也，也是沒有人影。事實上，那只是一間很小的房間，屋頂上有一邊是玻璃窗，房間只有八平方尺，十尺高，雖有天窗，仍舊相當黑暗。

閣仔黑暗是因爲窗門掛着又厚又重的黑色毛織窗帘，一把這窗帘拉開，房間裏就光線明亮了。

我必須講明，閣仔也像這舊宅其他地方一樣，空無一人，施狄栢局長的人馬搜遍了整座房子，也找不到一個人。這次搜索可以說是毫無所獲，我們也找不出任何一點線索，對這舊宅內的神秘活動，始終一無所知。

最初我想像這閣仔是用作觀察天文，或者用來觀看星象的，那麼它一定應該裝備有諸如天文望遠鏡一類的儀器，可是我又弄錯了，閣仔裏並沒有這一類東西，全部傢俱只有一張木扶手椅和一張桌子。在桌子上擺着一堆紙，其中有一張就是我在布達佩斯看過的那份報紙，上面刋登有關於史奧托周年祭的文章。這些報紙和文件當然也被警察局長封存起來了。

很明顯，史威廉是看過這份報紙上的文章的，因爲他在上面用紅筆畫了一道一道的紅槓，還用紅墨水畫了一個紅色的十字交叉。

就在這時，我突然聽見一聲憤怒的大叫，這叫聲是既驚訝又憤怒的，原來羅夏林注意到在牆頭高處有一個架子，上面放着一個紙皮箱，他剛把它打開，從裏面取出一

件東西來。你道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羅梅娜的那頂鳳冠，它是昨晚被偷走的，現在賊贓找到啦！

這麼看來，史威廉是無法洗脫罪名的，我們已不再是僅僅推理，現在已抓到眞憑實據了，看他還能怎樣狡賴吧！不管是他或是另有其人偷竊鳳冠，現在這鳳冠却在他家閣樓搜了出來，總有一個人是犯罪的，而且這罪案無疑是根據他的利益而進行的，如果不是他親自盜竊就是在幕後指示人進行偷盜，雖然他用的是什麼樣一種方法把鳳冠偷走，還沒有辦法解釋得清，這在我們心中仍是一個疑團。可惜的是，我們只搜獲贓物，並未能人贓並獲。

羅夏林上尉氣得聲音都哆嗦起來，他憤怒地問我：「韋先生，你現在還懷疑嗎？我說過就是這個壞傢伙在搗鬼，但你還不相信，現在鳳冠找到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聳聳肩頭，實在無話可說。

施局長也默不作聲，在這件古怪的案件中，仍有很多事沒有弄清楚呢，誠然史威廉偷竊的罪名是不用懷疑了，但他用什麼手段來偷竊，我們不知道，還被蒙在鼓裏，不能作出肯定的結論。羅夏林的話是衝着我講的，我又能說什麼呢？他繼續講道：「

難道不正是這個無恥之徒當着我們馬扎兒人的面唱『仇恨頌』，用這種挑撥民族矛盾、侮辱我們愛國情操的歌曲，來搗亂婚禮，這是對我們馬扎兒人的挑釁，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錯，你們都沒看見他，但你們都是聽見了的，即使我們沒看見他，他當時確是混進了會場，至於這頂被他那罪惡的手沾汚了的鳳冠，我連它一片葉片也不讓留下！」

他說着就用力把鳳冠一扯，想把它扯爛，但施局長伸手將他攔住。

「慢着，不可意氣用事！」局長說。

羅夏林氣憤道：「還留下來幹什麼？」

局長振振有理地說：「不要忘了，這是一件證物，是在史威廉家中搜出來的，如果你這樣一時衝動，把證物毀掉，又用什麼來證明史威廉犯偷竊罪呢？我想，它可能非常有用處呢，事情還未了結啊！」

羅夏林把鳳冠交給局長，我們走下樓，再向全屋各間房間再三巡視，仍一無所獲，於是我們離開了史威廉的舊宅。

警員將舊宅大門鎖上，而且貼上了封條，這房子本來就空蕩無人，這樣一封，就顯得更加荒涼，更加陰森可怕了。

施局長派了兩個警察，守在這舊宅前，進行監視，如果發現史威廉就設法將他拘捕歸案。

我們向施局長告辭時，他吩咐我們一定要將這次搜查的事保守秘密，不可隨便講給外人聽，我們明白他這樣做是爲了更有利於偵察，就答應了他。我們分手後，羅夏林陪我一起沿着大街，步行回羅醫生的家。

我這同伴氣得滿臉赤紅，簡直無法控制得住自己，一邊走一邊罵，還揮手頓足以表示自己的憤恨。我設法叫他冷靜些，但一點效果也沒有。我內心希望，千萬別在路上碰見史威廉這個對頭，否則，羅夏林不一劍刺死他才怪呢，幸好史威廉並沒有出現，他大概已離開了拉格茲鎮，現在警方搜查和封了他的家，又擁有足以逮捕他的贓物，那他最好還是乘機溜走好些。

我說：「我親愛的夏林，我很理解你爲什麼這樣生氣，我也知道，受了這樣的侮辱，你是不肯放過對方的，一定要懲辦他，不過，你別忘記施狄栢局長要求我們保守秘密啊。」

「難道不告訴我爸爸？不告訴你弟弟嗎？他們也很急切想知道警方搜查的結果的，難道還要瞞着他們不成嗎？」

「當然，他們是很急切想知道結果的，我們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搜查時並沒找到史威廉，他可能已離開了拉格茲。」

「你不打算告訴他們已找到那鳳冠嗎？」

「嗯，看來還是把這事告訴他們好些，不過最好不要告訴你媽媽和妹妹，何必再增加她們的憂慮呢？如果我是你，我就說，那鳳冠是在你家花園的一個角落找到的，並把鳳冠交回給你妹妹。」

雖然，羅夏林對我這意見並不喜歡，但他仔細考慮，覺得還是我這辦法對頭，於是就同意了我的意見，由我去警察局向局長討回這個鳳冠，看來，局長是沒什麼理由不把鳳冠還給我們的。說心裏話，我心裏也一樣焦急，希望馬克早日同梅娜成婚，這事好一了百了。

我終於說服了馬克和夏林，依我的計策來處理這件事，也就是說盡最大努力隱瞞眞相，不讓梅娜和羅夫人知悉史威廉偷竊鳳冠這一事實，於是我設法向施局長討回鳳冠，讓馬克找機會交回給梅娜。

馬克依計行事，在傍晚時分，他離開了客廳，走進花園去散步，我們則在客廳裏聽梅娜彈琴唱歌。

過了一會，馬克走進來，站在鋼琴邊，對梅娜說：「梅娜，我親愛的梅娜，你猜我給你帶來了什麼？」梅娜看見馬克擧起的鳳冠，叫起來：「天啊，那不是我的鳳冠嗎？」她向馬克衝過去。

馬克向我看了一眼，對梅娜說：「我剛才到花園去散步，就在花園的灌木叢裏找到它，它是跌落在花園裏的。」

羅夫人懷疑地說：「這怎麼會？怎麼可能？」

羅醫生連忙把話題岔開，說道：「怎麼不可能呢？那完全是某個開玩笑的人來捉弄我們罷了，這人一定是混在客人之中，所以才會把鳳冠偷出花園藏在花叢裏的，現在眞相大白，我們可以不必再爲這些無聊的事操心了。」

梅娜眼中含着眼淚，深情而感激地望着馬克，說道：「馬克，謝謝你，親愛的，我眞感謝你呢！」說着淚水不由自主流了下來。馬克摟住她，爲她揩乾眼淚，梅娜一會兒後就破涕爲笑了。

從這事之後，接連幾天都太平無事，沒有再發生新的意外，本來被這次怪事鬧得騷亂不安的拉格茲鎭，又回復了原來的平靜，關於警方搜索史威廉的舊宅一事，一直保守秘密，不公開向羣衆透露，人們也就沒再提起史威廉這個名字啦。

現在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等馬克和梅娜舉行婚禮，一辦完了這婚禮，大局已定，史威廉再想作惡也沒辦法了。

在舉行婚禮前的這段日子，我同馬克到拉格茲四處走了一圈，欣賞田園風光，羅夏林經常陪我們一塊去遊覽。

我們每次出城，總經過史威廉那間舊宅，這間可疑的房子現在空無一人，兩個警察還在附近守望監視着它，如果史威廉一出現，警察立卽就會報告施局長，將他逮捕法辦的。

不過日子一天天過去，史威廉既沒有囘來，也沒有在拉格茲的大街上出現過。

到了二十九日，施局長告訴我，史奧托的周年祭已在二十五日舉行，地點是在斯彼林堡的墳場裏，這年的周年祭相當熱鬧，吸引了很多人去湊熱鬧，不只當地的居民，還有成千上萬從別的地方來的遊客，甚至有些是從柏林趕來參加的。

這一大羣遊客和觀衆，擠進墳場去，墳場根本容納不下這麼多人，於是出了不少意外，由於太過擁擠，有好幾個人窒息暈厥，昏倒在墳場裏，總之，使當地政府和警方傷透了腦筋，都無法維持好秩序。當然了，當地的旅館和餐室時刻都擠滿了人，生意興隆，趁這機會大大賺了一筆錢。

史奧托是個傳奇人物，他的生與死始終是個神秘的謎，迷信的人們把他奉若神明，一直在等待出現奇迹，想看看這個「人魔」從墳墓中掀開棺材蓋，活生生地走出來。如果眞有這種怪事出現，那宇宙豈不亂了套了？迷信的人却相信他是永遠不死的，如果史奧托說太陽從西方升起，在東方落下，他們也會相信的。

自然，諸如此類的奇迹根本就沒有出現，那些人是白白浪費了時間，墓石既沒有掀開，死了的科學家也沒有從棺材中爬起來。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史威廉在周年祭的慶典中出現，這是人人都看得見的，足以證明他離開了拉格茲，我只希望他別囘來就好了。

我聽到這消息之後，立卽趕快把它告訴羅夏林和馬克。雖然自從上次宴會出事，在拉格茲鎭引起不安，隨着時日消逝，人們已開始淡忘，不過，總督却仍耿耿於懷，他同我們一樣，對於鳳冠由看不見的手舉起，拿出客廳，而藏在史威廉的閣樓裏，怎樣也找不出一個合乎道理的解釋。如果有人偷東西這樣技巧高明，那問題就嚴重了，豈非國庫中的金幣也可以不翼而飛，而且找不到盜賊？當然，城裏的居民對此不會有多大關心，但總督大人却想得很多。所以，當施局長將搜查結果向總督報告時，總督對調查的結果十分重視，就不足爲奇了。自然，總督也考慮到史威廉的社會地位和羅

醫生一家所受到的威脅，他不能不果斷行事。因此，他決定採取嚴厲的措施來對付這個德國佬，至少史威廉本人犯了偷竊罪，可以作爲盜竊犯來處理，即使不是他本人偷竊，也是有爲了他的利益同謀進行偷竊活動，他是幕後指揮。如果史威廉沒有離開拉格茲，那他肯定要被逮捕法辦，一旦他被關進監獄的四面石壁之中，他就不能再威脅羅醫生一家了。但是，問題是他至今仍未被捕，還逍遙法外。正是爲了這個原故，總督在三十日把施局長召去，下面是他們的一段談話。

總督：「你聽到什麼新消息嗎？」

局長：「沒有，總督大人。」

總督：「史威廉有可能已經重返拉格茲鎮嗎？」

局長：「不可能的。」

總督：「他的家仍在監視嗎？」

局長：「日夜不停在監視着。」

總督：「我認爲有責任向布達佩斯報告這件事，我決定對這事採取行動，把它解決掉。」

局長：「史威廉一天沒有回到拉格茲，我們就一天不用擔心他，我們知道他二十

五日還在斯彼林堡。」

總督：「施狄栢局長，史威廉在斯彼林堡活動的消息我也聽說了，是眞的，不過，他也可能會企圖囘到這兒來，我們應該禁止他囘來才行。」

局長：「那就再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總督大人，由於史威廉是一個外國人，只要一紙命令，就可以將他驅逐出境的，我們對於德國佬不應客氣。」

總督：「對，應該下一道命令，不僅不准他囘到拉格茲來，而且把他趕出匈牙利，不准他在奧匈帝國境內爲非作歹。」

局長：「大人，只要我一得到這份命令，我就將它發向所有邊防警衛隊，全國警察都會通緝這個德國人的。」

於是，總督就在當場簽署了一道命令，全國通緝史威廉，不准他在奧匈繼續居留。

這些步驟，毫無疑問使羅醫生及其家庭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可是我們內心裏還是在暗暗擔憂，特別是我和羅夏林，因爲參加過史威廉家的搜查活動，而至今仍未發現到他秘密的眞相，也不明白他到底有什麼超越自然的魔力，以後還會發生什麼意外，這是難以逆料的。婚禮的日期已經迫近，用不了多久，六月一日的朝陽，就會在拉格茲的地平線上昇起，這是我們定好了的婚期。

11

由於我們事先防範，在梅娜和羅夫人面前設法避免提到史威廉這個名字，梅娜一直很愉快，這倒使我相當滿意，看來那次意外並沒在她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以爲她早已把那次意外忘掉了。

我是她未來大伯，她對我十分信任，把自己未來生活的計劃全都對我傾訴，當然這只是這個少女的理想，現實生活到底能否實現，那又是另一囘事了。她會跟馬克一塊到巴黎定居嗎？會的，不過不會立即就付諸實現，她還捨不得離開父母呢。少女的幻想，駕着夢一般的翅膀在飛翔，可是現實却並不是事事如意的。

馬克陪着梅娜時，就把什麼都忘得一乾二淨，可是當他單獨同我相對時，那種內心的恐懼就又湧上心頭了。他一直在擔心史威廉會害死梅娜，失去了梅娜，對他將會是多麼大的打擊啊。他總是問我：「哥哥，你聽到什麼新情況嗎？」

有一天，他甚至這樣問我：「哥哥，如果你聽到任何事情，不論是城裏的議論，或是施狄栢局長告訴你什麼，你千萬別瞞着我，可要……」

「可要提醒你，馬克，對嗎？你以爲我會隱瞞你嗎？不，我到目前爲止還沒聽到任何消息呢，你放心吧。」

「不管出了什麼事，我不希望你瞞我，我挺得住任何打擊的。」

「你可以放心，我絕沒有必要對你隱瞞任何事情，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現在大家都不再理會這事了，城裏很平靜，人們關心的是他們自己的事，尋歡作樂，要不就擔心市場的價格。」

「哥哥，你在開玩笑……」

「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我什麼也不怕。」但馬克的臉色却很陰沉，說道：「可是，如果那個人……他囘來了會怎樣呢？」

「哈！他可不是傻瓜，如果他一踏足在奧匈境內，他就會被警方逮捕，這點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德國也可以有出路，德國難道就沒有美人嗎？他的才能可以在德國大展宏圖，爲什麼一定要囘拉格茲呢。」

「可是，他講過的那種超自然的力量……」

「那不過是嚇唬小孩的罷了，我們是成年人，還要怕他不成？」

「你真的不相信他有超出凡人的能力嗎？」

「不信，馬克，他也不過跟我們一樣是凡夫俗子，不會有什麼超凡人的魔力的，你還是算算還有多少時間就舉行婚禮吧，不用再爲史威廉這個無賴操心了。」馬克聽了我的話，搖搖頭，心神不安。

我勸馬克道：「弟弟，你不夠理智，梅娜還比你更理智呢。」

「那是因爲她根本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

「你又知道什麼？你知道的是那個問題人物已經不在拉格茲，他再也不能回來，我們永遠也不會再碰見他的了，你明白吧？我這話還不能使你安心嗎？」

「哥哥，眞不知道怎麼說好，我有一種預感，你信不信預感呢？」

「可憐的馬克，那是無意識的！你別發愁啦，聽我的話，快回到梅娜身邊去啦，相信我這話，你在她身邊，看事物會明理些。」

「你說的不錯，我確實不應該離開她，一刻也不離開她才對。」

可憐的馬克，看着他那憂愁的樣子，眞使我傷心，更不用說聽他講話那種可憐兮兮的樣子了。至於我，我却是當主婚人的，當然得鎭定自若，把婚禮主持好，所以我盡力安慰馬克。我相信羅夏林也跟馬克一樣不安，如果說馬克回到梅娜身邊，梅娜的影響力可以使他冷靜下來，那麼我眞找不出辦法來使羅夏林安定了。羅夏林一打聽到

史威廉是在斯彼林堡，就要趕去對付他，我花了好大力氣才把他攔住。

斯彼林堡離拉格茲只有兩百里，只要四天就可以趕到，儘管他答應過羅醫生不去對付史威廉，我們的勸阻表面生效，但是他內心是不服的。有一天早上他來找我，我一看就知道他決定要到斯彼林堡去了。

我說：「羅夏林老兄，你聽我的話，千萬別去，一定不要去，因爲你根本找不着他的，我反對你離開拉格茲，這樣我們人手就更少了。」

羅夏林用一種不容反駁的語調，表示出他一旦作出決定不肯輕易再更改，還憤恨地說：「韋老兄，那壞蛋必須懲辦！」

「遲早他會得到報應的，這不用懷疑，不過不應我們自己動手，應由警方去執行。」他明知我這話是對的，但去意已決，不肯改變。

羅夏林決絕地說：「老韋，我們觀點不一致，你是說服不了我的，因爲我們兩人看問題角度不同；你不理解我家庭所受的侮辱，也不了解我們馬扎兒人的民族感情，所以你才認爲我不該親自進行報復呢！」

「不，夏林，公道自在人間，法律會懲辦他，何必你動手呢？」

「哼，如果那傢伙不回來，法律又怎樣？拿他有什麼辦法？今天早上市長簽署了

將他驅逐出境的命令，這樣就使得史威廉這惡棍不會再回到拉格茲鎮來了，旣然他不回來，我只好去找他，到斯彼林堡或他可能去的地方找他，把他幹掉。」

「好吧，好吧，我同意你的意見了，不過，至少你得等你妹妹結了婚才離去呀，再耐心等幾天吧，到時我第一個支持你去幹掉他，我甚至答應你，陪你一塊去斯彼林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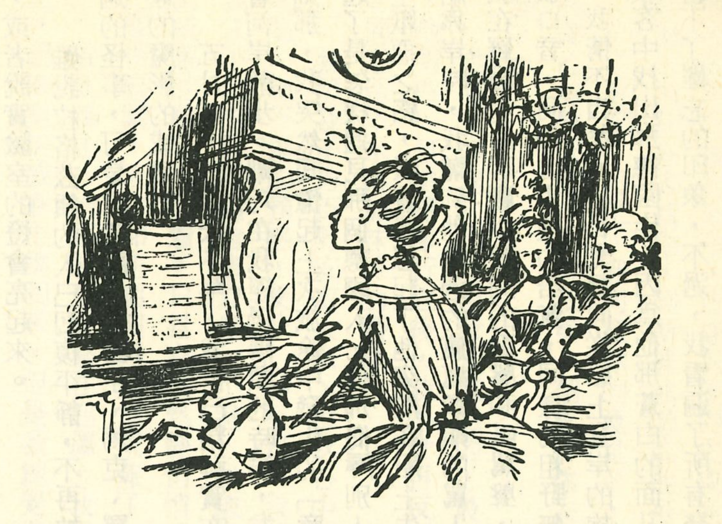
他再三考慮，也看出我是誠懇的，最後答應留下來，等梅娜和馬克成親後再動身，他明白一旦婚禮擧行之後，我不會再反對他去，而且同他一塊去的，所以他點點頭，同意留下來參加妹妹的婚禮。

雖然我千方百計安定大家，但我心中却暗暗焦急，現在離婚禮的時刻越迫近，我也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使我心神不安。我是不信神鬼的，我是個工程師，研究科學，我才不信有什麼超自然力量，不過，我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危險在迫近。我不時走到史威廉的舊宅去看看，只見它仍然靜悄悄了無人影，警察還守在那兒，門戶緊閉，窗門關得緊緊，天井和花園顯得更加荒蕪了。

在大街上，有好幾個警察在巡邏，我跟他們打了個招呼，據他們說，直到現在爲止，仍未見史威廉主僕回來，但是我總覺得靠不住，隨時都想像那舊宅的烟囱會冒烟，或者說實驗室的燈會亮起來。

雖說拉格茲鎭的人已回復平靜，不再被最初的意外嚇得失魂落魄，也不再提發生過的怪事，可是說實話，羅醫生、馬克、羅夏林和我却眞的心事重重，時刻感到史威廉的魔影的威脅。

五月三十日那天下午，我自己精神實在太過緊張，就跑到多瑙河畔去散散心，沿着河岸散步。剛巧在我經過碼頭的時候，有一艘渡船靠岸，它是從上遊駛來的。這一刹那，我突然回憶起上次旅途中發生的「意外」，現在記憶起來，更加清楚了。我記起了是怎樣遇見那個德國人，他那侮辱別人的傲慢態度，我從第一眼看見他就油然而生厭惡之感，跟着我想起了他突然在船上失踪，不知是上了岸還是到哪兒去了，但在船靠岸時，我聽到他說過的瘋瘋顚顚的罵人話，對，現在可以肯定是他講這些話的，我在羅醫生的客廳中聽到的歌聲和叫駡聲，不正是船上那德國人的聲音嗎？同樣的條頓口音，同樣自大狂的語氣，同樣的粗野無禮，而且同樣的目中無人。一想起這一切，我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掃向從船上登岸的旅客，一個一個留意觀察他們，我想在這些旅客中找出那德國佬，因爲他那蒼白的面孔、古怪的眼神和魔鬼般的表情在我心中已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不過，我看遍了所有登岸的人，却沒發現他。



當天六點，我跟往常一樣，到羅醫生家去吃飯，羅夫人顯得精神好多了，甚至已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至於我那弟弟，有梅娜在身邊就什麼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了，再過兩天，梅娜就成爲他的妻子，就是羅夏林上尉，也顯得鎮定得多，雖然內心他還是跟我一樣在暗暗擔心。我在晚飯時，千方百計找話題，好使大家有點生氣，我正坐在梅娜身邊，她是全晚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嬌媚動人，我在羅家一直呆到很晚才走。

梅娜也不用我邀請，就坐到琴邊，我們一塊唱了好多首馬扎兒的民歌，有些是匈牙利古老的歌曲，我們唱了那麼多，就像要用歌聲冲洗掉那晚『仇恨頌』可憎的歌聲的影響。因爲至今那種仇恨的歌聲仍猶在耳，只會使人憤慨和不愉快。

當晚要告辭時，梅娜微微一笑，提醒我說：「韋先生，可別忘了明天……」

「忘記？忘記什麼？小姐。」我假裝聽不明白。

「別忘了到市長那兒去取得批准書，明天是邀請總督參加婚禮的日子啊。」

「對，那當然忘不了的，明天我會辦妥的。」

「還有，你是你弟弟的證婚人呢！」

「你提醒我可對極了，梅娜小姐，我眞忘了我是證婚人了呢。」

「你這樣善忘我一點也不驚奇，最近你實在有點心不在焉。」

「那我就請原諒了，不過明天我不會再這樣了，我向你保證，馬克到底是我弟弟嘛。」

「明天四點正，記住啊！」

「四點嗎？梅娜小姐，我還以爲是五點半呢，幸好你提醒我，否則我就有大罪了，不過你不用擔心，我三點五十分，提早十分鐘就到那兒恭候。」

「晚安，韋先生，很快我就要稱你哥哥了。」

「晚安，梅娜小姐，晚安！」

第二天一早，馬克要拜訪好幾家人家，我認爲他已回復鎭定，就讓他一個人單獨去了。爲了弄清史威廉是否已回拉格茲，我特意到警局去，立卽就被施局長接見了。我問他有沒有史威廉的消息。他告訴我說：「沒有，韋先生，你可以放心，這人並不在拉格茲。」

「那他還在斯彼林堡嗎？」

「我只能說，四天前他還在斯彼林堡，但是今天他在何處我却說不上。」

我問：「局長，你曾經注意過他的行踪嗎？」

施局長說：「不錯，德國警方捎來了一封信，證實他四天前是在斯彼林堡的。」

「那倒使人放心些。」

「可我覺得這事實在太煩人了，韋先生，這個人魔，把他叫作人魔是沒錯的，看來還不打算越過國境呢。」

「施局長，這不就好了嗎？」

「對你來說自然是好啦，但我站在警察的立場，不能親手抓住這個傢伙，把他關進牢裏，總覺得很內疚，嗯，也許以後總有一天會把這魔鬼抓住。」

「噢，過了婚禮之後，你想什麼時候抓他都好，施局長，我祝你好運，能把這惡徒抓到歸案。」在再三表達謝意之後，我告辭離去。

當天下午四點，我們全都在羅醫生家聚齊，兩輛馬車在街口等着，一輛是梅娜她父母和紐曼法官坐的；另一輛是羅夏林、馬克、我和羅夏林一位同僚亞姆格特中尉坐的，主婚人是總督大人，羅夏林和紐曼是新娘一方的證婚人，我和亞姆格特是馬克的證婚人。羅夏林解釋說，按匈牙利的習俗，當天還不是大禮，而是舉行儀式，眞正的婚禮是要在明天。要等總督簽署了官方的婚約文書，明天才能在教堂舉行婚禮。而在教堂舉行大禮之前，這對訂了婚的夫妻，還不能算正式夫婦，如果在這之前出現障礙，或一方悔婚，猶可及時停止的。其實在法國的婚姻習俗，也有相類似的風習，領導人物諸如族長、市長、省長、總督，都把自己視作子民之父母，而拉格茲鎭保留這種習俗至今，仍把總督的批准作爲最高的權威，當然總督作月老，是很少有人敢橫加干涉，不准人結婚的，除非那人被發現犯重婚罪，或有人提出足夠的證據，否則市長都是成人之美，願有情人終成眷屬的。

新人都穿上最時髦而華麗的服裝，梅娜小姐披着很迷人的紗袍，那紗的嫁衣也是按匈牙利的服式縫製的，顯出她動人的身材。羅夫人的化粧很簡單，但却雍容華貴，表面看去是很普通的服飾，但其實相當昂貴，至於馬克，自然穿上禮服，我和法官、

羅醫生也打扮一番，穿上燕尾禮服，羅夏林和亞姆格特是軍人，則穿上全套軍裝，這一切顯得場面很莊重。在街上有一些人在看熱鬧，等新郎新娘出來上車，好一瞻新人的容貌，這些人大部份都是當地的青年男女，特別是姑娘們，她們對婚禮總是切望的，她們的目光是那麼興奮和羨慕。當然，明天大禮時，教堂會圍着更多看熱鬧的市民，參加婚禮的還有當地名流，因爲羅醫生是個全國出名的醫生，嫁女兒那有不熱鬧的？我們上的馬車，駛離大街，直往市長的官邸馳去。一路上，在廣場和街上，都有人在圍觀，甚至有人圍在市長官邸前，想看熱鬧，也許最近的意外，還在人們心中留下印象，希望會有新的意外出現，好興奮一番，對於這些好事的人眞沒辦法，由他們去吧。

馬車駛進了官邸的大院，停在石階下，一會兒，羅醫生扶着梅娜下車，紐曼法官則陪同羅夫人，走上石階，我和馬克、夏林、亞姆格特也下了車，走進了四周都是落地玻璃窗和掛着名貴油畫的市政大廳，在中央擺着的一張大桌子，有着兩籃鮮花。羅醫生和夫人按禮節，由要結婚的一對年輕人拉椅，讓他們坐在兩邊，在他們後面就是我們這四個證婚人，紐曼法官和夏林在左，我和亞姆格特在右。司儀宣佈總督駕到時，在場的人們全體起立迎接他，總督坐在正中對着大家的座位上向羅醫生問明他們是否同意將女兒嫁給韋馬克，因爲馬克不是匈牙利人，所以總督要有一個明確的答覆。

羅醫生夫婦表示贊同這份婚事之後，總督就開始問那一對新人了，當然這類問題是極普通平凡的。

總督問：「韋馬克先生，你發誓娶羅梅娜小姐爲妻嗎？」

「我發誓。」我弟弟答道，這句話是事先敎定的。

「羅梅娜小姐，你發誓嫁給韋馬克先生，把他當作丈夫嗎？」

「我發誓。」梅娜也照樣答道。於是總督大聲宣佈：「我以國皇陛下的名義，身爲拉格茲總督，莊嚴宣佈批准韋馬克先生和羅梅娜小姐的婚事，根據我們的意願，指定明天正式擧行大婚，地點就在本城的大教堂。」

一切都很正常，十分順利，雖然我一直擔心大家在婚約上簽署，它會不會又被撕成碎片，不過這樣的事並沒發生。

肯定史威廉是在斯彼林堡，他在那兒可以滿足他那種德國人的狂妄自大，不會來干涉馬克的婚事，這眞是大幸。不過，卽使他是在拉格茲，現在他也無能爲力了，這椿婚事已經合法地批准，得到官方正式承認了。現在梅娜除了成爲韋馬克夫人外，就是誰也不能嫁了，按照匈牙利法律，這樣經過官方批准的婚約，是不准反悔，也不准棄約的。史威廉再也沒有辦法破壞這宗婚事了。

12

六月一日，這是我們大家盼望的日子，我們等得如此不耐煩，好像它永遠也不會來臨似的！但終於等到這一天了，日盼夜盼，它雖然姍姍來遲，終算來到啦。

再過幾個鐘頭，我們就要到拉格茲鎮的大教堂，舉行宗教儀式的婚禮，使這已經合法化的婚禮得以完成，雖然前一段時間出了點意外，但經過市長正式批准，這一切疑慮都成過去，我們不必再擔心了，這也許是我們樂得太早了吧？

當天我一大清早就起了床，再也睡不着了，但馬克比我起得更早，我還未穿好衣服，他已從隔壁房間走進來了。

他已打扮成一個新郎模樣，容光煥發，今天是他大喜之日，任何陰影也掩蓋不了他那洋溢的歡樂之情，他抱住我，我也親切地拉住他的手，我這作哥哥的把這弟弟一手撫養成人，現在他成家立室，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了，我不由自主熱淚縱橫，馬克也動了感情，他低聲說：「哥哥，我的親哥哥，我真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對，是你一手把我拉扯大，現在我要結婚了，你應該高興，不應該流淚。」

我說：「我這是高興得流眼淚，也許我太感情用事了，看見你成家立室，我怎能不高興呢？雖然爹媽早死我們相依為命，現在你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這哥哥可以告慰於已死的爹媽，假如他們還活到今天，該會多高興啊！」

馬克不好意思地說：「哥，梅娜要我提醒你別忘了……」

我笑起來：「別忘了今天是大喜日子，對嗎？嗯，你可以告訴她，我一定會按時拜會總督，也不會錯過趕到教堂的時刻的。昨天我已把錶校準了，不過馬克啊，你可不能讓他們等着！他們沒有你是不行的，你不在場他們會很着急，新郎嘛，你是必不可少的！」

於是他先到羅家去，我趕緊打扮，雖然我穿戴停當，才不過是早晨九點，離婚禮還有好幾個鐘頭呢。我們先在羅醫生家碰頭，因為馬車是從那兒出發的，由於我一早就去，大家都興高采烈，新娘子對我嫵媚地微笑了一下，表示我守信提早趕到。客人一個接一個到達，那就不用贅述了，所有參加大婚典禮的賓客，都盛裝前來，羅夏林和亞姆格特不只穿全套軍裝，而且還戴上所有勛章，實在隆重其事。

羅梅娜小姐，不，現在應該稱她韋馬克夫人才對，雖然還未在教堂行禮，也未正式經宗教核准，也還未入洞房，但昨天已由官方正式批准，早已是夫妻關係的了。她

今天全身穿白，長長的嫁衣，如水一樣柔滑的白紗，繡着橙花的點子，按匈牙利民族服飾，可算是少見的美麗的嫁衣了。她頭上戴起了那華麗的鳳冠，鳳冠下是長長的白紗，一披至地，她手腕上戴上了新娘的花環。那鳳冠就是被史威廉偷走，又由馬克裝作在花園裏尋回的那個，要知道匈牙利習慣，新娘只能戴一個鳳冠，不准換另一個的。

當她由母親伴同走進客廳來時，她向我走過來，向我伸出手，我熱情地握住它，只見她目光閃閃，說道：「我眞高興，現在能稱你作哥哥了，因爲你已成了我的大伯！」

羅家上下都快樂無比，大家都把過去幾天弄得大家心情不安的怪事，忘得一乾二淨，說實在話，早幾天我們經受的痛苦是多麼令人心焦，但現在一切都已成爲過去。只有羅夏林還耿耿於懷，看來他還忘不了那種對他妹妹、對他家庭，特別對他民族的侮辱，他握住我的手時說了句：「好了，我們不必再去想那事了。」其實這句話正透露出他的心聲。他還在想着如何向德國佬報復呢。我先去約同總督，大約是十點左右，大家就動身到教堂去了，總督和拉格茲幾乎所有馬扎兒的知名人士，都趕到大教堂去參加這一盛會。這天的計劃是在教堂舉行婚禮之後，回家午餐，參加宴會的共有五十家人客；晚上舉行的盛大舞會，已發了兩百多張請帖。馬車也還是按昨天那樣分配，前面一輛是新娘和羅醫生夫婦以及紐曼法官，第二輛是馬克和我們這三個證婚人。回程時，自然坐法改變，馬克和梅娜這對新人已成夫妻，同坐一輛馬車，而其他人就坐另一輛馬車了。我們十點整離開羅家，向教堂進發。

天氣晴朗，陽光明媚，人羣湧向大教堂，想一睹這次盛大婚禮的風光，所有的目光都望向走在前頭的那輛馬車，艷羨的讚美大部份都集中在漂亮的新娘子身上，當然新郎馬克也被人們認爲是個幸運的天之驕子，能配上這位匈牙利出色的美人。

一路上，兩旁房子的窗戶都打開，人們探出頭來，處處都是笑靨，到處都是一片恭喜之聲，多到無法計算了。我心裏這麼想，也就大聲講了出來：「我將永遠記住這城市，那將是幸福和愉快的回憶。」

我身旁的阿姆格特中尉應道：「韋先生，我們匈牙利人也以同你們法國人結成親家爲榮，他們都熱愛法國，人們都很高興羅醫生家有一個法國人當女婿呢。」當我們到達廣場時，馬車走得越來越慢了，人羣是那麼擠擁，行進相當困難。

從大教堂的塔樓，傳出歡樂的鐘聲，東風傳送，同聖米曹教堂歡樂的唱詩班宏亮的歌聲和管風琴聲混成一片，整個城市有如節日一般，充滿了歡樂氣氛。十點剛過五分鐘，我們的馬車駛到大教堂正門的石階前，教堂的大門早已打開。

羅醫生首先下車，跟着是他的女兒，她挽着羅醫生的手臂，紐曼大法官扶羅夫人下車。跟着，我們就隨着馬克下車，跟隨大羣觀禮的貴賓，一起步入教堂。

就在這一刻，教堂的管風琴奏起莊嚴的婚禮進行曲，唱詩班也唱出和諧的歌聲，伴着大家進入這神聖的建築物。

馬克和梅娜步向祭壇前那兩張並排的椅子，跟在他們後面是父母和證婚人，各就各位。

教堂裏已坐滿了人，當中有總督和政府部門的主要官員、羅家的親朋戚友、城內工商業的巨子；仕女們都穿着最華麗的衣服，幾乎教堂裏沒有一個坐位是空的，市民還是擠進來，希望能看到婚禮的風采。

在教堂中，現在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興奮激動，即使在他們之中有人心中剎那間記起那些曾使全城擾亂的怪事，但他也不可能會想像得到這時刻還會出現怪事。那種怪事是屬於邪惡的干擾，在教堂這神聖的地方，是不應再重現的，難道那魔鬼的力量在教堂的門檻還不消失嗎？在唱詩班的右方，開始有人走動，人羣讓開了路，讓大主教走進來，主教後面是執事和副執事及執禮杖的人和合唱班的孩子們。

主教在祭壇前停住腳步，俯首致敬，開始主持婚禮。梅娜跪在祭壇前的一個跪墊上，態度虔誠地低下頭來，馬克站在她身旁，目光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她。今天的天氣特別好，陽光通過嵌着七彩玻璃的窗花透進來，把禮堂照得很明亮。

主教站在梅娜和馬克面前，莊嚴地問候他們，他的聲音很弱，因爲他已經年紀老邁，頭髮蒼白，但他講的每一句話，字字都直通梅娜的心靈。他首先稱讚梅娜的家庭是個道德高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家，他祝福這次婚姻，認爲這婚姻使一家法國人和一家匈牙利人結成姻親，是一件好事。他最後祝願上天保佑他們。接着，祭壇後升起一片和諧的歌聲，由一隊絃樂隊伴奏着，一個在馬扎兒社會非常出名的男中音，開始唱奉獻讚歌。馬克扶起梅娜，步向祭壇前，副執事接受了他們慷慨的捐獻，他們又回到原來的座位上去，這時梅娜容光煥發，美艷奪目，幸福的光芒四射！接着爲病人窮人收集捐獻的人，到各座位去收取捐獻，這時四處響起了移動坐椅和衣褶的沙沙聲，年輕的姑娘們都把錢放進捐獻袋去。最後大主教由兩個助手陪伴，向馬克和梅娜走去，停在他們的跟前。這時，全教堂靜得不得了，婚禮儀式要舉行了。

大主教以顫抖的聲音，開始講話，雖然他聲音不高，但全教堂非常肅靜，每一個人都聽得清他每一句話。他問：「韋馬克，你願意娶羅梅娜爲妻嗎？」

「願意。」我弟弟答道。

「羅梅娜，你願意嫁給韋馬克，以他爲夫嗎？」

「願意。」梅娜的聲音像一聲嘆息。

主敎口中唸唸有詞，接過我弟弟交給他的結婚戒指，祝福了它們，然後彎下身，把其中一隻戴到新娘的手指上……

就在這時，突然響起了一聲喊叫，一聲憤怒瘋狂的怒叫。

下面出現的事，不只我一個人目睹，上千人也同時看見：執事和副執事被向後推倒，就像受到某種力量的突然打擊似的，主敎的口在哆嗦，他的臉變得很痛苦，眼中顯出一種恐怖的神色，像在跟一個肉眼看不見的鬼魂搏鬥，當然最後這個老人倒下來了……

緊接着，這一切事一件接一件，以雷霆閃電的速度連續發生，沒有人有時間去進行干預，甚至還不明白到底是什麼原因，這時候，我的弟弟馬克和他的妻子梅娜，突然被看不見的力量推倒在地……

跟着，結婚戒指被扔得飛上了天空，其中一枚很厲害地擊中了我的臉……

就在這一刻，我聽見了，上千個在場的人也都聽見了，有一個使人恐怖的聲音在喊叫出下面的話：「這兩個人結婚了！我咒死他們！」這聲音誰都聽得出是史威廉絕

望的嗥叫。這詛咒就像在我們附近發出，但是誰也看不見這個瘋狂的德國佬。

人羣發出一陣驚叫，接着是一陣恐怖的叫喊，梅娜這時站起身來，發出一聲傷心的慘叫，失去知覺，倒在嚇壞了的馬克懷裏，馬克臉色發白，緊緊抱住暈倒了的新娘，不知所措。

13

我們目擊了在教堂中發生的奇怪現象，它同過去在羅醫生家出現的怪事，都是史威廉一手造成的。一點不錯，是他一個人造成的，一切都歸罪於他。

過去我不是把這種現象解釋爲一種障眼的戲法嗎？不，現在我得出否定的結論了，不論是在教堂裏搗亂婚禮，抑或是偷取鳳冠，並非單純是耍戲法所能辦得到的。

從這時起，我嚴肅地考慮到這樣一種念頭，就是這個德國瘋子，準是從他那科學家父親那兒繼承了某種科學的秘密，某種尚未爲人所知的發明，能使他具有隱身的能力……除此以外，還會是什麼呢？而且爲什麼不可能呢？

某種光線可能具有一種透明不透明物體的能力，使得那種物質好像是透明的，這不可能嗎？可是我這種想法却得不出結果，這令我十分迷惑，也許這全是我胡思亂想吧？我不敢把這種想法告訴給任何人。

我們在梅娜還沒恢復知覺時，就把她帶回家去。馬克由羅夏林陪同，把她抱上樓，讓她躺在自己睡房的床上。羅醫生千方百計來治療她，但她却一直昏迷不醒。她一

動不動，不省人事，雖然仍有呼吸，仍然活着。我心中仍舊感謝上天，她雖然受過這麼多驚嚇，但這最近一次感情上的創傷，却是可能使她死去的。

羅醫生很多同行都趕來幫助治療，他們圍在梅娜床邊，她却面如蠟色，雙目緊閉，毫無生氣，只有她的心跳和她呼吸，還說明她還未死，不過看來得救的希望甚微了。她的呼吸，微得像一聲微嘆，這一聲微嘆好像顯示一切活動正在死亡！馬克握着她的手，他哭了，他喊她：「梅娜！梅娜！你醒醒吧，梅娜！」

羅夫人也在抽泣着說：「孩子，我在這兒，你媽在你身邊！」他們的哭聲叫聲眞令人心酸。梅娜却沒睜開雙眼，她根本聽不到它們呢！

經過醫生們用最猛的藥物治療後，有一陣似乎梅娜要甦醒了……她的雙唇噏動，發出一些難懂的聲音，沒有辦法聽清她要講的是什麼意思。她的手指在馬克的手中顫抖起來，雙眼微微張開。可是，在那半開的眼簾下，是多麼空白茫然的眼神啊，那目光是失去了任何意義的！

馬克是個畫家。他一看那眼神，就心中明白，他突然往後一跳，大叫一聲：「瘋啦！天啊！她瘋啦！」

我衝上前去，把他摟住，我怕他也會失去理性呢！

醫生們幫忙我將他從梅娜床邊拉開，將他送進另一個房間，又開始同馬克這種傷心欲絕的精神崩潰作鬥爭，這種危機的結果很可能會使這敏感的藝術家致命的！

這齣戲怎麼了結呢？我眞不敢去設想將會是個什麼收場了，我們敢企望隨着時間逝去，梅娜會恢復理性，能戰勝這種致命的絕望嗎？如果是這樣，那現在這種只是暫時性因受刺激而瘋狂，是會好的吧？

當羅夏林上尉與我兩人單獨相處時，他說：「我們一定得制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

制止？這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史威廉已回到了拉格茲鎭，我們不用再懷疑，正是他這惡棍造成這一悲劇的。可是，我們又到哪兒去找他呢？我們又怎樣捉得到這肉眼看不見的人呢？再說，這一切怪事在城中造成了什麼印象？人們會對這一切接受一個自然的解釋嗎？這兒不是法國，不是巴黎，而是匈牙利的一個市鎭，因此事情大不相同。我早已說過，匈牙利這地區的人還很迷信，特別是未受過教育的人們，還信神信鬼而不信科學，他們根本不會相信這一些怪事是人爲的，而相信是鬼怪，是魔鬼作怪，他們早已被嚇得失魂落魄，認爲史威廉是魔王呢。

對受過一定教育的人解釋說，史威廉這些惡行，只是藉着某種物理或化學發明的

結果而做出來的，也許還會有人相信，但對於城中的老百姓，根本誰都不肯聽，更談不上相信你了。

過去一段時間，總督簽發逮捕令和驅逐令，一直是未公開讓市民知悉的，現在已不必再隱瞞了，經過大教堂中的惡行之後，全城人人都知道是史威廉幹的了。從第二天起，全城鬧得滿城風雨，人們對一連串的怪事議論紛紛，而且不斷出現新的麻煩，每家人一提到史威廉這名字，就認爲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加上平日他不同人來往，整天關在自己的舊宅中，鬼鬼祟祟，所以都認爲他一定是魔鬼化身。過去對於老科學家史奧托的迷信，現在化作對史威廉的一種憎恨和恐懼。上千人親耳聽見他的聲音，看到教堂裏的怪事，親眼看見主教被握住咽喉，癱倒在地，他們這種驚訝，有增無減，大多數市民都無法接納一種對於這些不可思議現象的解釋，而且由於傷害了他們宗教和民族的感情，他們已不再單純迷信，而開始對這德國人仇恨起來了。

總督考慮到民情，要求警察局長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破案，由於羣情洶湧，衝到史威廉的舊宅，要闖進去搗毀它，市長不能不下令對這舊宅嚴加保護，不准市民衝入。在這段時間，我的想法越來越有進展，現在我極嚴肅地考慮到一個假設，最初我自己也加以否定，認爲這種假設是自己胡思亂想，後來這種假設越來越在我思想中形



成，那就是一個人能夠有辦法使自己隱身。這種假設乍聽起來確實是無稽之談，這不像是民間故事中那個牧童得到隱身戒指，戴上就誰也看不見，脫下就現出原形一樣嗎？假使眞是這樣，如果這假設成立，那豈不是整個社會的秩序會受到危害，個人的安全毫無保障了嗎？

難道史威廉眞的會隱身術嗎？

史威廉從斯彼林堡回到拉格茲鎭而無人看見他，那麼又有什麼東西能阻止他不繼續在拉格茲鎭裏活動呢！我們根本無法肯定他的存在。另一個使我更爲不安的原因，就是看來他承繼了父親這種隱身法，並不只守秘密一人使用，他的僕人海爾曼看來也使用它，那麼還會有別的人利用這種隱身法來爲他的利益或他們的利益活動嗎？

現在怎樣能防止他們走進別人的家中去呢？他們高興什麼時候，隨時隨地都可以闖進去，侵犯別人的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了，這樣家庭生活的隱秘不是被摧毀了嗎？一個人在家中他亦無法肯定自己是否只有一個人，卽使是悄悄話，也可能被人偷聽，就是夜裏上床，誰敢說不會有人闖進來看着你同妻子親熱呢？就是在大街上，被看不見的人跟踪，這你想逃也逃不了，他可以把你置於監視之下，要怎樣炮製你都可以啦！他可以非常輕而易舉地襲擊你，使你防不勝防！也無從防範呢！這樣一來，整個社會豈不大亂了？於是我回想起在市集同羅夏林目擊的那件事，那個農民被看不見的人粗暴推倒，當時他說是被人打了一下，推倒在地，沒有人信他，現在看來他講的是眞話，他可能是被史威廉，或者是海爾曼打倒，甚至還可能另有其人，總之這一事實使我明白，現在無論我走到何處，都可能碰到一個或多個看不見的對手了。別的事跟着也紛紛湧現在我的回憶中，例如教堂的告示被撕毀，在我們搜查舊宅時聽見的脚步聲，那管狀瓶在施局長還未碰到之前就突然跌碎，這一切不正說明史威廉，很可能連海爾曼，當時都在屋內嗎？他根本沒有離開拉格茲，睡房那洗面盆上的肥皂泡沫和廚房灶內的火，都能解釋得通了。對，在搜索期間，他們根本就在屋裏，這就可以解釋清

楚爲什麼那名警探在樓梯被撞跌了。

現在我心中，很多過去大惑不解的事，已漸趨明朗化了，我們搜查舊宅，是突擊搜查，史威廉事前一定未預料到我們會這樣做，他和他的佣人是吃了一驚，他們匆匆逃走，所以才會把警員從樓梯上直撞下來；至於我們在小閣樓找到了那個鳳冠，這只說明史威廉被我們這一次突擊，弄得手足無措，來不及把它另行秘密收藏起來罷了。

我過去乘搭「陶洛賽」號沿多瑙河而下時所經歷的奇異感受，現在也可以加以解釋了，那個我以爲上了岸的德國佬，實際仍留在船上，監視着我的一舉一動，只是由於他隱身，所以沒有人看得見他。

我認爲，他能夠很迅速地隱形，簡直像一個魔術師，可以隨時隱身，隨時現形，並且，他還不只將肉體隱去，連身上穿的衣物，也能使之隱形。不過，他隱身後手中拿的東西，却是不會隱形的，因爲我們已經見到，他撕爛花球，偷走鳳冠，鳳冠像凌空飛起，穿過大廳，我們看不見偷它的人，但鳳冠却看得一清二楚。再說，他偷走結婚戒指，怒向人羣扔去，戒指也沒有因他接觸而隱走，所以可以肯定，他只能將附着在他肉體上的衣物隱去。隱身，並不是一種魔術，我們只能以物質不滅的定理來解釋，他只不過是將這一種物質變成透明，但物質本身並未消失，只是肉眼無法看見而已

。很顯然，史威廉有某種藥物的配方，他製成這種隱身藥，方便得像喝藥水一樣，對，一定是一種隱身藥水。什麼藥水呢？毫無疑問，就是當局長伸手要拿，立即就從壁爐頭跌下來，打破成碎片的玻璃瓶盛着的藥液。

這種藥液的配方是怎樣的呢？這就是我們一無所知而又急需知道的，不過，很可能我們永遠也無法獲知！因爲史威廉絕不肯公開他的配方的。像他這樣一種性格的人，斷不會將秘密公諸於世。

史威廉這個人，目前已經隱形，我們無法看得見他，那豈不是沒有可能抓到他了嗎？

我又想到一個問題，如果說史威廉隱去形狀，我們肉眼看不見他，但是我們能夠觸摸得到他嗎？

他的物質形狀是隱形了，但他的肉體實質依然存在，仍然是有三度空間的立體的，他的高度、長度、深度仍不會因藥液而消失，他仍然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像普通人一樣的。他能隱身，但並非連肉體也消失掉，如果連肉體也變成不可觸摸，那眞成了鬼了，不！我們並非在對付一個鬼魂，而是對付一個看不見的惡徒，那麼我們只有從接觸其肉體實質這方面入手去對抗他。

如果我們有辦法碰到機會抓住他的手臂，抓住他的雙腿，抓住他的頭，那麼，即使我們看不見他，仍然能逮住他，儘管他有力量有能耐，但一旦把他關進牢裏，他也無法穿過監獄的牆壁逃走出來的。

當然講是那麼容易，可做起來却困難重重，理論上是對的，但實踐起來就完全是兩碼事了。目前我們所處的形勢極不利，史威廉看得見我們，我們却看不見他。公共的安全已沒有一點兒保障了，從此我們得生活在一種警惕、恐懼的迷霧中，永遠也不能有安全之感。

不論是在戶內或是戶外，白天還是黑夜，房間裏一點最輕微的聲音，樓板的咯吱一響，風吹動百葉窗，樓頂的風信鷄嘎嘎轉動，蟲鳴鳥啼，門窗透進的風聲，一切一切，都會使人心生懷疑，疑神疑鬼。每日的日常生活，不論是吃飯、談天，或是夜裏睡覺（假如還可能睡得着覺的話），我們無時無刻都要懷疑有人會溜進屋內，也許是史威廉，也許是別的人，誰知道他是不是在監視我們的活動，偷聽着我們每一句話，最後，甚至還刺探到各個家庭最隱私的秘密呢！

羅醫生和羅夏林上尉認爲史威廉這個德國佬已經離開了拉格茲鎮到斯彼林堡去了，總督和警察局長當時也持這種見解，但誰又會想到史威廉會這樣突然襲擊婚禮呢？

我想，如果史威廉在總督簽署婚約時未曾搗亂，那他是還沒有從斯彼林堡回來，所以聽說婚禮要在教堂舉行，就勃然大怒，於是搗亂婚禮。他決不會就此罷休的。若是梅娜恢復了理智，他會不再進行干預婚事嗎？爲什麼他對羅家這樣深仇大恨，要弄到他們家散人亡才滿足呢？在大教堂中他又一再地發出那毒咒的威脅，他會從此收手嗎？

不，最後的打擊還未來臨呢！當我們想到這個人不擇手段地報復時，不由得使人胆戰心驚了。誠然，雖然羅家日夜都受保護監視，但警察是阻止不了一個看不見的隱身人魔闖進屋裏來的，一旦讓他闖進屋裏來，他豈不是可以爲所欲爲了嗎？

我們是信科學的人，心情尚且會這樣緊張，那些本來就迷信的人，他們的驚惶萬狀，那是可以理解的。

有辦法改變這種局勢嗎？我看不出來，我承認還想不到一個妥善的辦法，即使馬克和梅娜離去，也改變不了任何東西的。既然沒有對付隱身人魔的辦法，那逃到哪兒他還會不跟踪到哪兒去嗎？況且梅娜目前的健康狀態，根本不許可她離開拉格茲的。

我們這個可怕的隱身的敵人，現在在哪兒呢？如果不是一連串的事，他接二連三地對我們進行打擊，那我們確是無法肯定，無法知道他仍混在人們當中。這一連串的

打擊，將我們的絕望帶到了頂點，自大教堂中的悲劇發生後，兩整天過去了，但梅娜的健康却毫無康復的迹象，她仍困纏病榻，介於生與死之間，並未清醒過來。六月四日，新的打擊又降臨到我們頭上來了。

午飯後，羅醫生一家人，包括我和我弟弟，他已是羅家的女婿了，聚在客廳中，正在興奮地討論應採取什麼步驟來防止這個魔頭的進襲，突然一陣魔鬼般邪惡的笑聲，在我們耳邊響了起來。

我們全都驚跳起來，馬克和夏林氣得發狂，一躍而起，向笑聲發出的方向奔去。但他們只走了幾步，就停住了。

一切都只在兩秒鐘內發生，在這兩秒鐘內，我看見一下閃光，那是刀光一閃，騰空而來一柄利刀，向馬克猛刺，馬克立時中刀顛仆，夏林僅來得及把他抱住……

我衝過去援助，就在這時，那我們早已熟悉的聲音，以深仇大恨的語氣講話了：「羅梅娜永遠不得嫁給韋馬克，永遠也不會成爲他的妻子，永遠也不會的！」

跟着，一陣風使燭台也被刮得搖晃不定，通向花園的門突然打開，又砰的一聲被一脚踢得關起來。我們知道，我們的死對頭曾混在我們當中，現在又逃走掉了。

我們把馬克扶到一張長沙發上躺下，羅醫生立卽檢查他的傷口，幸好傷勢並不嚴重，匕首的鋒刃從他的左肩胛骨劃下，留下一道長長的刀痕，表面看去相當嚴重，不過只是表皮傷，過幾天就會治好的。這次兇手沒有刺中目標，不過他下次還會這樣粗心大意嗎？羅醫生給馬克敷了藥，然後送到醫院去養傷，我守候在他病床旁，以防人魔混進醫院再次行刺。

我一面看守着，一面絞盡腦汁，反覆思考這個頭痛問題，我將不惜一切代價來解決它，因爲有這麼多我所愛的人在受着死亡的威脅啊！

我承認，我連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也沒想出來，而人魔的另一次打擊却又發動了，這次雖沒有那麼戲劇性，但相當稀奇古怪，而且缺乏一致性，使我深思了好久。

就在六月四日那天晚上，一股強烈的光，很遠都能看得見，出現在城裏鐘樓最高的窗門上，那是一支燃燒着的火把，它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就像縱火犯想要把這鐘樓放一把火燒掉似的。

狄栢局長帶了他的人馬，從警局衝出來，迅速趕到現場，急忙攀登鐘樓。那火光早已消失了，施局長原以爲可以把這個縱火犯當場逮獲，可是找遍了鐘樓却沒發現一個人。在地板上有一支踩熄了的火把，火把還散發着一股焦臭的氣味，但是縱火者却失踪不見了。



那個縱火者，讓我們說他就是史威廉吧，要不是及時逃走掉，就是躲藏在鐘樓的某個角落裏，因爲他是隱身的，所以根本看不見他。

很多市民對這宗縱火事件感到震驚，因爲鐘樓是拉格茲鎮著名的建築物，他們對有人放火要燒毀大家引以爲傲的建築物十分憤慨，都聚集在鐘樓下面的廣場中，久久不肯散去，高聲喊叫要求懲罰縱火犯。當然，警方逮不到縱火犯，人們更加憤慨，只有縱火犯得意萬分，他準在偷偷暗笑。

眞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第二天清早，又發生一件怪事令又驚又氣的市民更加驚惶了。

十點半剛過，突然響起了一片鐘聲，那是舉行喪禮時才敲響的鐘，因而引起人們一片驚慌。

這次大教堂的幾個鐘樓，都此起彼伏地敲響喪鐘，一個人是不可能同時到幾處打鐘的，史威廉肯定有幾個同黨，或者至少有他的僕人海爾曼幫手。

市民都聚集在大教堂前的廣場上，喪鐘敲個不停，施局長又帶了人馬趕到現場，甚至城裏其他較遠地區的人也嚇得跑出了家門，趕到廣場來，他們衝向通往北塔的鐵梯，攀到鐘塔上去，他們走進鐘樓，只見陽光通過拱窗照進來，鐘聲已停，那隱形的敲鐘者早已不見了。

14

我的擔憂已被證實，史威廉根本沒有離開拉格茲鎮，他如想偷進羅宅，是一點也不困難的，他上次行刺馬克，沒有刺中要害，這眞是萬幸，他的匕首沒有刺準，不過誰也不敢對未來加以保證，他既然敢行刺，一次不中，還會試第二次，也許這次就一刺成功呢！故此，作出一個行動計劃來，不但十分重要，而且急在燃眉了，只有採取反攻，才能制止這個狂徒再次發動襲擊。

一個行動計劃並不難設想出來，我決定首先把所有受威脅的人召集起來，組織有效的防衛，這種防衛可使任何隱身的敵人也無法走近我們。我巧妙地想出一個辦法，決定一當我們把敵人抓住，立即處決，決不容緩，也許我這樣做是不很人道，但與其讓敵人把我們一個個暗殺掉，倒不如先下手爲強。

六月六日的早晨，也就是在史威廉行刺馬克的四十八小時之後，馬克的傷已經結了疤，於是我們離開醫院，搬回羅醫生家去。馬克被安置在梅娜隔壁的睡房休息。

等安頓妥當，我將自己的計劃告訴羅醫生，他完全贊同這計劃，特授予我「最高

軍衛」，也就是說從現在起，我應把自己當作這受圍攻的堡壘的指揮官，指揮大家應戰。

我立即發號施令，只留一個佣人，守住梅娜和馬克，我是不得已才出此冒險之策的！我開始對這間建築物進行縝密的全面的大檢查。我把屋內每一個人，包括羅夏林上尉，甚至羅夫人，也召集起來，參加這次大搜索。羅夫人本來是一刻也不肯離開女兒的床邊，但也聽從我的命令，離開了梅娜的床邊，參加這一次集體行動。我們的大搜索是從房子的最頂層開始，每個人手挽着手，從屋頂的閣樓開始，從屋頂一直搜索下來，然後沿着樓梯而下，一個一個房間，進行「撈掃」，任何一個角落也不放過。

經過大搜索之後，現在我們明顯覺得已夠安全，這房子已絕對保險，不怕隱身人魔闖入，而且整座房子已成了一個堡壘。

不過，正因如此我知道屋裏的人心中是不會完全贊成我的，保安固然重要，但既然成了一座堡壘，人們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又與坐牢有何區別呢？坐牢不要緊，還有個希望不會永遠關在牢房裏，總有一天會自由的。但我們這種自我關閉，要關到什麼時候才了結呢？這樣的坐牢法就很難忍受了。

雖然我保證房子裏大家能夠安全不受襲擊，可是却無法越過這種奇怪的處境，我

不敢說已有辦法解決史威廉神秘的謎，在這方面更沒有得到任何進展。

這兒有幾句話要解釋一下，也許是有點囉嗦，不過這是必要的。

當陽光的光線照射穿過三稜鏡時，它的光就分解出七種顏色，即紅、橙、黃、綠、青、藍、紫，當這些顏色結合起來就產生出白色的光線，這七種顏色就是天虹的顏色，它是來自太陽光譜。

但這些可以看得見的七彩光線，只是整個太陽光譜中的一部份而已，其他顏色還有的是，只是我們根本看不見它們。這些光線，雖然至今我們還不認識它，爲什麼這可能具備與可見的色譜完全不同的特性呢？（在我寫完這些稿子後，紅外線和紫外線的發現，證實了我這種理論上的推理。儒・凡註）這種看不見的光線一樣能射透實體，例如玻璃，爲什麼不可能照樣透過所有的實體呢？如果眞是如此，即使我們的意識中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却不能否認它們實際是存在的。

很可能史奧托就是發現了這種看不見的色和光，他發明了某種藥物，當喝下了這種藥物後，產生雙重的分折射線，由裏及表，而改變了太陽光譜中其他顏色的性質，使它們爲肉眼所看不見。

如果我這種理論成立的話，那麼光在到達一個吃了這種藥的人體時，就會被分解

，光線的色譜就散亂地化成看不見的射線，變成看不見的光線了。這種看不見的射線可以透過肉體，當它們透過肉體後再出現，它們就向相反的方向傳導，變成我們肉眼看不見的光線，我們就看不見那人的肉身，於是就產生了隱形的怪現象了。不過還有些疑問我無法想通，肉體因吃了這種隱身藥物，使光的反射成了看不見的光線，我們看不見它，但爲什麼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會看不見呢？這我就無從解釋了。爲什麼史威廉身上的衣物我們看不見，而他拿起的東西我們又能看見呢？

再說，到底那是一種什麼奇妙的藥物，能產生這樣一種分解光譜可見光色爲不可見光線的奇跡？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我知道的話，那問題就好辦了，我可以服用它，同對手來一個對等的戰鬥了。不過，即使我不掌握這種妙藥，說不定也能戰勝他的。

我由此推理，認爲不管那藥物是什麼，它的作用是暫時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首先史威廉得過不久就服下一劑新藥，才可繼續隱形，否則過不了多久失去藥效，他就會囘復原形的。如果這藥物是永久性的，那他就必須有另一種拮抗的藥物，一種解毒藥，以抵消這種反應，因爲有時史威廉必須現身，以便取得不在場證據，那他若沒有這種解毒劑，他又怎樣能從隱形囘復原形，出現在人們面前呢？例如偷鳳冠他是隱了形幹的，但當我們敲門，他却現形出現，可以推想他不只有隱身藥，而且有現身藥。

不管是前者或是後者，他都不能經常帶大量藥物在身邊，必須及時服用。那麼，我們若堵死了他取得藥物的道路，他就會被迫不得不出來與我們正面衝突了。

我認爲敲鐘放火這些事是史威廉一手幹出來的，這種行爲有什麼價值呢？我早已看出，這些行動是雜亂而無章法的，會不會因爲史威廉服用過多這種隱身藥，起了副作用，使他做出這種無意義的行徑呢？那他豈不是瘋狂了嗎？如果認眞考慮這種理論和實際，只有這樣一個結論了。我一想通了這點之後，立即去見施局長，將我的看法告訴他，建議他將史威廉的舊宅加派警員嚴密封鎖，不讓隱身人魔走進屋裏去取藥，一旦使他藥物來源斷絕，他就會被環境所迫，不得不現出原形，或者永遠不能回復人身了；如果他永遠不能再現形，那種藥物的副作用就會越來越大，無疑會使他的力量削弱，也許會使他瘋狂，這種瘋狂會使他因不斷碰到障礙而失去常性，做出不智的行動，使我們有機會將他抓到。

施狄栢局長毫不反對地支持我這種推理，並且立卽滿足了我的要求，他自己早就想封鎖那間舊宅了，雖然理由跟我的並不相同。

他希望這樣的行動能使城裏的人們稍爲安定下來。拉格茲鎮往日是那麼安寧太平，甚至別的匈牙利城市都因此羨慕它，但拉格茲現在已被隱身人魔搞得人心惶惶，就像一個被侵略的國家的城市一樣，亂成一團，說得更確切些，一如遭到轟炸威脅，每個人都在猜想第一個火箭彈會落在哪兒，他自己的房子會不會一開頭就最先被炸毀。至於史威廉，很明顯他並沒有離開這城鎮，弄了這麼多怪事，變成家喻戶曉，他還怕什麼呢？他還有什麼事情不敢做的？

羅醫生的處境則更惡劣了，梅娜還是沒有恢復理智，她的口張開只講出一些毫不連貫的沒有意義的話，她憔悴的眼睛對大家像視若無睹，她根本聽不到我們的話，連她母親和愛人馬克都認不出來。

馬克的傷勢已經好多了，他很快就陪着醫生坐在梅娜床邊，日夜看守着她。先前他是那麼幸福快樂，而現在却是這樣傷心欲絕，眞令我目不忍睹。

梅娜的失去理性，是否只是暫時的病，經過悉心治療能夠好起來，渡過危機嗎？還是她這瘋病永遠也無法治癒呢？誰說得上？

她極端衰弱，像生命之弦已斷，躺在床上，幾乎一動不動，甚至她的臉也毫無表情。

馬克伏在她身邊，對她講話，希望從她雙唇的動作捕捉到回答的意思，或者從她眼神中看到一線智慧的象徵……她會恢復自己生存的意志力量嗎？能撕碎包裹着她的

失去知覺的紗幕嗎？

羅夫人以一種超乎尋常的精神力量支撐着自己，如果她去休息，那也是她丈夫硬迫她去睡，才肯離開梅娜一步，但就是去睡，又怎能睡得安寧？她不斷作惡夢，一點兒很輕的聲音，也使她驚醒過來。她總是覺得在房間裏像是聽到有腳步聲，雖然我們已採取了提防措施，但她總是覺得史威廉仍在屋裏，看不見他，但這個失却人性的敵人已進入屋內，正在她女兒四周搗亂……她驚叫着醒了過來，只有看見醫生和馬克守在梅娜床邊時，才稍爲鎮定下來。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她會撐不住的。

每天羅醫生都約了一羣同行，對梅娜進行會診，不管對病者檢查多久，他們却仍找不出辦法治好她受刺激而失去理智的病症，她毫無反應，也沒有惡化，不，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過去他們所見過的病症，這是一種死的鎮定，他們的技術是無能爲力的。

馬克在第三天一能站起來，就從沒離開過梅娜的房間。至於我，極少離開房子，除了到市政大廈去見施局長，施局長同我保持接觸，把拉格茲鎮內的言論都轉達給我聽，聽了他的話使我更加擔憂了。

施局長告訴我，目前拉格茲鎮內市民的情緒很不穩定，他們日夜擔心成爲人魔的犧牲品，在羣衆的想像中，認爲這人魔不是史威廉一個人那麼簡單，而是一羣由他率

領的隱身匪幫，到處作惡，他們可以同時於幾個地方作案，有時揭人隱私，有時放火，有時則偷人東西，總之，全城都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怖之中。另一方面，我必須指出，羅夏林上尉經常離開我們的「堡壘」，自己跑出去在街上到處亂跑，而且從不邀我同去。也許他心裏會認爲我會在關鍵時刻阻止他行事吧？不過他到底有多少機會能碰到史威廉呢？難道他還在等着有關這個人在斯彼林堡或什麼其他地方出現的消息嗎？大概他還以爲史威廉會回復人形出現，好讓他把他找到吧？我自然不能禁止他外出，也沒有理由不准他出去，其實，我是應該跟他一塊出的，因爲我許諾過他，要協助他抓到這人魔的啊。

可是，史威廉會這麼傻走出來讓我們把他抓住嗎？看來絕不可能，不論在拉格茲還是在任何地方，他都不會那麼蠢的。

六月十一日的傍晚，我同我弟弟馬克作了一次長談，他看來所受的刺激太深了，很可能會病倒，我想最好還是帶他離開拉格茲，同法國去，不過我知道他是絕不會答答應同梅娜分離的，可是，整個羅家一起離開拉格茲一段時期是否行得通呢？我想了好久，決定同羅醫生商量一下。

那晚，當我同馬克談完話時，我對他說：「老弟，我看得出你心裏是絕望灰心，

但你這就錯了，梅娜的生命並沒有危險，所有醫生都同意這種看法的。如果她失去理性，那只是暫時而已，相信我好了。她一定會恢復理智，她會清醒過來，回到你身邊，會的，相信我的話吧！……」但馬克聽了只是搖頭，眼眶充滿了淚水。

馬克的聲音因抽泣而哽塞，他抬起頭來望着我說：「你要我不要悲觀失望，可是，就算梅娜囘復理智，清醒過來，她還不是逃不出那人魔的魔掌嗎？你以爲他幹了這些惡事，就已使他心滿意足了嗎？你難道想不到，他還會進一步害人嗎？……也許他要呢……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哥哥，他什麼都幹得出來的，而我們根本無法擊敗他。」

我大聲說：「不！不！馬克，並不是沒有辦法同他鬥爭的！」

「但怎樣鬥爭？……怎樣？」馬克激動地問，「不，哥哥，你這是口不對心，而我們在這人魔面前根本連防衞的力量都沒有！唯一能逃脫他的辦法，只不過是將自己像囚徒一樣關起來罷了，更不用說，他難道就不會設法溜進屋裏來嗎？」馬克的激動，使我無言以對，他簡直是在自言自語，根本不需要我囘答。他這時一把握住我的手說：

「誰敢肯定說現在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兒單獨談話呢？我從一個房間走進另一個房間，走進客廳，走進畫廊，我總覺得我是在被人跟着！……我感覺到有人在我背後走着……有人監視着我的一舉一動，……當我囘過頭來，他就退去，當我要抓到他時，他就消失掉了。……」馬克這樣用支離碎的聲音講話，一邊前後搖晃，就像在追逐某個隱身人似的，我沒有辦法使他鎭靜下來，看來唯一的辦法還是讓他離開這房子，把他帶走，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他又繼續說：「誰知道他剛才有沒有聽到我們談的話？我們以爲他在很遠，但他可能就在這兒，那兒！在門後邊，我聽到脚步聲……他在那兒……來！把他揍倒！殺死他！……但這可能嗎？這人魔會死嗎？」我的弟弟精神狀態已經這樣，我眞擔心他會崩潰，和梅娜一樣發起瘋來。

爲什麼史奧托要作出這種該死的發明呢？爲什麼他把這樣一種可怕的武器，交到一個心地如此邪惡的人的手中呢？

城裏情況並未有好轉，自從那晚史威廉跑上鐘樓上大聲喊叫「我在這兒！我在這兒！」以後就沒有再出現什麼意外了，但這時全城的人都已恐怖驚惶，沒有一家人不怕那隱身人魔會闖進去，由於教堂出現過那件可怕的事，主教差點被隱身人魔掐死，現在連教堂也不再被視爲逃避邪惡之所了。當局想作出行動，但却沒有辦法，根本無法穩定人心，他們也無法制止這種恐懼症的蔓延。這兒擧一件事，這只是上百件怪事

之一，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市民已瘋狂到什麼程度了。

那是十二日的早晨，我離開羅宅到警局去，在離聖米高廣場約兩百碼的地方，碰見了羅夏林，我走到他身邊，告訴他：「我去見施局長，上尉，你願跟我一塊去嗎？」

他沒有回答，只是機械地跟着我走。我們剛走進廣場，突然聽見恐怖的喊叫聲。一輛馬車，是兩匹馬拉的馬車，突然在街上急馳而來，路人急忙向兩邊逃避。車上沒有駕車的人，很可能駕車的人被拋下了車，任由馬匹飛步狂奔。但奇怪的是，馬兒像被人驅策一樣，專向人叢跑去，難怪路人奔逃時會認爲那是隱身人魔在駕車，史威廉就在車上策馬。我們聽見有人喊：「他！是他！」

我還來不及轉過身來，羅夏林已一個箭步跑上前去，想攔阻那馬車，說時遲那時快，馬車已在他身邊馳過去了。

在那時，街上的行人很多，只聽見史威廉這名字一被人們喊出，就呼聲四起，人們像半瘋了似的，從四面八方向馬車扔石頭，人羣是那樣激憤，突然一聲毛瑟槍聲，從廣場角的槍械庫響起來。一匹馬頓時仆倒，槍彈射中了牠的腿，馬車翻倒，壓在那匹馬身上。

馬車一倒，人羣立卽衝過去，抓住它的車輪、它的車身、它的擋板，上百雙手伸出要抓住看不見的隱身人魔，可是他們什麼也抓不到。很顯然，隱身的駕車人在車翻之前，早已設法跳離馬車，不過人們毫不懷疑，史威廉又在要鬼花招來嚇唬全城的人了。過了不久，事情有眉目了，有一個農民跑來，他的馬車留在市場，突然馬兒飛步狂奔，他好不容易才追到，當他看到他兩匹馬中有一匹被射倒在地，他氣壞了。但他大叫大嚷也沒用，人們根本不聽他的話，我眞擔心羣衆憤怒起來，會把他活活揍死，要知道他一個人是敵不過一大羣狂怒的羣衆的。我拉羅夏林走開，他一聲不響跟着我向市政大廈走去。

施狄栢局長早已知道發生的事，他告訴我說：「這城裏的人全都發狂了，眞不知道這種瘋狂會把他們引導到哪兒去呢。」

我跟往常一樣，向他提出那個問題：「你有什麼新消息嗎？」

「有，」施局長答道，「我接到情報，史威廉曾在斯彼林堡出現，有人見過他。」

「在斯彼林堡！……」羅夏林大聲叫起來，他向我轉過身來，「那麼我們立卽動身到斯彼林堡去吧，你曾答應過我的。」

我眞不知怎樣囘答才好，因爲我心中感到如果去斯彼林堡一定會一無所獲，很可能史威廉這一招正是調虎離山計呢。

「等一等，上尉，」施局長阻止他道，「我已經派了人到斯彼林堡去證實這一消息是否確實，我想那個人現在隨時都可能會回來報告的了。」

還沒有等上半小時，一個差役進來，呈上一封從斯彼林堡銷回來的密件，這信件是由快速驛馬送到的。消息却使羅夏林失望，因爲只證實史威廉在斯彼林堡出現並非是最近的事，相反，却認爲他根本沒有離開拉格茲鎮。

兩天過去了，但羅梅娜的病情並沒有什麼變化，至於我的兄弟，我想他已稍爲鎮定下來了。我想找一個機會同羅醫生談談離開這個城鎮的可能性。

十四日這一天，却不像前幾天那樣平靜了，官方開始感覺出他們沒有辦法維持城內秩序了，人羣狂怒已到了極點。

大約十一點，我在河邊散步時，這樣一些話傳到了我的耳中：

「他回來啦！……他回來啦！」

這個「他」指的是誰，那是不猜自明的，我聽見過路人在議論紛紛。有人說：「他那房子厨房的烟囱在冒烟呢！」另一個人說：「我看見他上了閣樓，他的臉曾在閣樓小窗的窗簾後出現過！」

我眞不知道對這些話該不該相信了，不管怎樣，我還是走到史威廉舊宅的狄奇利大街去。我心裏在捉摸，史威廉敢這麼大胆回來嗎？難道他不怕被人抓起來嗎？再說他根本不需要冒這麼個險的，爲什麼他偏要讓人看見他在自己屋內活動，還在窗前露面呢？

不管是眞是假，這消息立即引起了反應，等我趕到狄奇利大街時，已有好幾千人不理警方干涉，把那舊宅包圍起來，狄奇利大街擠得水泄不通了，連附近相連的街道，也擠滿了人。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男女老少，像發狂似的大叫大喊，要絞死史威廉。根據什麼來定他死罪呢？是激怒嗎？還是什麼無法解脫的情緒？在屋裏是他一個人嗎？還是有一羣隱身人呢？如果他眞在屋內，人們圍住了這舊宅，一旦有人發動攻擊，警察又怎麼能制止得住？看來史威廉是無法逃出來的，再說，如果有人在一個窗口看見過他，那就是說他已回復可見的肉體形象了，他準定來不及再次隱身就會被活擒，這次他肯定無法逃避人羣的報復行動了。

儘管警察佈上了警戒線，儘管警察局長設法叫大家冷靜些，狂怒的人羣把鐵柵欄折了下來，向房子進攻，房門被撞開，窗門被砸碎，傢俱從屋內扔進花園或天井，實驗室的儀器被打得粉碎。跟着，房子起火了，先從樓下起火，火勢蔓延上二樓，一直捲上了屋頂，不多久，閣樓被燒塌，整座房子成了一片火海瓦礫。

但是，不論在屋內屋外，園子裏或天井裏，史威廉却根本沒有出現過，他根本不在那兒，或者，根本沒有辦法找到他。

火勢越燒越猛，着火的地方有十處之多，使整座房子被火包起來，一個小時後，這舊宅只剩下四道殘壁了。也許，這房子被毀掉也好，誰知道這樣是否就能使拉格茲鎮的人民放鬆緊張的情緒呢？人們也許會以爲史威廉，即使他是隱身，也可能喪身於火海了吧？

15

在房子焚毀之後，拉格茲的市民看來似乎沒有那麼激憤了，他們逐漸鎮定下來。市民覺得生活有了點安全感，正如我想像的，有些人深信那個隱身人魔在羣衆圍攻舊宅時被困在屋內，肯定被燒死在火海裏了。

但事實上，警方對火場的廢墟進行調查，認眞檢驗過灰燼，却找不出任何足以證明隱身人魔被燒死的確切證據，如果史威廉當時被困火海，那他一定是躲到火沒燒到的某個角落裏了。

從斯彼林堡又有信來，進一步證實他並沒有再在那兒出現過，他的僕人海爾曼也沒有在那兒，大家都不知道這兩個人躲到什麼地方去了。不幸的是，城裏的人相對是安定了下來，但羅醫生家的情況却又亂起來了，我們可憐的新娘梅娜的精神狀態毫無好轉，仍舊不省人事，雖然醫生們盡力治療，也不生效。她認不出任何人，醫生們都束手無策了。

梅娜仍然身體極端虛弱，但她的生命却似乎並不危險，她一直躺在床上，幾乎一

動不動，蒼白得就像死了一般。如果有人扶她坐起來，她的目光就露出驚惶，胸脯起伏，發出陣陣抽泣，雙臂亂揮，嘴裏盡說些含意不清的話。她的記憶恢復過來了嗎？她是活轉過來了嗎？她心中是否回憶起那晚宴會上的怪事和大教堂婚禮的情景，因而十分不安呢？她是否還聽到那句直接威脅恐嚇她和她所愛的法國畫家馬克的詛咒呢？如果她能回憶，那總算是件好事，她心中一定能設法保護自己，不受過往的回憶所傷害的。這倒霉的家庭的狀況，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我弟弟一步也沒離開過房子，他同羅醫生、羅夫人，寸步不離守在梅娜的床邊，他不住用自己的手揉着梅娜的手，時時望着，希望能從她的目光中看到回復理智的光芒。

十六日下午，我一個人獨自外出，百無聊賴地在城裏的街上遊蕩，我一直就想渡過多瑙河到彼岸去走走，只是環境不許可我才沒去。這時這個念頭又湧上心頭，雖然現在我已沒有遊覽的興緻，但不知怎麼樣，我却不由自主走向渡橋，向橋那邊走，到一個河中的小島上去散步。我這散步比我原先的打算花了更長時間，當我轉身回到橋邊時，鐘已敲過八點半了。我就在一家塞爾維亞小餐館吃了頓晚飯。我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這麼做，總之吃完飯後，我並沒有立即過橋回拉格茲鎮，只在橋上走到半路，就又從橋上折回到河中的小島中心大路去了。我才僅僅走了十來步，就碰見了施局長，他也是單身一個人在那兒，他見到我後，就向我走過來，我們一談就談到共同關心的話題上去了。

我們一起散步了大約二十分鐘，當我們走到小島最北端，天已黑了，樹影掩蓋了空無人迹的中央大路，島上避暑的小舍全都關上了門，我們沒有碰見任何人。

是回拉格茲去時候了，我們正準備走，突然聽見了有人講話的聲音。

我立即停住腳步，一把拉住施局長的胳膊，然後俯過身去，悄悄對他講，我講話的聲音很輕，他僅能聽見，我說：

「你聽！有人在講話……那講話的聲音，是史威廉！」

「史威廉！」他用同樣小的聲音回答道。

「對！」

「他沒看見我們。」

「不，天太黑了，一切都漆黑一片，使我們也跟他們一樣隱而不見呢。」

講話聲仍不絕於耳，可以肯定交談的是兩個人。

「他不是一個人，還有人呢。」施局長喃喃地說。

「對，可能是他同他的僕人海爾曼。」

施局長拉我躲在樹後邊，伏倒在地上，天色黑暗正好掩護了我們，我們慢慢爬近去，近得可以聽清楚他們在講些什麼，同時又不被他們發現。不久，我們爬到一處離史威廉他們站着的地方只距十步之遙，當然我們沒被他們看見，但也看不見他們，不過我們明知他們是隱身的，看不見他們並不使我們失望。

這眞是一個偶然得到的好機會，讓我們探聽出他們在房子燒毀後住在什麼地方。我們的敵人太詭秘了，如果我們無法抓住他，至少也得聽出他們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他可能連想也沒想到我們就在他們附近，在專心聽着他講話。我們蹲在矮樹叢後，屏住呼吸，帶着無法形容的激動情緒聽他們交談，他們一邊談一邊來回踱步，我們可以從聲音辨別出他們走來走去的情況，他們有時就走近我們躲藏的樹叢邊，我們最初聽清的是史威廉的一句話：「我們從明天起能到那兒去嗎？」

回答隱身人魔的是他的僕人海爾曼，他也是隱了身的：「從明天起嗎？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的。」

「你什麼時候回拉格茲？」

「今天早上。」

「好……那房子已經租好了嗎？」

「是用化名租的。」

「你肯定我們可以公然住在那房子裏，沒有人會知道我們住在……」我們很失望，因爲聽不清他們所講的那房子是在什麼城鎭，不過我們可以肯定，他們隱身一段時候，一定要回復原形，爲什麼他們要冒被人認出的險？我心想，這一定是他的隱身不能繼續太久，否則會對他的健康起壞影響，我認爲只有這種解釋才說得通，可是我却沒有機會對此加以驗證。

當他們又走回來時，海爾曼正在講話，這句話我們只聽到最後幾個字：「……拉格茲警方是永遠查不出我們用哪些名字潛伏下來的。」

拉格茲警方？……那就是說他們準備住在匈牙利某個地方了？

接着，他們的脚步聲走遠，施局長悄悄對我說：「什麼城鎭？什麼名字？這我們得設法查出來。」

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們又踱回來了，停步在離我們只有幾步遠的地方。

海爾曼問：「這麼說來，這次到斯彼林堡去走一遭是絕對必要的了？」

「非去不可的。我的錢都存在那兒的銀行裏，當然，這兒銀行也有錢，但我不能現身，要考慮到安全問題，至於在那兒……」

「你是說，你打算現出血肉之軀來嗎？」

「這我有什麼辦法？銀行不看見我，又怎肯付錢呢？」我這點倒是猜對了，史威廉要錢用，不得不回復人形，他隱身就提不了款。

接着史威廉惱怒地說：「最糟的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那些白癡把我的實驗室給燒毀了。我現在連一瓶二號藥水都沒有。幸好他們沒有發現在花園裏的地下密室，只是現在密室被埋在瓦礫下，我需要你去把它清理出來。」

「遵命。」海爾曼說。

「後天十點再來碰頭吧，白天或黑夜對我們都是一樣的，別人看不見我們，至少白天我們看清周圍。」

「為什麼明天不碰頭呢？」

「明天我有些事要做，我策劃了另一次出擊，這打擊會使某個我認識的人受不了的。」

他們談着又走開了，等他們又走回來時，史威廉正在大聲咆哮：「不！我不會離開拉格茲的，只要那法國人還同梅娜在一起……」

他沒講完這句話，就怒火中燒，從胸中發出怒叫，這時他走得極近我們，也許我們伸手出去，就可以抓住他，但我們的注意力被海爾曼的話吸引住了！

「他們現在在拉格茲已經知道我們擁有隱身的能力，只是他們還不知道我們怎樣隱身。」

「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的！」史威廉大聲說：「我還沒有泡製那些拉格茲市民呢！因為他們焚毀了我的房子，他們就以為把我的秘密一併燒掉了！……那些傻瓜，不！拉格茲絕對逃脫不了我的報復的。我一個也不放過他們！」

這句威脅全城老百姓的話還未講完，我身旁的樹叢突然亂搖，施局長已一躍而起，向那聲音的方向衝去，只聽見他大叫：「老韋，我抓住他們一個啦，你快抓另一個！」他的雙手無疑扭住了一個看不見的身體，但他立即被猛力推開，如果我不衝上去扶住他，他這一跤就摔得夠嗆了，這時我們已暴露了自己，處境極為不妙，隨時都會被對方攻擊，但却看不見對方。

我們並未受到襲擊，因為大家都是在摸黑戰鬥，史威廉推開了施局長，施局長抓不到他，但他也不知道施局長在哪兒，所以我們在黑暗中只打了個平手。

突然在我們左邊遠處傳來了一陣挖苦的大笑，我們同時聽到雜沓的腳步聲，消失在遠處去了。

施局長惱怒地叫起來：「我們把他放跑啦！眞倒霉！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十分肯定，雖然他們是看不見的，但這並不能使他們的身體抓不到，我就死抱住他的腰，就像抱住任何人一樣呢！」他們逃掉了，雖然是倒霉，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躲在什麼地方，不過施局長仍舊很高興，他壓低嗓子對我說：

「我們能抓到他們的，我們偷聽了他們的計劃，知道了他們的弱點，而且史威廉遲早都要回舊宅廢墟去，日期是在後天，這就使我們有機會戰勝他們，這只是遲早問題罷了。」

我們趕忙走回拉格茲鎭去，我在同施局長分手後，就直接回到羅宅去。馬克和羅夫人正守護在梅娜床邊，我把醫生拉進一間密室，單獨將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他，我什麼都講，連施局長那種樂觀的看法，也講了出來，不過我自己却並不那麼樂觀，不敢過份自信

醫生 爲史威廉的恐嚇，是很有危險性的，因爲史威廉決心再對羅家及全城進行報復，看 還是離開拉格茲好些，而且盡快秘密離去爲上。

「我同意你的主意，」我說，「不過我只有一點不贊成，那就是梅娜病況能否經得起旅途奔波呢？」醫生說：「她的病情不會有什麼變化的，她並不痛苦，這是一種受刺激後自我抑制的本能，可以免得再受折磨，只是理智一時還未能康復，在這種情況下算是好的了。」

我滿懷信心地說：「照你這樣講，她遲早都會康復，只是時間問題罷了。我想，如果她到外國去，不會再有什麼東西好害怕，她會康復得更快的。」

羅醫生嘆了口氣說：「唉！難道我們出走就能逃避危險嗎？史威廉不會追踪我們嗎？」

「當然會的，不過，我們把什麼時候走，到什麼地方去，保守高度秘密，那麼他就不易找到我們了。」

羅醫生傷心地喃喃道：「保守秘密！唉，這談何容易？」

他就像我弟弟馬克一樣，自己問自己能有任何秘密可以不讓史威廉探知，說不定就在這時刻，史威廉已處身在我們的房間中，把我們的計劃早已聽得一清二楚，並且準備採取新的對策來對付我們了。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決定出走，羅夫人也不反對，她渴望梅娜能生活在一個新的環境裏好早日康復。

馬克自然同意了，我並沒有把在多瑙河小島上的遭遇戰告訴，告訴他也沒有用的

。但是我決定把這件事詳細講給羅夏林聽。

羅夏林對秘密轉移一事，並無異議，只是問了我一句：「無疑，你是打算跟你弟弟一起去了。」

「我還能幹什麼？我留下來有必要嗎？」

「我決定不走！」他斷然地說。

「你不走嗎？」

「對，我一定要留在拉格茲鎮，因爲他在這兒，我有預感，我留下來更有用處。」

我沒法同他爭論，只好說：「那好吧，上尉，你一定要留，我也不反對。」

「老韋，一切全依賴你了，請你代替我照料我一家人吧，說實在的，你已是我們一家人了。」

我拉住他的手，誠懇地說：「上尉，你放心好了！」

於是，我開始着手準備我們的轉移，那天，我僱了兩輛很舒適的馬車，然後到警察局去見施局長，把這計劃向他解釋一番。

他聽完了我的意見後說：「你這樣做是上策，只是全城老百姓不能走啊！」

他顯然也預感到事態嚴重，特別是昨晚我們在黑暗中聽到了隱身人魔的計劃之後

，顯得憂心忡忡。

我得在七點左右趕回羅宅去，把一切都準備妥當。

八點，馬車來了，羅醫生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坐一輛，我和馬克乘另一輛，分兩條不同的路線離開拉格茲，以免引起注意。

就在這時，我們完全沒料到，史威廉最可怕的報復來臨了，這是所有打擊中最可怕的一擊。

馬車在門口等着我們，頭一輛在正門，另一輛停在花園的旁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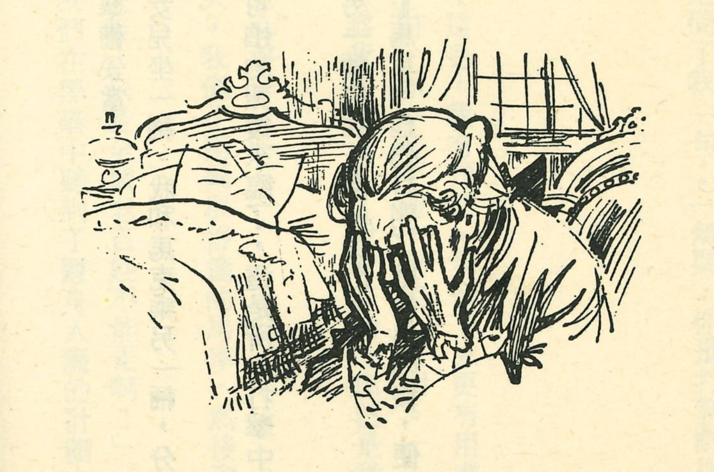
羅醫生和馬克上樓去打算把梅娜抱下來上馬車，他們打開了她的房門後，便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床空了，梅娜失踪啦！

16

「梅娜不見啦！」

當這喊聲在屋裏吼叫出來時，大家最初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梅娜失踪了？這不可能的，這是無法理解的事！僅僅半小時前，羅夫人和馬克還守在梅娜的床邊，她早已穿好衣服，準備上路，態度很鎮定，呼吸正常，就像睡熟了一樣。

不久前，馬克還親自餵過她吃了點東西，接着他下樓來進晚餐，等吃完飯，他就同羅醫生一起上樓去接她下樓上車了。



但是就在這個時刻，史威廉出擊了，他看準了這個空檔兒，給了我們致命一擊。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張空床，房間裏沒有人。

「梅娜！」馬克發出一聲撕肝裂胆的慘叫，撲向窗門去，但窗門關得很嚴。梅娜到底哪兒去了？房間窗門緊閉，如果是被綁架，那也不可能從窗門把她綁走的。

羅夫人跟着也跑上來，後面是羅夏林，他們在屋裏到處大聲叫喚：「梅娜……梅娜！」她不會回答的，這完全可以理解，沒有人期望能聽到她回答，不過她突然從房間裏不見了，這該作何解釋呢？難道梅娜自己起床，穿過她母親的房間，走下樓梯，而我們全都沒有留意到嗎？這不可能的。我當時正在馬車旁，把行李搬上馬車，聽到這些喊叫聲，使我大吃一驚，立即跑進屋裏去。醫生和我弟弟正在屋裏像瘋子似地亂闖，馬克慘叫着打開每一道房間，向裏面張望，希望能看見自己的妻子，他們已經結了婚，在形式上已是夫妻了，他怎麼受得了這個打擊呢？

我一把將馬克攔住，問道：「馬克，你說什麼，梅娜怎樣了？」

羅醫生上氣不接下氣，僅僅說了聲：「我的女兒……她……她失踪了！」

羅夫人當場暈倒，羅醫生把她扶上床去，羅夏林眼中冒火，怒沖沖地走過來，對

我說：「是他……又是他！」我冷靜思考，羅夏林這個意見是缺乏根據的，我們一直都在謹慎提防，史威廉怎麼能偷進房裏來呢？這簡直是無法使人相信的。

只有一個空子他可能會乘虛而入，就是我們搬行李上車這一段時間，趁我們陷於忙亂，他溜了進來。看來他一直在觀察着我們，才可能鑽這空子，而且採取果斷快捷的行動，進行這次報復。

就算他鑽了這空子，要把梅娜綁架走，那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在門口，沒有看到梅娜被架走，如果梅娜是被架出大門，我不可能看不見的。

史威廉這隱身人魔我們沒有辦法看得見他，他可以在門口經過，我承認這是可能的，但梅娜呢？她怎麼能不被人看到就離開了房子？

我走下客廳，召齊僕人，把通向狄奇利大街那邊的花園園門鎖上，我拿走了鎖匙，然後關起大門，將整間屋子進行一次大搜索，從閣樓，一直搜到樓下的走廊，每一個角落都搜過了，然後對花園進行了同樣的搜索……

但是，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人。我回到馬克身邊，馬克這時忍不住大聲哭出來了，他哭出聲來還好些，我摟住他說：「哭吧！哭吧！哭了好受些！」我心裏在想，首先必須通知施局長，於是我對羅夏林說：「我要到市政大廈去報案，你跟我一塊去吧！」馬車還在門前等着我們動身，我們立卽坐上馬車，向市政大廳馳去，沒過多久，我們就走進警察局局長的辦公室了。

施局長還在他的辦公室裏，我們急不及待地把事變向他報告，他通常處事都是沉着鎮定、不動聲色的，但這時他也忍不住表示驚訝了。

「你們說什麼？羅小姐失踪了？」他大聲問。

「是啊，」我答道，「這看來是絕不可能的，但却是事實！如果她不是自己走掉，那就是被綁架了，她已不在屋內了。」

「準是史威廉幹的好事！」羅夏林忍不住罵道。

施局長顯然同意羅夏林的見解，他沉默了一陣後，說道：「這事背後準是史威廉策劃的，這無疑是他最有力的一擊，這就是他所講的大報復的傑作啊！」施局長說得不錯，史威廉曾說過要害得我們家散人亡的，為什麼我們這麼傻，竟沒想到他會這樣心狠手辣，而採取保護自己的步驟呢！施局長站起來說：「兩位先生，你們跟我一起到現場去吧，好嗎？」

「立卽就走！」我說。

「我先發幾道命令，就跟你們一道走。」他說完，把一個警官召來，叫他立卽帶

一小分隊警察到羅宅去，日夜不停進行監視。接着，他把嗓子壓得很低，同他的助手商量了好一陣，然後我們一行三人才上了馬車，趕到羅醫生家去。

羅家大宅已進行了第二回大搜索，但是仍然一無所獲。

當我們走進梅娜的房間時，施局長一進房間，就皺起眉頭，嗅了一陣，議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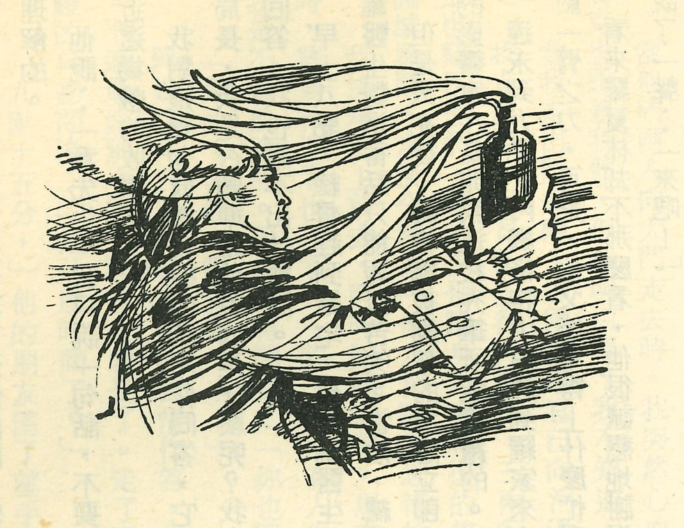
「奇怪，韋先生，你有沒有聞到有一股很特別的氣味？這種氣味我們在什麼地方曾經聞到過的。」

不錯，房間裏是有一股古怪的氣味，我記起來了。

「對，施局長，這種氣味不就是我們在史威廉的實驗室中聞到過的嗎？啊，對了，你剛伸手去拿那個玻璃瓶，它自動跌落在地上打碎，瓶內的液體就是這股怪味兒的。」

「那就對了！韋先生，這就肯定了好多個問題了。首先，那瓶藥就是史威廉的隱身藥，如果這麼說來，當時史威廉就在我們身邊，我伸手去拿那玻璃瓶，他怕我拿到藥液，就將它撥開，由得它打碎。其次，如果肯定就是那氣味，那麼，我認爲很可能史威廉用這種藥液灌進羅梅娜小姐口中，使她也隱了形，他才能把她架走。」

我們聽了這話，簡直像五雷轟頂，對，一定就是那麼回事。我心中明白，施局長



的分析一點不錯，當日搜索史家舊宅時，史威廉隱了身，一直在跟踪着我們，他爲了不讓我們得到那隱身藥水，故意打破玻璃瓶，免得它落入我們手中。不錯，這氣味就是那股揮發很快的藥液的氣味，史威廉趁我們忙碌之際，走進房來，就這樣將羅梅娜綁架走了。

這一晚眞是難挨啊，我守在馬克身邊，醫生守在羅夫人身邊，我們是多麼不耐煩地等着曙光重臨大地啊！

天亮？……天亮對我們又有什麼用？難道天亮我們就能找到史威廉嗎？難道白天他就看得見嗎？

施局長當晚留下來陪我們，他等天亮後再向市長報告，在他臨走時，把我

拉過一旁，對我講了幾句不可理解的話，特別是在當時那種環境，這幾句話簡直是無法理解的。

他說：「韋先生，我只說一句話，不要失去信心，除非我是完全錯了，否則已快接近這場戲的收場了。」

我對這幾句鼓勵安慰的話不作回答，它聽來是全無意義的，我只是糊塗地望着警察局長，我是否聽準確他說的是什麼呢？我當時實在失魂落魄、精疲力竭了，當時要我回答，我也講不出什麼話。

早上八點，總督趕到羅宅，他向羅醫生一再保證，會盡全力把他女兒找回來。我和羅醫生對這番話只能報以苦笑。當然，總督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天亮後，羅梅娜被綁架的消息立即在拉格茲鎮傳開了。這消息一傳開，所產生的影響實在是非我這枝禿筆所能描繪的。

還未到九點，阿姆格特中尉趕到羅家來，他在這時刻趕來，想助他的同僚羅夏林上尉一臂之力，可是，他又能幫得上什麼忙呢？

看來羅夏林却不那麼看，他很誠懇地謝過了阿姆格特，然後拍了拍掛在腰間的劍，說了一聲：「來吧！」

當他們兩人向大門走去時，我突然心血來潮，感到應該跟他們一塊出去，我建議馬克也跟着我們，但他明白嗎？我不知道，他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我。

當我走出門去時，那兩個軍官已向河邊走去了。

我走出門，只見街上行人甚稀，三兩行人都懷着驚慌的表情望向羅醫生的住宅。這也難怪他們，羅宅正是隱身人魔報復的焦點，難道不正是羅家的這場婚事所引起的滿城風雨，才使全城每一個人都陷入恐怖的狂風暴雨之中嗎？

我快步追上前去，同時回頭看看，馬克沒有跟我來。我追上了羅夏林和阿姆格特時，羅夏林連看也不看我一眼，如果有人告訴我，羅夏林當時根本沒理會我在那兒，我是不會驚訝的。阿姆格特問我：「你也跟我們去嗎？」

「是的，你們去哪兒呢？……」

阿姆格特只用一種含糊的表情作答，就好像說，我們去哪兒嗎？看來沒什麼目的，不過最好別多問，跟着走就是了。走了幾步，羅夏林突然停住脚步，用一種粗率無禮的口吻問道：「是什麼時間了？」

「九點十五分，」他的朋友望了望手錶答道。於是，我們又向前走。我們一路上沒講話，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到哪裏去，只好跟着。隔不了一會兒，羅夏林突然停住脚

步，就像被釘在地上一樣不走了，他又再次問是什麼時間。阿姆格特回答道：「是九點二十五分。」

這樣重複了好幾次，一次是在九點半，一次是九點四十，到了九點五十，羅夏林不再問了，加快了脚步往前走。向左拐了個彎，就是大教堂廣場，今天是墟日，本來往日這兒是很熱鬧的，但現在我們却看見幾乎所有兩邊房屋的窗門都關得緊緊的。路上的行人很少，有也是在急忙趕路，這城市像得了流行疫症似的，顯得冷冷清清。

折進狄奇利大街，這街上由街頭一直望到街尾，都看不見人影。自從史威廉的大屋被燒掉之後，人們都把這條街，特別那燒成廢墟的爛屋，當成鬼域了。

羅夏林要走到哪兒去呢？他打算選擇哪個方向，是在向古堡去？還是走向多瑙河岸？

他停住了脚步，也像拿不定主意似的，他回過頭來問阿姆格特：「幾點啦？」

「十點正。」中尉答道。

「是時候了！」羅夏林說，接着快步向史威廉的爛屋走去。我們沿着史威廉那間燒得已成廢墟的房子外的籬笆走過，羅夏林連看也不看它一眼。他脚不停步，繞過爛屋，一直走到後街才停住脚步，在這兒，有一道大約七尺高的牆圍住爛屋的後院。

「幫幫我忙吧，」他指了指高牆說。這話已足夠解釋清楚一切，我明白羅夏林上尉打算幹什麼了。

十點，不正是史威廉同他的僕人約定的時間嗎？兩天前我和施局長在小島上曾聽到他們在黑暗中約好的。我曾把這件事講給羅夏林聽，對了，就應該在這時刻，隱身人魔要到這牆後的院子去找尋他收藏藥物的密室進口。難道我們是想在他忙着幹這件事時把他嚇走嗎？不，說實在話，不像是那麼回事，不過沒關係，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我們就算付出任何代價也不能放過的。

我們你幫我，我拉你，不到兩分鐘就爬過了高牆。在牆的另一邊，我們跳下去，剛好有一條小路，兩邊都有稠密的樹叢，我們躲在樹叢後，任何人也看不見我們的。

羅夏林吩咐我們道：「你們留在這兒。」他自己則沿着院牆，向爛屋走去，很快就走出我們視野之外了。

我們有好一陣一動不動，留在那兒，屏息呼吸耐心等待，但過了一會，我們終於忍不住好奇，也悄悄地跟着向前邊走去。兩邊的矮樹很密，可以作掩護，我們蹲着身子，不動聲色地向前移動，很快也走近爛屋去了。

我們走到樹叢盡頭，看到爛屋了，在我們同爛屋之間，有一個約二十碼寬的開濶

地，我們彎下腰來，蹲在地上，屏住呼吸，用盡眼力張望。

爛屋剩下來的，全是些頹牆敗瓦，現在都燒成黑色一片，在牆腳下，堆滿了石頭、燒成焦炭的木片、彎扭了的鐵枝、大堆大堆的灰燼，還有就是傢具的殘骸。

我們盯住那座破爛不堪的廢墟，我心裏不由得想：唉，為什麼他們燒掉這房子時不把那可恨的德國人燒死？為什麼不把他和他那可怖的發明的秘密一起毀之於一炬呢？中尉和我用目光掃視搜索那開濶的空地，突然，我們都嚇了一跳。羅夏林離我們大約只有三十步遠，他蹲在樹叢邊，跟我們一樣，正在緊張守望。

在他站的地方，樹叢向房子彎過去，形成一個半圓的彎度，那個地方離房子大約只有六碼濶，中間有一條小路。羅夏林正在死死盯住屋角，他一動也不動，彎着腰，渾身的肌肉綳緊，準備一躍而出，他就像一隻將要躍出的野獸似的。

我們向他目光所向的地方望去，立即就明白是什麼東西這樣吸引他了。在那牆脚，果然出現了一種很古怪的事。我們雖然看不見有人在那兒，但石頭却在很慢、很小心地移動，顯然這種移動是想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移動的有石頭，有金屬窗架，各種各樣古古怪怪的瓦礫，這些東西向兩邊移動，堆叠起來。

在一片神秘的死寂中，我們瞪大眼睛張望，眼睛瞪得像要脫眶而出了，我們面對

的現實，使我們迷惑，使我們驚震。史威廉就在那地方，雖然我們看不見他，但他所幹的活，我們却看得很清楚。突然，聽得一聲怒叫，我們只見羅夏林猛然跳起來，向小路衝過去了。

這一切發生在刹那之間，羅夏林在爛屋邊緣倒了下來，就像他撞在某種看不見的障礙物上一樣，他剛倒下又一撲而起，向前一衝，又向後倒退，他張開雙臂，突然圍抱起來，像一個摔跤能手似的，立即保持平衡，開始向兩邊扭動。

他大聲喊叫：「我抓住他啦！快來幫忙！」

我和中尉衝上前，向他奔去。他反覆地喊着：「我抓住他啦，抓住這流氓了！我抓住他啦，老韋，快來幫忙啊！阿姆格特，快來幫忙！」

我衝近去，突然覺得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臂，猛撞過來，同時一聲很粗的呼吸，直向我面孔噴來。對，這是肉搏戰，隱身人魔就在那兒，他是誰？是史威廉還是別的什麼人？不管他是誰，我們已把他活擒了，我們一定要強迫他講出梅娜被綁架到什麼地方去了。

果然正如施局長指出的，隱身人魔可以隱身，使我們看不見他，但他的實體依然存在，他並非是鬼，他是我們抓住的一個肉體，隱身人魔這時在拚命掙扎，作出最大

的努力要把我們掙脫開來。

我們最後終於成功了，我抓住隱身人魔的一隻手臂，阿姆格特中尉抓住了他另一隻手臂，羅夏林惡狠狠地大聲喝道：「梅娜在哪兒？梅娜在哪兒？」

但隱身人魔不回答。

這惡棍還在拼命掙扎，想設法逃跑，我們對付的這個人是一個很強有力的傢伙，他正用盡全力要擊退我們。如果讓他掙脫了，他會立即越過花園或爛屋逃走，他會逃到大街去，我們再想把他抓住就難了。「你快講，梅娜在哪兒？」羅夏林狂怒地喊道。我們終於聽到回答了：「不！永遠也不告訴你！永遠也不！」我們一聽，就認出這喘氣的聲音是誰了，他確是隱身人魔史威廉！

搏鬥並未結束，我們是三對一，儘管我們的對手十分強而有力，但他終歸是鬥不贏我們三個人的。

突然，阿姆格特中尉被推開，倒在地上，幾乎是同時，我覺得我的大腿被人抓住，猛的往上一掀，我也一個倒栽葱翻了個觔斗，我失去了平衡，自然只好把抓住的手臂放開。跟着羅夏林被一拳打在臉上，他往後倒退了幾步，雙手在空中亂抓，但却抓了個空。

「他逃啦！他逃啦！」這已不是喊叫，而是怒吼了。毫無疑問，是海爾曼及時趕來救他的主人。

阿姆格特倒在地上，幾乎失去知覺，被打得昏頭轉向。我一躍而起，衝過去幫忙羅夏林，但是無濟於事，我們向四周亂抓，都抓了個空！史威廉這混蛋竟這樣逃掉了！……就在這時，從樹叢後，從爛屋裏走出很多人來，有的是穿過籬笆，有的是越過高牆，幾乎就在眨眼之間，已把四周團團圍住。他們有幾百人，手臂扣着手臂，分三層包圍。第一層是穿制服的警察，其他兩層則是便衣，只一陣，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包圍圈，而且一步一步迫近來，包圍圈也一步一步縮小。

我終於明白施局長那句充滿樂觀的話的意思了。史威廉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計劃，施局長根據這個計劃採取了相應措施，這一步史威廉是完全沒有料到的，連我們也蒙在鼓裏，我們進入後花園時，根本沒看到警察，誰知道他們竟有幾百人在打埋伏呢！

包圍圈在一步步縮小，我們就站在這包圍圈的中心，不，史威廉逃不掉，他中計啦！史威廉這壞傢伙一定也意識到自己中計了，他怒叫一聲，這聲音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阿姆格特中尉這時已開始清醒，沒法站起來，但他的佩劍突然脫鞘而出，被看不見的手奪去了。

隱身人魔拔了阿姆格特中尉的劍，這時他已陷入絕望的瘋狂，他明知無法逃脫，但至少他也要報復，他會刺死他最憎恨的羅夏林，而且在被抓之前，要刺死抓他的任何一個人的。

羅夏林一見那看不見的手握住利劍，就立卽也拔出自己的劍，他們的劍互相對峙着，就像進行生死決鬥。不過這場決鬥，是與衆不同的，決鬥者當中，我們只看得見一個人，而另一個人就誰也看不見了，兩把利劍互相格打砍劊，其中一把是由一隻我們看不見的手握着的，他們這場決鬥是那麼古怪，又那麼迅速，我們根本無法插手。

很明顯，史威廉並不是個只會把弄燒杯玻璃瓶的人，他也是一個會使劍的好手，他那柄利劍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只見利劍凌空，劍法亦極刁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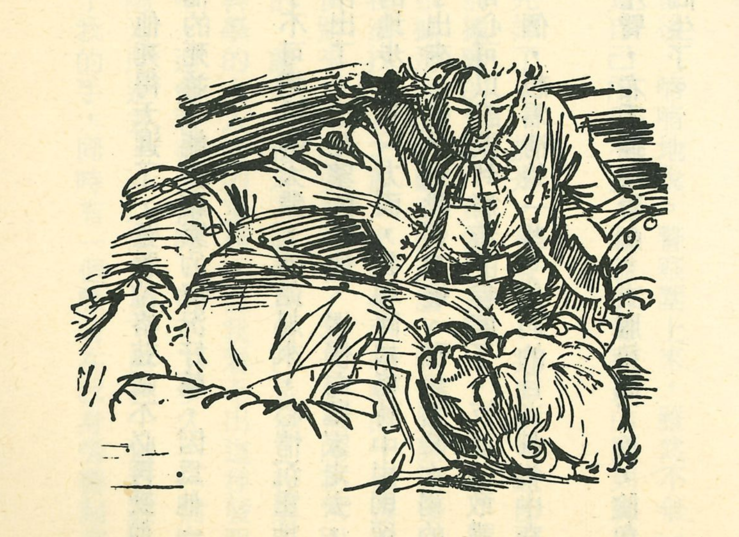
一開頭，羅夏林看不見對手，只有招架，簡直無法還擊，更談不上進攻了，羅夏林一時摸不準對手在什麼地方，也沒有辦法還擊。

但經過幾個回合，他開始摸清對方的門路，就反守爲攻，不再客氣了。羅夏林的進攻，是奮不顧身的，也可以說是全進攻型，根本不保護自己。他看準了時機，一扭手腕，兩劍一膠着，這一刹那，羅夏林就冒身向前，敵方只來得及反手一劍砍來，但羅夏林的利劍已瞧準對方劍來的方向猛刺過去，這一劍快如閃電，只聽見對方一聲呼痛……小路旁的草被壓平了一片，當時並沒有風，並不是把風把草吹倒的，我們很快就明白，那是人魔負傷倒地把草壓平的。

羅夏林躍上前去，向着那地方猛刺，一劍正刺中了人魔的胸膛……從那草地上噴出一股血來。羅夏林顯然刺中了史威廉的心臟，在史威廉的生命消失時，他那肉眼看不見的身體，在他死亡的最後痛苦中，回復原形了。

羅夏林撲到史威廉身上，大聲叫喊：「梅娜呢？梅娜在哪兒？」

但是，史威廉已不能再回答，他早已死亡，他的屍體着實難看，面目猙獰，睜大雙眼，卽使死了，仍像在威脅人。這個人魔死後，臉變得十分蒼白，他的手還握着劍。



17

這就是隱身人魔的悲劇性結局。可是，他死得太遲了，雖說拉格茲鎮不必再受他威脅，羅醫生一家人也不必再害怕他，但他的死並不能使羅家的情況好轉，因爲他一死，就再沒有希望尋回梅娜了。

羅夏林冷靜下來時，才知道自己鑄成了不可彌補的大錯，他站起來，心情沉重地望着敵人的屍首，感到絕望。他搖搖頭，作出了一個絕望的表情，慢慢向羅家走去，向家人報告這件事竟發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另一方面，我和阿姆格特中尉則留在現場，突然，施局長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他站到我們身邊。雖然當時在塲的有幾百人，但大家都默不作聲，他們的好奇心可以說要到痛苦的程度了，反而不敢講出話來，他們圍擁在我們身邊，一個擠着一個，想看清楚一些。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人魔的屍首上。

史威廉的屍體倒向左側，壓着自己的左臂，右手還握着劍，衣服染滿了血，臉色死白，他現在縱有天大本領，也無法起死回生了。

「眞的是他！」施局長仔細觀察過屍首後，喃喃地說。警察圍上來，雖然不無一點恐懼，但都認出確是他。施局長要想證實自己所看不差，還親自動手去由頭到腳摸過他。

他站起來說：「他是死了！肯定已經死掉了！」於是，他發出一道命令，立卽有十二個左右的警察，動手去清理史威廉死前搬動的地方，把亂石搬開。

施局長回答我的疑問，告訴我說：「根據那晚我們聽到的談話，我們應該在這兒可以找到那壞蛋收藏隱身藥的秘密地點，在沒找到它之前，不把裏面收藏的一切毀掉，我是不離開這兒的，史威廉是死了，卽使將來科學界要罵死我，我也要他的秘密跟他一塊從地球上消失掉。」我認爲他是對的，講得有道理，雖然我自己是個工程師，對科學很有興趣，史奧托的發明正是使搞科學的人入迷的東西，但我看不出這種發明有什麼實際的價值，而且一旦落在壞人手中，還會貽害人類呢。用不了多久，一個窄小的金屬蓋子被發現了，我們把它掀起，陽光照進去，可以看得見下面有一道石級。

就在這時，我突然覺得有一隻手拉住了我的手，同時有一個聲音在我身旁響起來：

「發發慈悲吧！發發慈悲吧！」

我回轉身來，但却看不見任何人。但我的手仍被人拉住，那哀求的聲音仍聽得一清二楚。

警察都停下了手中所幹的工作，人人都回過頭來望着我，我心中也很緊張，我雖然有一隻手被拉住，但另一隻手還是空着的，我用這一隻手去摸索我周圍的空間。在我腰那麼高的地方，我的手指摸到了一些頭髮，再往下摸，摸到了一個淚水濕透的臉。那兒很明顯是有一個人，一個我肉眼看不見的人，跪在地上，正在哭泣。

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花了好大的勁，才結結巴巴地問了聲：「你是誰？」

有人回答道：「我是史威廉的老僕人海爾曼。」

「你要怎樣？」

史威廉這個隱身的男僕，用簡單幾句話向我們解釋說，他已聽到了施局長要摧毁地下密室所收藏的一切，如果這計劃一執行，他海爾曼就永遠沒有希望回復人形了。

海爾曼抽泣地說，如果他永遠不能回復人形，他將無法在社會上生存，誰也看不見他，他簡直變成鬼魅了。他向施局長哀求，在毁滅密室中的隱身藥之前，讓他喝一小瓶回復人形的藥水。

施局長答應了他，但仍堅持採取環境許可的各種預防措施，因爲海爾曼是個犯人

，仍需受法律裁判的。根據局長的命令，四個強壯有力的警察走上前來，抓住這個隱身人，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是絕不肯放他跑掉的。施局長和我兩人帶頭走下那個通向地下密室的狹窄樓梯，後面是那四個抓住隱身人的警察。海爾曼焦急地指引我們向下走。

在窄石級盡頭，又有一道小門，把門推開，裏面是一個很狹小的房間，光線只能從上面的洞口透進，很暗很暗，但却足夠使我們看清楚密室中的一切。密室的牆壁上有一個窄小的架子，上面擺着一列列的玻璃瓶，每個瓶上都貼有「第一號」或「第二號」的標記。海爾曼急不及待地要求給他一瓶「第二號」的藥物，施局長親自從架上取下一瓶，交給他。

這本是我們可以預料得到的，但當事情發生時，仍使我們感到不可思議。那玻璃瓶在一隻看不見的手從施局長手中接過去之後，在我們前面劃了個弧形，然後倒轉過來，就像有人把它倒進口裏，當然，瓶裏的藥物被喝光了，跟着就出現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海爾曼喝過那藥物，他就無形中一步步顯現出來，最初只是一種迷濛如霧的影像，接着輪廓清楚了，最後在我們面前現出了他的本來眞面目。海爾曼我在拉格茲鎮是見過的，不只是在史家舊宅門口碰見過，而且就在我到拉格茲的當天晚上，發覺

有人跟踪，原來就是他跟踪我呢！」一等海爾曼回復了人形，施局長就下命令，警員立卽上前，將架上的藥瓶掃落。

所有藥瓶全打得粉碎，裏面的藥液灑滿一地，它們立卽揮發，變成一種使人發嗆的怪味，密室的秘密被摧毀後，我們就帶了海爾曼走出地牢，回到光天化日之中。

阿姆格特還站在園子裏，他見我們從地下密室出來，就走上前問道：「施局長，現在你準備怎麼辦呢？」

施局長回答道：「我要把史威廉的屍體帶到市政大廈去。」

「公開地搬去嗎？」我問。

「不錯，要公開地搬去，要全拉格茲的人都知道史威廉已經死掉，他們若不是親眼看見他的屍首，他們是不肯相信的。」

「而且還得把他埋葬掉，才肯相信呢。」我補充道。

施局長冷笑一聲道：「如果他是土葬的話……」

「難道你不打算土葬嗎？」我問。

「對，」局長解釋道，「依我看，最好是把這屍首焚化，使骨灰在風中吹散，就像在中世紀人們對付那魔術師一樣。」

他叫人抬來了一副擔架，來搬運史威廉的屍首，然後帶了大部份人，押着海爾曼回警局去，海爾曼現在已跟常人無異，不再能隱身，他只不過是個普通的人罷了，雖然他不是首惡，只是個從犯，但仍得受審訊的。與此同時，阿姆格特中尉和我一塊回到羅醫生家裏去。

羅夏林上尉已回到他父親那兒，向醫醫生訴說了剛才發生的一切，根據羅夫人當時的心境，他們認爲最好什麼也不告訴她。史威廉的死，並沒有能把女兒還給她。

我的弟弟也不知道這一切，我們却認爲，反正得把眞相告訴他的，與其遲遲不講，倒不如講出來好些，免得說我們瞞着他行事。因此，我們坐在羅醫生的書房裏，派人去把他叫來。

當馬克走進書房，聽到我們帶來的消息後，他並不因進行了報復而感到快慰，相反却哭了起來，絕望的話從他口中迸出：

「他死啦！……你們把他殺死了……他是死了，可他沒講出來啊！……梅娜……我可憐的梅娜……你現在在什麼地方？……我今生今世大概再也看不到她了！」

對於這悲哀的話，我們又能說什麼呢？

但我仍然設法安慰他。不，我們不能絕望，也不應就此絕望，我們不知道梅娜在

哪兒，但還是有一個人知道的，他就是史威廉的僕人海爾曼。不錯，我們現在已把他關起來了，我們會審問他，他不會像他主人一樣守口如瓶的，他準會把一切供出來……我們要迫他供出來，這不是還有希望嗎？卽使要動刑，我們也要迫他把收藏梅娜的地點供出來的，應該把梅娜還給她的家人，還給她的丈夫，而且經過悉心照料和溫情愛護，她的理智也會恢復的……

我這番話等於白說，馬克一句也沒聽進去，他根本連聽也不聽。他只認爲，能知道梅娜被綁架到哪兒去的人，那唯一的一個人，已經死了。他怪責我們在殺死他前，爲什麼不迫他把秘密講出來呢！

我眞不知道該怎樣才能使馬克安定下來，正在左右爲難之際，突然我們的談話被屋外一陣騷亂的叫喊打斷，我們都衝到窗前。

其實這只是史威廉的屍首，被警察用擔架抬着，經過大街。四個警員，一人執住擔架的一頭，擔架裏放着面目猙獰的屍首，後面跟着大羣人，有大隊衞兵護送。他們將經過所有大街小巷，讓全城人都知道隱身人魔已經死掉。

施局長要把史威廉的屍首到處示衆，他命令將他抬着，從大街上經過，穿過人口最稠密的市區，最後抬到市政大廈去。

在我認爲，如果這個行列不在羅醫生住宅門前經過更好些。

我弟弟馬克也跟我們走到窗前，當他看到那血跡斑斑的屍首時，不禁發出一聲絕望的悲嘆，我知道他這聲悲嘆表示什麼，他大概寧願付出自己生命作代價，也希望使史威廉恢復生命，好讓他講出梅娜在哪兒。

人羣跟在行列後，這時無形中形成了一次盛大示威巡行。如果史威廉還活着，他們準會把他絞死，將他凌遲，但他死了，他們就不再對他的屍首興師問罪了。

不過，儘管拉格茲人不再對隱身人魔的屍首加以報復，但正如施局長曾建議的那樣，市民們大叫大喊，不准將他像常人一樣土葬，他們堅持一定要將他的屍首在廣場公開焚化，然後將骨灰撒入多瑙河，讓多瑙河將他送進黑海遙遠的海底去。

人們在羅宅門前叫喊了十五分鐘，以後隨着行列遠去，聲音也漸漸遠去，再聽不見了。

羅夏林上尉告訴我們，他要到市政大廈去，他的意思是要去盤問海爾曼，把梅娜的去處打探出來。我們都贊成他去，於是他帶了阿姆格特中尉作伴，離開了羅宅。

我留下來陪伴馬克，我陪着他渡過的是多麼使人傷心的時刻啊！我無法安慰他，而他的亢奮，使我感到擔心。他是在避開我，他不聽我的勸說，也不跟我爭論，一心

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找回梅娜。我擔心他的精神會因此崩潰，而在這傷心的情況下如果精神崩潰，那是無法康復的。

他大聲對我說：「哥哥，我要去，我要去把梅娜找回來，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好歹說服了他，一定得等羅夏林回來再說，但羅夏林和他的同僚却好久沒有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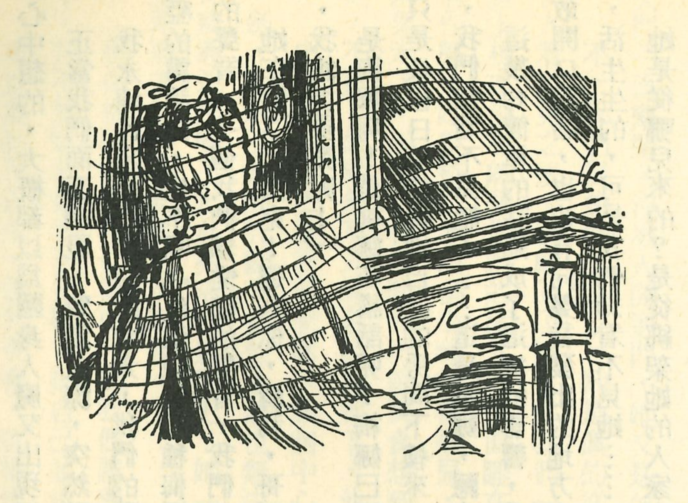
直到下午四點，羅夏林才從市政大廈回來，他帶回來的消息，是我們想像中最糟的消息了。

海爾曼肯定被審問過，但却一無所獲。

羅夏林、施局長，甚至市長自己也親自參加了審訊，海爾曼却回答不出來。市長威脅他，甚至懇求他，要他講老實話，甚至答應如果他老實招供，一定從輕發落，若是拒絕講實話會受到嚴懲，但是却從他口中打聽不出半點有用的東西來。

海爾曼的口供一句也沒變過，他不知道梅娜被收藏在什麼地方。他甚至不知道綁架這回事，他的主人認爲不適合把計劃告訴他，所以從未對他提及過這回事。

經過三小時的審問，審訊的人千方百計盤問，最後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海爾曼是老實的，他說的是實話，他對這件事確實並不知情。從這時起，我們覺得打算從他身



上問出梅娜在哪兒，是沒有希望的了。

這一天結束時，我們是多麼悲哀啊！大家都頹坐在椅上，感到絕望了。

晚上將近八點的時候，傭人拿了燈走進書房來。這時羅醫生仍在陪伴他的妻子，在房間裏只有我們四個人：羅夏林、阿姆格特、馬克和我。當傭人走出去，鐘剛好敲響八點。「噹，噹，噹，噹……」八下響聲，在靜寂的書房裏，響起了回音，我們一直都默不作聲，已有好久沒交談一句話了。

就在這時，突然門打了開來。

當然，這可能是過堂風把門吹開，但是却沒有一絲風，也許傭人走出去時，沒有把門關牢吧？但是，奇怪的是，

門自己又關上了。我們却看不見有人把它關上，我們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這時大家心中想的，大概都以爲隱身人魔又出現了，因爲門是不會自己打開又自己關上的！

正當我們面面相視，驚訝之際，突然聽見了講話的聲音！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時的情景，我們的確聽到了講話的聲音，但那不是以前聽到的粗啞的講話聲，也不唱『仇恨頌』那種侮辱馬扎兒民族的歌聲，而是一種清新的、歡樂的聲音，一個我們都愛聽的聲音，我們親愛的梅娜的聲音！

她在說：「馬克！還有你，韓利，哥哥，你們都在這兒幹什麼？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我餓得要死呢！」

是梅娜啊！是梅娜在講話呢！梅娜已回復了理智，她的病好啦！任何人都會說，她只是像往日一樣從她自己的房間下樓來，叫大家去吃晚飯。可是，梅娜能看得見我們，我們却看不見她！……這是梅娜，隱身了的梅娜！看不見的梅娜！

這幾句簡單的話造成了這樣的影響，我們迷惘地坐在椅子上，誰也不敢動，誰也不敢開口說話，也沒有向聲音發出的地方走過去，我們全都嚇呆了。但是，梅娜在那兒，活生生的，可是我們却看不見她……

她是從哪兒來的？是從綁架她的人家裏逃出來的？這麼說她是逃出來了，可是，

大門一直緊閉，沒有人開過門，她又是怎樣進屋來的呢？

不，我們很快就明白了，她是眞的從自己的房間裏走下樓來的，史威廉把她弄成使人看不見之後，就離開了她。當我們一直以爲她是被綁架離開了這座房子時，她實際上根本沒有離開過她的床。她一直睡在床上，無法動彈，而且知覺未恢復，一直沒有作聲，她整整二十四個小時躺在那兒，但我們誰也沒想到她會在床上，只以爲她被綁架走了，不錯，在當時我們誰又會想到這點呢？史威廉當然無疑是來不及把她綁架走，不過，如果他不死於羅夏林劍下，他是會把她搬走的。

史威廉如果不是被羅夏林一劍刺中心臟，他肯定會將梅娜綁架走的，但這致命的一劍，斷送了他的計劃，使他永遠也無法實現了。梅娜怎麼會突然康復？也許是因爲史威廉迫她喝下那些藥液的影響吧？她一恢復知覺，就完全正常了，除了只記得在教堂暈過去外，什麼也記不起來。

現在梅娜站在我們當中，對我們講着話，能夠看見我們，但在迷濛的暮色和燭光下，却不知道我們看不見她，她自己並沒發覺到自己是隱身人。

馬克驀的站起來，張開雙臂，就像要擁抱她，但却不知道她在哪兒……

她說：「你怎麼了？我在跟你講話，你們都不回答我，你們看見我似乎覺得很驚

奇，到底出了什麼事？……爲什麼媽媽不在這兒？她病了嗎？」

這時，門又打了開來，羅醫生從門外走進來。梅娜立即向他撲過去，至少我們認爲她是向她父親衝過去的，因爲她大聲地說：「爸爸啊，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我哥哥和我丈夫這樣古怪？他們一句話都不說，表情眞嚇人啊！」

羅醫生在門檻站住，他也驚呆得說不出話來，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一切，鎭定下來。

梅娜這時已摟住他，她吻着她父親，不停地問：「出了什麼事？媽媽呢？媽媽在哪兒？」

羅醫生回答道：「我的好女兒，你媽媽很好，沒出什麼事，她很快就會下樓來的，不過，我的孩子，你一定得休息！」

這時馬克已知道梅娜在羅醫生身旁，他走上前去，摸到了她，拉住了她的手，溫柔地把她拉到自己的懷抱裏。

他把她帶着向沙發走去，就像帶一個盲人似的，可是她並不盲，只是我們大家都看不見她罷了。馬克要她坐到他身邊……

梅娜由於自己這樣被丈夫帶到沙發上坐下，簡直莫名其妙，感到驚愕，一時竟講

不出話來。這時馬克用一種發抖的聲音，向她低聲喃喃地講了幾句她完全聽不明白的話：

「梅娜！……我親愛的梅娜！這眞是你嗎？……我能感覺到你在這兒，我能觸摸到你，你眞的是在我身旁！啊，我最心愛的人啊，不要再離開我了，我求求你，千萬別再離開我了！」

「我親愛的馬克，你瘋了嗎？看來你很迷惘，是怎麼回事？……還有，你們大家……你們嚇死我啦，爸爸，回答我，有什麼事情不對嗎？」馬克感覺出她站起來，他輕輕地拉她再坐下來。

馬克說：「你不要焦急，不要緊張，沒出什麼事，你就跟我講話好了，梅娜，再跟我談談吧，讓我聽到你講話的聲音……你……你……我的妻子……我最心愛的梅娜！」

一點不錯，我們在場的人全都目擊了這番情景，也聽到了這番談話，但我們却呆在那兒，不敢動彈，屏着氣息，睜大雙眼望着看不見的梅娜，她是坐在馬克身邊，沙發上有人坐下去的凹印，但却看不到她的形象。

我們的心懷着一種極大的恐怖，因爲我們明白，那唯一能使梅娜回復人形的人已經死掉，已經把他的秘密帶進地獄去了。

18

目前這種情況，完全脫出了我們的控制，它會導致一個美滿的結局嗎？誰敢相信呢？誰能夠肯定梅娜會不會一生一世再也無法回復人形，這樣，我們可能永遠也見不到她的花容月貌了。我們的心情是又痛苦又緊張，你可以想像得到，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羅醫生一家人的生活會是怎麼樣的了。

沒過多久，梅娜就明白自己的狀況了，她經過壁櫃前的大鏡，竟看不見自己在鏡中的樣子，不禁發出一聲痛苦的慘叫。

她不只看不見自己，連自己的影子也看不見，她向我們轉過身來，發出悲哀的抽泣。

我們不能再瞞住她，得把一切詳細告訴她了。馬克把她拉到沙發前，讓她坐下，自己則跪在她身旁，想盡辦法安慰她，但這又怎麼能使她的悲哀減輕呢？她抽泣着，馬克告訴她，她能被看得見時他愛她，隱了身看不見時仍然一樣愛她，這才使她停住了哭泣。

那晚夜裏，羅醫生堅持要梅娜上樓到她媽媽的房間去，得讓她媽媽聽到她的聲音，摸得到她，至少也能使她老懷稍感安慰。

幾天悄悄地過去了，我們的安慰無法使梅娜鎮定下來，但時間却起了最好的醫療作用，梅娜又振作起來了。這歸功於她的精神力量，我們的日常生活，終於又回復了常軌。

梅娜用對我們某一個人講話的方法，使我們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現在仍像聽得見她這樣對我講話：

「韓利大伯，我在這兒呢，你要什麼東西嗎？我去給你拿來，……你要找什麼呢？那本書嗎？它留在桌子上，你把它忘了，我給你取來吧！……拿着，這就是那本書了，你找你那叠文件嗎？它就掉在你腳邊呢！」

她還會說：「爸爸，這是我往日吻你的時間了……夏林哥哥，為什麼你這樣傷心地望着我呢？我一直在告訴你我在微笑，你何必這樣不安呢？……還有你，我親愛的馬克，這是我的雙手，握住它了吧！你想到花園去散步嗎？來，讓我挽着你的手，我們有好多的事要談呢。」

梅娜是那麼親切感人，她不願家中的生活稍作改變，她和馬克長時間呆在一起，

不斷在他耳邊低聲講着鼓勵他的話，她告訴他，她對未來充滿自信，她相信總有一天，她的隱身會結束的，她眞的有這樣的希望嗎？她眞的這樣堅信嗎？我可不那麼樂觀呢！

我們的生活還是有所變化的，雖只是有一種改變，那就是梅娜自已的處境，不願意同我們同桌吃飯了，但一等我們吃完了飯，她就下樓到客廳裏來陪我們談天，我們可以聽見她開門關門，並對我們說：「親人們，我在這兒！」她一直陪我們，陪到晚上該回房間去休息了，她才向我們道了晚安離去。

羅梅娜的突然失踪，在城裏引起的緊張就不用我多講了，各方都向我們表示同情，不斷有客人來表示慰問，白天客人絡繹不絕，我相信，將來如果有朝一日梅娜「重新出現」，城裏將會引起更大的轟動。

梅娜已經放棄了在拉格茲鎮的大街上散步的習慣，她外出時只坐關上窗簾的馬車，由家中的一個成員陪伴出遊。

不過，梅娜倒樂得不到城裏去，她寧願在自已花園裏，坐在自已所愛的親人當中，至於我們，至少在精神上已恢復過來，不再那麼不安了，這全得歸功於梅娜。

與此同時，我同市長和施局長一直保持密切聯繫，對史威廉的男僕海爾曼一直在

進行着盤問，但是，對於我們的問題，都始終得不出一個解答，我們從海爾曼口中探不出任何有利於改變目前這悲慘遭遇的話。事實上，我們從多方面的證據都足以證明海爾曼是老實的，他也對綁架梅娜這事深感悔悟，但他却被史威廉瞞住，一點也不知情。但是，市長和警察局對他仍很不放心，他會不會掌握已故的主子的配方呢？他會不會仍偷偷保留着隱身的技術呢？這是誰也不敢打包票的。

我和施局長內心都對闖進密室後採取的行動深感後悔，我們當時連想也沒想到，應該像把海爾曼恢復人形那樣，留下一瓶二號藥水，好將梅娜恢復原形，一瓶，只要一瓶就夠了，可是我們却把所有的神秘藥水全都毀掉了。

當時我們連梅娜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也斷斷想不到史威廉會將隱身藥液灌進梅娜的口中，如我們知道，那當然好辦，一小瓶二號藥液就可以把我們從今天的苦況中救出來，但當時我們只想到怕再有人利用這種神秘的隱身藥作惡，就急不及待將全部藥水瓶都打碎。現在眞是後悔也來不及了。

施局長對自已這種不自覺而犯下的罪過深感難過，其實，我也有一份罪過，是我贊成和讓他犯這錯誤的，我們都不敢以此自豪，反而我們之間倒像有一種默契，永遠不再提起這件事，就讓它永遠埋在我們心底裏吧。我們談話時，也絕口不提這事，總

是廻避它。雖然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對倒霉的海爾曼加緊審訊，甚至用各種刑罰來恐嚇他，希望從他口中把秘密揭穿，但毫無疑問，他根本不知情，事實上像他這樣一個老僕人，又怎麼可能知道複雜萬分的化學方程式呢？他從未受過基本的文化教育，從未涉及化學的領域，一切神秘藥液，都是史威廉自己關起門來製造的，海爾曼如果懂得製造，他也不會投降求饒了。

最後我們都明白，審問海爾曼是不可能有結果的，而且，我們無法定海爾曼什麼罪，最後決定釋放他，還他自由。

但是海爾曼的命運却注定是完了，就在宣佈釋放他的那天早上，獄卒走進牢中釋放他時，發現他已經在牢房裏死掉。經法醫進行解剖，確定他是死於心臟栓塞。我們最後的希望就這樣消失了，這也同時使我們明白，史威廉的秘密將永遠不會爲世人所知道。

我們在搜查史威廉的舊宅時，曾取走一叠手稿，但是我們在市政大廈對它們作過詳細研究，却一無所獲。儘管我們把國內最著名的醫生和化學家、物理學家都請來，但他們全都看不懂裏面寫的是什麼。

這叠手稿根本無法解決我們的難題，而唯一能夠明白那些用古怪符號寫成的方程

式的人，亦已死於羅夏林的劍下，看來梅娜要一直到死那一天，她的形象也不可能在我們的目光前重新出現了。

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早晨，我弟弟馬克來找我，他看來已相當較前鎮定了。

他告訴我說：「哥哥，我希望你能爲我分擔一下我將要作出抉擇的難題，不過我想你多數是會贊成我的抉擇的。」

我答道：「這不用置疑，我看你已能理智地說話，那你就講出來吧，做人要自信一些。」

「這可以說一方面是出於理智，但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愛，哥哥，梅娜直到今天爲止，只是可以說名義上是我的妻子，我們還沒有正式完成婚禮，因上次的婚禮，在主敎要宣佈我們成婚的一刹那被打斷了，我至今同梅娜還是跟結婚前一樣，還沒履行夫婦之道，故此我準備結束這種難堪的局面，這不只是爲了我個人，也是爲了梅娜，爲了羅家，爲了其他的人，我準備要眞正同她結爲夫婦。」

「我了解你，馬克，」我握住他的手答道，「我想現在沒有任何東西妨礙你們的……」

「但這將是很可怕的，」馬克皺起眉頭說，「如果主敎看不見梅娜，雖然他可以

聽得見她宣稱以我作丈夫，但是舉行這樣一次正式的婚禮，主教肯答應嗎？」

「你以爲會有困難嗎？不，馬克，不會的，我負責去籌備，把各方面的人打通就是了，你不用操心。」

我首先到教堂去找主教，他就是上次婚禮中差點被史威廉掐死的老人，當我把這意見講給他聽，他告訴我，教會早已對這案件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主教已在教會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現在正好要告訴我。

教會認爲，儘管梅娜是看不見的，但她是活着的，這無疑問，她是活生生的人，並不是鬼，故此，她完全可以作爲新娘，接受婚姻的宣誓，婚姻預告在前些時候已經公佈過，現在依然生效的。故此，我們商定在七月二日再次舉行正式的婚禮，換句話說，是把被打斷了的婚禮繼續進行，直到完成。

在七月一日的晚上，梅娜又像上一次那樣提醒我：「韓利，明天舉行婚禮，你可別忘了！」這次婚禮跟上次一樣，仍在大教堂裏舉行，仍由主教主持，還是我們這幾個證婚人，羅家所有的朋友和賓客，同樣再次出席這次隆重的大婚，城裏的人沸騰了，擠到教堂來的人比上次更多。

在人們的心中，好奇心比上次更爲強烈，這種好奇心是可以理解也值得原諒的，

這次大家的心情已同前段日子大不相同，隱身人魔史威廉已經死掉，他的僕人海爾曼也死了，但是人們當中仍有人在擔心，這次婚禮會不會像上一次被打斷，會不會又有新的麻煩來騷擾這次婚禮呢？

在教堂唱詩班的合唱聲中，新婚夫婦步入教堂，但人們所看到的只是馬克，却看不見他手挽着的梅娜。梅娜是看不見的，但她是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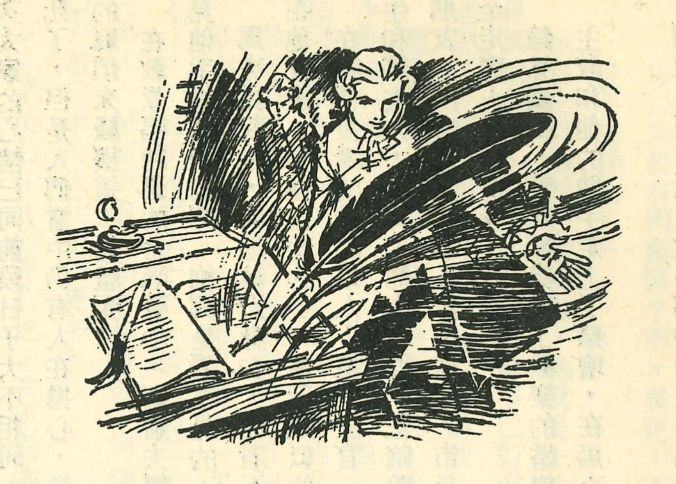
馬克站起來，向她轉過身去，他看不見她，她坐的地方是空的，但他觸摸得到她就在他身邊。他握住她的手，像示威似的，把她帶到祭壇前去。

在我們後邊的是證婚人：紐曼法官、羅夏林上尉、阿姆格特中尉和我，再後是羅醫生和羅夫人，羅夫人跪在後面，正暗暗禱告上蒼保佑她女兒能順利完婚。四周圍滿了朋友，所有馬扎兒名人都出席了，市長和施局長也出席了這婚禮，教堂的大堂裏，甚至走廊上，都擠滿了人。

鐘聲轟鳴，管風琴奏出了歡樂的婚樂。

主教和他的助手走上了祭壇，在馬克拉住看不見的新娘進行獻祭後，站在祭壇前面。

彌撒之後，老主教向結婚的人轉過身來。



他莊嚴地問道：「羅梅娜，你在那兒嗎？」

梅娜答道：「我在這兒。」

主教對馬克問道：「韋馬克，你同意娶站在這兒的羅梅娜爲妻嗎？」

「我同意，」我弟弟趕快回答。

「羅梅娜，你同意嫁給站在這兒的韋馬克爲妻嗎？」

「我同意，」梅娜用一種淸楚得每一個在場的人都聽得見的聲音回答。主教於是宣佈：「韋馬克和羅梅娜，我宣佈從現在起你們結爲夫妻，祝你們白頭偕老。」

在婚禮完成後，人們都讓出路來，讓新婚夫婦步出教堂，人們不像往常婚

禮那樣大聲歡呼，大家都鴉雀無聲，沉默着，伸長了脖子，希望能看到什麼，誰也不肯讓出自己的位置，但也沒有人走上前來……他們既由於好奇心驅使要湧上前去，但又同時被一種神秘的恐懼拉住，裹足不前。

就在這些處於矛盾不安之中的人羣裏，新婚夫婦由他們的證婚人和朋友簇擁着，走出了教堂。在婚姻註册處，先是由馬克簽了個名，跟着筆由一個看不見的人的手拿着，寫出了羅梅娜的名字，誰也看不見羅梅娜，只見那枝筆在懸空地寫字，寫完了又放回筆插上去。

七月二日的事，至此到一高潮。我同意這一切看上去是絕不可能，難以令人置信的，我寫到這兒，讀者一定認爲我在胡說八道，可是，這故事却不幸是眞實的，誠然這是過去所沒有的，但我希望未來也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我弟弟和梅娜被送進了洞房，我相信他們一定已放棄了過去曾一度計劃到巴黎的方案了，看來馬克還是在拉格茲定居下來的好。

馬克和梅娜不可能到法國去旅行，這當然使我十分難過，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只好接受這種安排。

看來，他們夫妻倆還是生活在羅醫生夫婦身邊更妥當些，時間會使馬克習慣過那樣的生活的。梅娜很有辦法，她總是做出一些徵象，使我們經常都知道她在場，這樣我們就知道她在什麼地方了。她有時講幾句話，有時揚揚手巾，有時則做針線，總之，使我們慢慢習慣下來。她雖然是大家肉眼看不見的，就像是個靈魂一樣，但她確是一家的靈魂。

再說，她肉體的形象雖然我們再也看不見了，但馬克爲她所畫的那幅畫像還存在，那畫像畫得那樣傳神迫眞，簡直栩栩如生，梅娜喜歡坐在那畫像旁，用一種使我們寬心的語調說：「我就在這兒，看，我這不是又可以使你們看得見了嗎？你們能看得見我，就像我能看得見你們一樣了。」

在婚禮之後，我在拉格茲多逗留了好幾個禮拜，我在羅家度過了一段很愉快的時光，不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最後我不能不離開拉格茲，回巴黎去了，說實在話我是很捨不得離去的。我又回到我的工作崗位，但我始終忘不了在匈牙利發生的一切，我一直在想着它，沒有一天不思考到底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怪事發生。

在第二年的一月，我已不下百次想到過史威廉的死狀，突然我想到了一點，這可是以前我沒想到過的，也許過去由於盲目的憤怒，我總沒把這悲劇的兩種情況綜合起來考慮，這次我突然記起當史威廉中劍之後，血液從他身上流出，跟着隱形就消失，這可以說，那種神秘的藥力就存在血液中，一旦失去血液，隱形藥就會失去效用了。我從這點推理，認爲羅夏林的劍可辦到的事，那麼爲什麼外科醫生就不可以辦到呢？如果通過換血，不是可以使梅娜恢復人形嗎？

我立卽把這想法寫信告訴馬克，但我正要寄信時，却收到了他的來信，就暫時把信

擱下遲點再寄。馬克的信說他快要當父親了，我認爲現在這種情況，梅娜是不能換血的，她需要用全部力量來應付懷孕，得等生產以後再說換血了。馬克還說，梅娜將在五月底分娩，我多麼急切想看到我的姪兒或姪女兒誕生啊，故此，到了五月十五日，我已趕到拉格茲了。我這當大伯的，其焦急之情並不下於那年輕的父親呢。

五月二十七日，這日子是我們終生難忘的一天，人們說現代已不會有奇迹出現，但這天却出現了奇迹！

這無疑是一件奇迹，大自然幫助我們完成了希望借助外科手術達到的目的，梅娜像從墳墓中復活過來。馬克簡直迷惘得發楞，快樂得快要瘋了，他看到了她慢慢地從黑暗中復現。他可以說是幸運雙重，同時看到了自己兒子和自己妻子的誕生。梅娜由於長期隱身，當她重新出現時，比過去顯得更美麗了。生產使梅娜流了血，當血中含有的隱形藥性減少到一定程度時，就失去了隱形的能力了。正因爲生產，使梅娜重新回到我們當中，我們又能夠看見她了。

故事講到這兒，該結束了，梅娜和馬克搬到巴黎，就住在離我住宅不遠，馬克還是畫畫，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成了一個著名的大畫家。他們每年都回拉格茲鎮一次，住上兩個月，陪伴羅醫生夫婦。至於羅夏林上尉，現在已成了上校了。

我那姪兒對我頂親，我既是大伯父，也是祖父，因爲我對他的愛，可以說既是伯父也是祖父的愛，這使馬克和梅娜很高興。

我最後只有一句話：願上天保佑人們不要受苦，不要再發現史威廉那種害人的秘密，讓普天下的人都過太平日子吧！

⑧　隱身人魔

原著者／儒勒・凡爾納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8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166號
中華民國71年8月出版　特價70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